

秦漢文序

續宗編次秦漢文其義二生序之矣
然竊聞之古無文今有文古有文今
無文古書契未豈故無文今墳籍既
生故有文古圖書嗣出故有文今辭
賦彙作故無文夫伏羲之文其卦爻
乎黃帝之文其律呂乎唐虞夏商周



之文其典謨訓誥乎其象象乎其風
雅頌乎然皆聖人之言也經也下此
則尤傳矣國語矣是賢人之言也傳
也下此而辭近古者其惟秦乎其惟
西漢乎東漢魏而下文非不多兆不
工其氣漸漓其體漸衰其辭旨已不
得與西漢並况秦乎故秦漢之時譬

之歲焉其猶春乎譬之日焉其猶寅
乎故其文彬彬焉渾渾焉玩而繹之
其大羨玄酒乎其椎輪增冰乎其咸
英韶濩乎其太山喬岳乎其斯以為
文乎雖未敢比經視傳奚媿焉秦漢
不有文乎秦漢而下以至于今有文
無文非續宗所知也續宗不文自出

史局於秦漢文猶不能忘暇日為輯
是編欲與工古文辭者共焉其以文
有關鍵有訣有小心放膽有警句奇
字者可以免矣前進士後學天水胡
纘宗世甫序

秦漢文序

嘉靖癸未天水可泉先生來刺我邦
憲古振文式崇化本數進諸生館下
追琢礪厲範以矩矱越明年出所編
次秦漢文授之讀既受卒業寵跽而
請曰是編何居先生曰五經其炳矣
日月宇宙弗可湮已近古而閱麗者

其秦乎其漢之西京乎今士以文進古之制也而業之者弗古是程吾惑烏攆撫經傳苟以徼于有司其尤疵者口耳乎帖括剝裂乎佔俾秦与漢無庸及烏吾怪其涉之流而不飲其源也將浚之使邃闢之使廓而毋用是謏謏促數也文其有倡乎寵曰然

則左傳國語尚已何遺烏先生曰左傳國語其旨奧其辭簡其為書也聯屬而成章經之翼也小子識之爾烏得而選諸寵曰然則西山真氏之所輯者不既韙乎先生曰夫文也終始有體節奏有變繁簡有裁經緯有章辟之樂烏一音弗備樂弗諧矣吾竊

疑其析而不屬也離而不理也懼學者之窺其一而遺其二也寵曰然則東京以後不亦有可錄者乎先生曰氣未見其渾也體未見其雅也間有之吾懼學者之作法於涼也故略而僅存焉寵既聞命為之刊其訛而是正之郡人湯氏愿而好修請以梓梓

成寵敬以所聞者載諸首

嘉靖甲申冬十有二月一日門生吳

郡王寵謹序

秦漢文序

天水胡公以宏才盛學治吳之明季
政平化舉乃出在史館所詮次秦漢
文四卷俾諸生校焉刻成屬序於省
曾顧省曾微細淺庸惡足以知我公
詮次之意哉竊嘗聞之書契之作所
以代結繩之政則是文以政興而言

乎政道乃文之至大而根要者也左
史以撰紀乎政之言右史以撰紀乎
政之事尚書春秋昭燦有別逮于史
職廢乖而記載之法不傳雖以丘明
馬遷之賢猶不能無遺恨於後世良
以恢包兼述之長似得而左右混錯
之非終無由以掩其疵也唐虞三代

之政其君臣所以爲言者莫備于尚
書觀夫典謨訓誥之文含如覆載明
如日月高如山嶽寢如江海不可得
而及矣繼之者其在秦與西京矣乎
其言雖不能純於帝王之道而雄深
壯混之氣素樸簡遠之風固其遺也
但蕭氏諸家所選主於英華而不得

夫紀言之意故有漢一代詔今止於
二首而書疏至於多逸間有知者如
古之雜詔奏事諸集與夫近世林處
樓昉陳鑑之輩或專纂君言而不及
于書疏或獨收臣語而無暇於詔令
是徒知以類相從而尚書君臣悉具
之遐軌邈乎其不可追矣故公之詮

次卓出諸家之見而君臣之文相半
以存蓋君臣之文皆有關於天下生
民而後言者也使其善而行也則天
下休焉生民奠焉而政道成矣故曰
言乎政道乃文之至大而根要者也
且詮次之美如先秦後漢定其世也
先之惠文始皇而次之莊辛以下十

有六人先之漢七帝而次之賈山以下二十有八人嚴其分也文以名繫不以區分歸其造也限以百篇畧于東都慎其選也衆體弗盡流別弗論祖於書也爾雅者存微瑕者黜尚其粹也可謂備矣可以爲訓矣公之意其在是哉其在是哉或曰茲編至矣

今之文也何如省曾曰今之文也英華極矣衰亦寓其中矣幸有作者如公輩倡之于上省曾雖不肖亦願執鞭于三代之途也是爲序

嘉靖甲申八月二十有五日吳郡諸生五嶽山人黃省曾撰

秦漢文叙

夫文一也而有今古時也然於道或
弗載者亦弗傳也古之時太和之
氣磅礴宇宙間聖賢迭興立言明
道若典謨訓誥之作悉其精蘊所
發模範後世而斯文之脉以闡不可
尚已先秦西漢去古未遠而其氣

猶渾厚時則有若屈宋賈董班馬
諸君子出涵聖涯而嚅道真所以
鳴於時者海內謂其為古亦宜矣若
東漢若晉若唐若宋未嘗無文
然其氣日以漸漓故其文華而不
實謂之古不盡其然矣何也時也
故韓子力變唐之文而文猶夾唐

也歐陽子力變宋之文而文猶夾
宋也郡伯天水胡公夙負重望登史
館博覽諸大家文字然於先秦
西漢者憊焉曰是文也有昌大之
氣象有雋永之意味有宏博之規
模灑乎可誦古之典謨訓誥之義
雖曰奧衍淵深而可以相為羽翼

矣惟簡帙浩繁世方病之迺旁加披抉僅得百篇疏為四卷翻閱簡便彼艷于辭畔于道者刻玄也夫繇今觀之先秦西漢之文獨發古閔公拔其最者辟則精金美玉識者自當珍重詎弗可傳也哉嗣是為詛對為書疏為表策為議論為

傳序各有觀法而可類推斯道之矩步繫以掩其迹矣文將不變古乎公之功偉哉今年秋刻成公命驥曰子嘗與讐校宜有序俾續者知所自焉驥不斐重違公之命敢僭言如左云

嘉靖三年秋九月望日吳郡馬驥撰

秦漢文目錄

天水胡纘宗編次

重校

吳門 馬驥黃真省曾王寵皇甫冲皇甫濬袁宏徐文度校

卷之一

秦惠文王

詛楚文

秦始皇

泰山刻石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嶧山刻石銘

之罘山刻石銘

琅邪臺刻石銘

莊辛

幸臣論

魯共公

酒味色論

趙良

說商君說

屈原

卜居

漁父

宋玉

對楚王問

楚人

說頃襄王說

蘇秦

說趙肅侯說

說齊宣王說

卷之二

樂毅

報燕王書

魯仲連

遺燕將書

李斯

諫秦王書

韓非

說難

范雎

見秦王說

魏無忌

諫魏王書

隋何

說淮南王布書

陳餘

遺章邯書

酈食其

說齊王說

漢高祖

入關告諭詔

爲義帝發喪告諸侯

赦天下令詔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獄讞詔

求賢詔

文帝

議犯法相坐詔

議振貸詔

養老詔

日食詔

除誹謗法詔

觀農詔

勸農詔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

除肉刑詔

增祀無祈詔

議佐百姓詔

景帝

立孝文廟樂舞詔

頒繫老幼等詔

讞獄詔

令二千石修職詔

禁彩黃金珠玉詔

賢良詔

武帝

復高年子孫詔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令禮官勸學詔

察茂才異等詔

昭帝

令民毋出田租等詔

宣帝

議孝武廟樂詔

有喪者勿繇事詔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

親奉祀詔

益小吏祿詔

元帝

議律令詔

罷擊珠厓詔

議罷郡國廟詔

賈山

至言

卷之三

賈誼

過秦論

治安策

論積貯

請封建子弟疏

卷之四

晁錯

論貴粟

言兵事

論守邊備塞事

論募民徙塞下事

鄒陽

諫吳王書

獄中上書

枚乘

奏吳王書

再上書重諫吳王

七發

卷之五

董仲舒

賢良策一

賢良策二

賢良策三

論限民名田

司馬相如

上書諫獵

喻巴蜀檄

難蜀父老

東方朔

客難

非有先王論

李陵

答蘇武書

卷之六

司馬子長

報任少卿書

伯夷傳

屈原傳

孟軻荀卿傳

太史公自序

西南夷傳

項羽論

老子申韓論

叙秦并天下

主父偃

論伐匈奴書

卷之七

吾丘壽王

議禁民挾弓弩對

魏相

諫擊匈奴書

路溫舒

上尚德緩刑書

王褒

聖主得賢臣頌

四子講德論

趙充國

上屯田奏一

上屯田奏二

上屯田奏三

楊渾

報孫會宗書

劉向

條災異封事

極諫外家封事

卷之八

侯應

罷邊備議

賈捐之

罷朱厓對

匡衡

論治性正家疏

戒妃匹勸經學疏

谷永

論神恠

劉歆

移書讓太常博士書

毀廟議

楊太

趙充國頌

解嘲

大僕箴

班彪

王命論

班固

異姓諸侯王表

諸侯王表

諸葛亮

出師表

楊雄

太僕箴

秦漢文目錄終

目錄

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錄

三

秦漢文卷之一

天水胡纘宗編次

重校

吳門 馬驥黃省曾王寵皇甫冲皇甫淳表衮徐玄度校

秦惠文王

詛楚文

又通作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

布忠一作愍告于不顯大神巫咸久秋本作不顯大沈久秋

亞馳本作不顯大神亞以匹楚王熊相之多臯



罪讀作寔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寔繆讀作戮力

同心兩邦若壹絆以婚姻衿以齊盟曰葉萬子

孫母相為不利親即讀作仰不顯大神巫咸而質

焉今楚王熊相康讀作庸回無道淫失讀作佚甚讀作

耽亂宣麥古文侈字競從讀作縱變輸讀作渝盟刺內之

剽籀文則字武古文暴虐不辜一作姑刑戮孕婦幽刺親

父湫亞駝戚均圉其叔父寘者讀作諸冥室櫝棺

之中外之則冒改父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顯

大神巫咸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

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剋伐我社稷伐威許

反我百姓求蔑灋古法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

巫咸之卹以圭玉羲儀牲述取咎古我字一作吾邊城

新郢音皇及邲王本作抑長親我不敢曰可今有通作有

悉興其衆張矜意籀文億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

以偪王本作福我邊競讀作境將欲復其貺迹唯是秦

邦之羸衆敝賦鞞王本作鞞革也鞞音俞刀鞘也棧輿

禮使上聲介老將去聲之以自救毆父秋本作也亦

應尊古受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幾靈

德賜亨

古克字

勅

王本作制久湫亞馳本作劑齊也

楚師日復略

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者諸石

章以明大神之威神

秦始皇

泰山刻石銘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

索隱曰此泰山刻石銘其辭每

三句為韻凡十二韻下之

二十有六年初并天

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

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

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

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

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

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

徐廣曰隔一作融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

詔永承重戒

嶧山刻石銘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

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

三晉楚燕

齊六強國

二十有六年

二十當上薦高號孝道

顯明既獻泰成

謂告成于天

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

于嶧山群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

邦以開事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

無萬數阨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壹家天下

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

史記秦更名民為黔首

利澤長久群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

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

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

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其刻詔書金石刻

因明白矣臣冒死請制曰可

之罘山刻石銘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

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

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

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

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

燁旁達

徐廣曰燁充善反

莫不賓服烹滅疆暴振救黔

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

矣哉宇縣之中

宇宇宙縣赤縣

承順聖意

索隱曰協韻音憶

群

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

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

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強武威旁

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絕息永

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

索隱曰怠協旗

疑韻怠音銅綦反故國語范蠡曰得時不怠時不再來亦以怠與臺為韻作立大義

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

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

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群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

之罘

琅邪臺刻石銘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

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

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

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

志索隱曰搏古專字左傳云如琴瑟之專一揖音集器械一量同書文

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

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

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

治經易舉措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

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

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

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

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

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

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

海北過大夏索隱曰協韻音戶下無不人迹所

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

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

上至于琅邪列侯張晏曰列侯者見序列武成侯王離列

侯通武侯王賁倫侯索隱曰爵卑於列侯無封邑者倫類也亦列侯之類

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

擇丞相隗林

索隱曰隗姓林名有本作狀者非顏之推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

鑄秤權有名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縮二人列名其作貌狀之字持令校寫親所較驗王

劭亦云然斯遠古之證也丞相王縮卿李斯卿王戌五大夫

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

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

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

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

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

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

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莊辛

幸臣論

莊辛因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郢

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也輦從謂輩出則二人從之

專淫佚侈靡不顧國政請避於趙淹留

以觀之淹亦留去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

蔡陳之地襄王流拵於咸陽流謂走拵覆也謂自

匿於是使人徵莊辛於趙曰寡人不能
用先王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

牢牢閉養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

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

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

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蚩蚩而食之仰承甘露

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

童子方將調鉛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

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囓

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

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

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

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

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鱖鯉

仰嚙陵衡衡香草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

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

脩其矰盧集韻矰可爲鏃盧旅同黑弓也治其矰繳矰弋射矢繳生絲纒

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鬪磻集韻鬪利也磻引

微繳折清風而抔矣以繫矢從高集韻故書游

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

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

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

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

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楚子誘

殺之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

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

之粟所封而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與之馳騁

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

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躡塞之內而投已乎鼂

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

鮑氏曰謂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襄王雖失之東

隅而收之桑榆故其季年保境善鄰差為無事

此策為有力焉

魯共公 酒味色論

梁王魏嬰鮑氏曰觴諸侯於范亭酒酣

請魯君舉觴魯共公

魯君興避席擇言善擇

言而

昔者帝女

蓋堯舜女

令儀狄

禹時人

作酒而美進之禹

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

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嘽

嘽口有所御易也言不喜食

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

飽至旦不覺

飽而寢安

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

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

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

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

自上觀下曰臨集韻彷徨

彷徨彷徨徙倚也

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

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

蓋莊王云

今主君之尊

儀狄之酒也主君之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

右閭須

皆美人

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

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

四者可無戒與

梁王稱善相厲

趙良

說商鞅說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請
交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商君曰子不說
吾治秦與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
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
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
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
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
事子子又何辭焉

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
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
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
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
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
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羖大
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
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五
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

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
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
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
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
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
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
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
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
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

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
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
而駢脅者爲驂秉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
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
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
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
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
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
日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

微哉亡可翹足而待

屈原

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

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鄭詹尹工

詹尹名也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

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欸欸

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鋏草茅

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

危身乎將容俗富貴以媮生乎寧靜然高舉以

保真乎將呶訾慄斯喔咿嚅唳以事婦姑乎寧

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

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

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抗

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

鷄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俗溷濁而

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嘿嘿兮誰知吾之廉

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策誠不能知此事

漁父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疑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溷其泥而揚其漉

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歠其醪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夔於江魚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喻世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喻世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宋玉

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
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
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
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
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
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
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
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
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

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
崙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
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
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
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楚人

說頃襄王說

楚人有好以弱力微繳加歸鴈之上者
頃襄王聞召而問之

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鷲

徐廣曰呂靜曰鷲野鳥也音龍

小矢之

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郟邳者羅鷲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

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郟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績繳蘭臺

徐廣

曰績

縈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

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滌新繳射鴈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砥則

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
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
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
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
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
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落新繳涉鄢塞
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
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
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

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鞞
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

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

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

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
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
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

於是頃襄王遣使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蘇秦

說趙肅侯說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
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
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遊上莫敢自盡於前者
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
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
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
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
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
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

人之國常若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

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

索隱曰戰國策云請

并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莫此然則別白黑者蘇秦言已今論趙國之利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

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
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
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
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
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

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弱則

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

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

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

自操兵索隱曰戰國策作銷鏃據衛取淇卷索隱曰地理志卷縣屬河

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

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索隱曰徐氏所引據地理志而知也則兵必戰於邯

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

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

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

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

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

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

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

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

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

以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疆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

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

索隱曰臣人謂已為彼臣

也臣於人者謂我為主使彼臣已也

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

以與秦

索隱曰按衡人即遊說縱橫之士也東西為橫南北為縱秦地形東西橫長故

張儀相秦為秦連橫

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

前有樓闕軒轅

索隱曰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記俗本有作軒冕者非本文

也後有長姣美人

索隱曰姣音絞說文云姣美也國被秦患而

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

侯

索隱曰恐音起拱反惕音許曷反謂相恐脅也鄒氏惕音懃義疎

以求割地

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

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

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

楚燕趙之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

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剗白馬而盟索隱曰質

如字又音質以言通其交質之情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

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曰謂擁兵於曉關之外又守宜陽也趙

涉河漳索隱曰謂趙亦涉河漳而西欲與韓相援以阻秦軍燕守常山之

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索隱曰謂出兵武關以絕秦兵之後齊

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

楚絕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其道索隱曰其道即河內之道戰國

策其趙涉河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平縣

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

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

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索隱曰河外謂陝及曲沃等處

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

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曰謂

六國之軍共為合從相親獨以秦為賓而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

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

說齊宣王說

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云五家即五國進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疾如錐矢高誘曰錐小矢喻徑疾也呂氏春秋曰所貴錐矢者為其應聲而至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十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

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

筑鬪鷄走狗六博蹋鞠者劉向別錄曰楚鞠者

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喜戲而講練之蹋徒獵反鞠求六反也索隱曰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也行六藝故云六博別錄云楚鞠者楚亦蹋也足六反崔豹云起皇帝時習兵之勢也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

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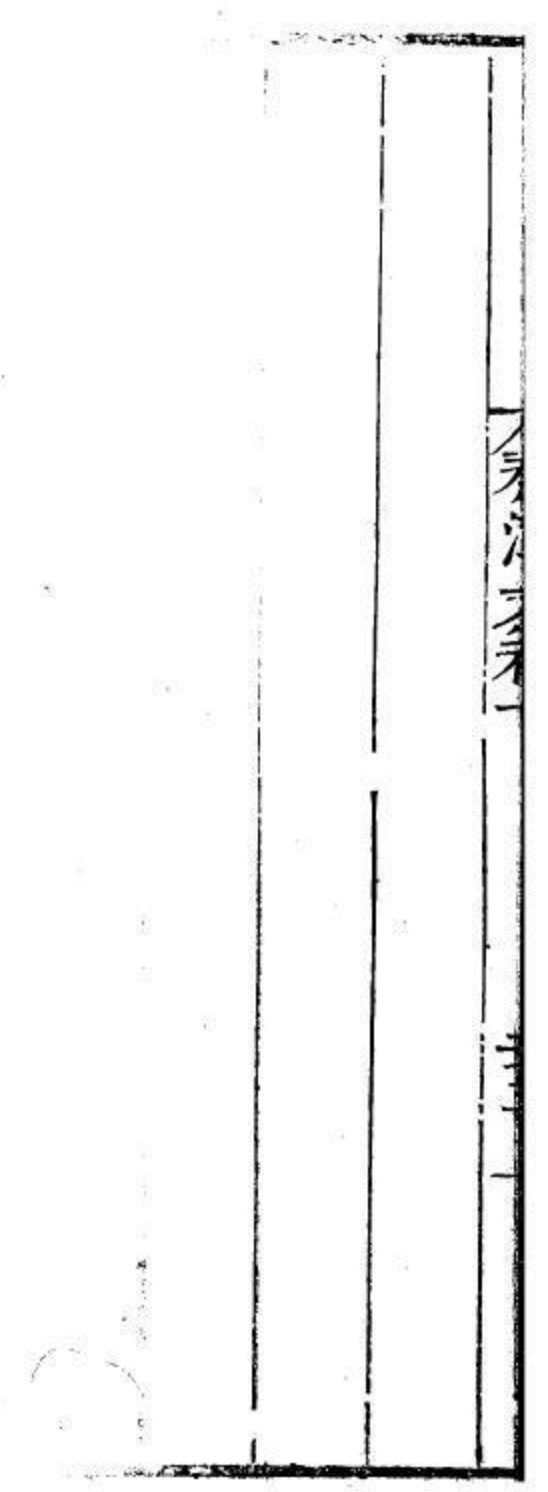
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
 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
 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
 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
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封陵
○索隱曰陽晉魏邑也劉氏云陽晉地名蓋適
齊之道在衛徑乎亢父之險索隱曰亢音剛又
國之西南也梁國名屬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
 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
 後也是故恫疑虛喝呼葛反○索隱曰恫音通
恫恐懼之心也喝本亦作

獨並呼合反高誘曰虛獨喘息懼貌也劉氏云
秦自疑懼不敢進兵虛作恐獨之詞以脅韓魏
 也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
 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
 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
 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秦漢文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漢文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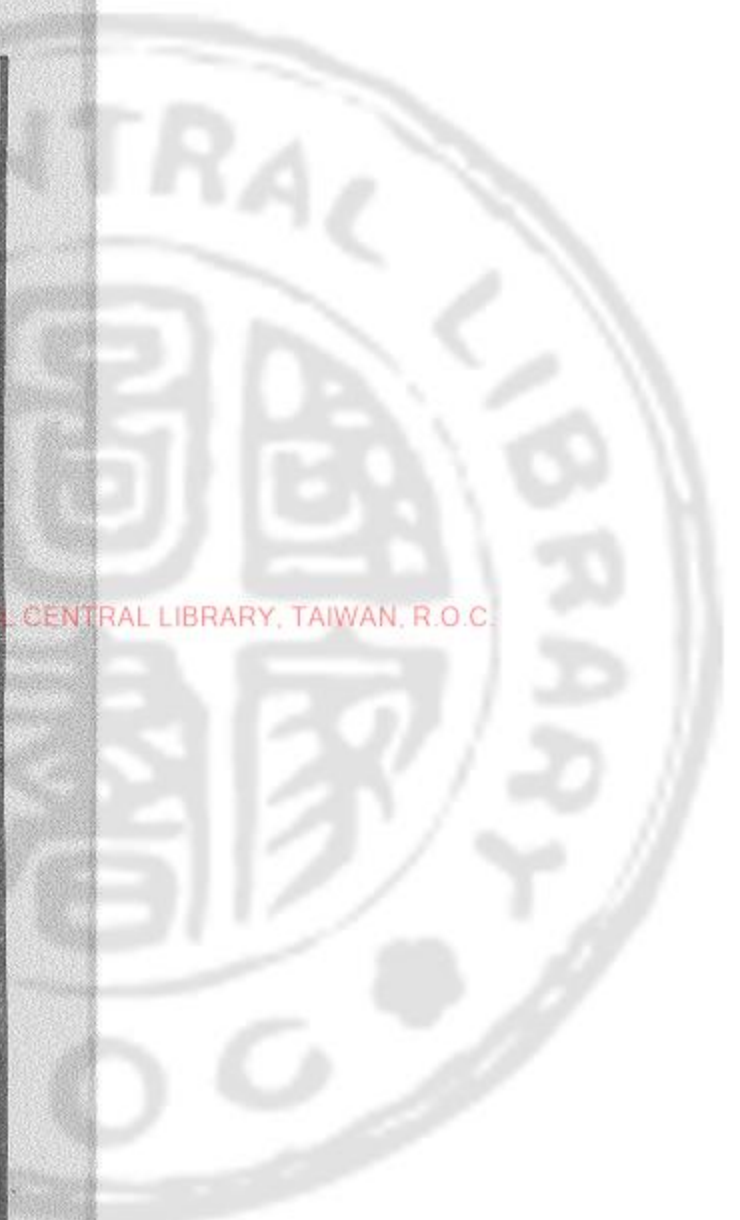
天水胡纘宗編次

吳明 馬驥黃省曾王寵皇甫冲皇甫津袁象徐彦度校

樂毅

報燕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



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

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發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

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
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
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知自以爲奉
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
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
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
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
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世孽施及乎
氓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

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
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
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
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
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
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
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
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

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魯仲連

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

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

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
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
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
之守也食之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
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
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
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
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
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

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
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
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
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鈎墓也遺
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
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
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
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
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

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世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

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

李斯

諫秦王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

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
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
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
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
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
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
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
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
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

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
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
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
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
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
而駿良馱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
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
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
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

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

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韓非

說難

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非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

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難以之說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

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

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

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
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
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
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
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
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
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
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
一作得難
一作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

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
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
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
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則非能
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
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
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
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
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

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其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又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范睢

見秦王說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

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為太師載與之

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

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

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

國避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
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
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
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
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
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
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
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
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

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
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
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
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
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
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
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
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
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

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
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
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
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
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
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
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
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齊盜糧者也王不如
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

也今釋此而遠攻亦不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
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
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
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
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
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
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
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
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

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

魏無忌號信陵君

諫魏王書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故無忌諫云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毋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

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疆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疆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疆

趙是復得闕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
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
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步山谷行三千里
而攻冥阨之塞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今江夏黽縣所行
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
左蔡右徐廣曰一無左字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
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
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
懷茅徐廣曰在修武邢丘徐廣曰有平臯城垝津以臨

河內河內共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有鄭地徐廣曰

陽亦得垣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屬鄭地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

也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

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安陵郡征菴有安陵亭也秦之欲

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

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

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

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

國去梁千里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有河山以闡之有周

韓以間之從林鄉軍徐廣曰林鄉在宛縣以至於今秦七

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隨垂都焚魏山

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

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縣屬河南平或作乎字史記齊闕止

作監字闕在東平須昌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

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

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

而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

矣異日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

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

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

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

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

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

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疆

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

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

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

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西山真氏曰按此書於秦之情狀與當時形勢利害若指諸掌而文特奇妙可為論事之法

隋何

說淮南王布書

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恠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比鄉而臣事之隋何曰

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比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疆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為楚軍先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眾日夜會戰彭城下今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肯楚者以

漢為弱也夫楚兵雖疆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疆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

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齊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

陳餘

遺章邯書

秦二世二年章邯項羽相持未戰秦君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

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
高不見有不信之心欣至軍報曰事亡可
為者相國趙高顯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
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
亦遺耶
書云

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服虔曰馬服趙恬也攻

城畧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

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竟斬陽周

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灼曰恬賜死死於此縣何者功多秦不能封

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客三歲矣所亡失已

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

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

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

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

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

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師古曰還兵謂迴兵內嚮以攻

也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戮乎章邯疑

陰使侯始成使羽欲約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

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

秦軍汙水上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

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

盟水南

殺虛上

酈食其

說齊王說

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掄成臯以東屯鞏維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王說齊

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

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剗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

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
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
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黃
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
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
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
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
廣以為然

漢高祖

入關告諭詔

漢元年十一月召諸縣豪傑云云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

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

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顏氏曰抵當也

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應氏曰按按次第堵也

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

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

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按告諭之語財百餘言而暴秦之弊

為之一洗所謂若時雨降民大悅者也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詔

二年三月三日董公遮說漢王云云

漢王曰善於是云云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

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

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

楚之殺義帝者

按此率諸侯王擊楚而曰願從諸侯王所擊者項羽而曰楚之

殺義帝者猶有左氏辭命遺意

赦天下令

五年時方平項籍未即位故不言詔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

與音相干

今天下

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已下

按詞祭詔及今此令才數語而事理曲盡

存之以見漢簡嚴之體云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

說太公曰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心善家令言五月詔

云云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

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

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

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

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

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

曰太上皇顏氏曰太上極尊之稱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國政故不言帝

獄讞詔七年制詔御史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

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

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

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顏氏曰當謂處斷也廷

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刑法

志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後元年下詔云云自此以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

三宥之意

求賢詔同上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

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

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

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

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

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

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
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
守晉氏曰中執法中丞也愚謂此詔今領行之次第也其有意稱明德者
必身勸為之駕文氏曰郡守自往勸勉駕車遣之遣詣相國府
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按高紀詔
凡十五六今所取止此蓋餘多直書其事故也
十二年三月之詔其辭雖文至謂吾於天下賢
士功臣可謂亡負矣非王者
罪已之言故不錄後放此

文帝

議犯法相坐詔按文帝元年十月即降十一月下此詔蓋即位後第

二詔也班氏載於刑法志而史記書之本紀太史公書於高景二紀詔皆不書獨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於帝之實意故也不然則山東老癯扶杖聽詔願見德化之成其司以空言動邪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
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
甚弗取其議按刑法志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乃除三族之罪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御史云云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臣愚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曰云云
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

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熟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

議振貸詔三

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沾於死亡而莫之省憂服曰沾音反玷孟曰沾音屋檐之檐顏曰並通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顏氏曰振起也俗作具非

養老詔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顏氏曰稟給也鬻淖糜也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且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木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裔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矧以上不用此令

日食詔

朕聞天之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
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廼十一月晦
日有食之適讀日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
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
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
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
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啓告
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
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音搖費以便民朕既不

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憫下板切是以設備

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

將軍大僕見馬遺財足顏氏曰遺留也今當餘

皆以給傳置顏氏曰傳張戀反

除誹謗法詔五月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

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顏氏曰高

后元年除妖言令今此又有詆言之罪是中間曾復設此條也詆妖同是使眾臣

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

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

顏氏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莫連反吏

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

愚無知抵死顏氏曰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

此者勿聽治

勸農詔是年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九月遂下

此詔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

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按此議起

於賈誼詳見後

勸農詔十二年二月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

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

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

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

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

今年租稅之半明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瘞身從事而有租稅

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
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按文帝即位十二三年間減租稅半者再除租
稅者一後世人主未有能及之者豈非躬行節
儉之效歟按此議
起於晁錯詳見後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貢詔同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
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
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
賢之道未備也其選諸老勞賜三老孝者帛人
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

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
孝悌力田常貢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除肉刑詔

十三年五月刑法志云齊太倉
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建繫
長安其少女緹縈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
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書奏天子憐悲其
意遂下令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

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

孟康曰黥劓
二則左右趾

合一凡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
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

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刺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

丞相張倉御史大夫馮敬奏言云云制曰可

增祀無祈詔

十四年春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

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祀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按十二年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田德興百官之非皆由朕躬今祈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文帝過則自歸福則衆共古帝王用也

議佐百姓詔

後元年三月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
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
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
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
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
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顏氏曰度謂量計以口量
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
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顏氏曰末謂工商之
業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顏氏曰靡散也音糜六畜之食焉

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於仲反其與丞
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
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景帝

立孝文廟樂舞詔 元年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
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耐直救反
奏舞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
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

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
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讀與拏同蘇林曰刑不及
妻不誅亡罪除官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
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
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
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
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
功德著于竹帛施于萬世末末無窮朕甚嘉之
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

等奏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

頌繫老幼等詔二年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
憐也其著今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
乳師未儒當鞠繫者頌繫之顏氏曰頌讀曰容寬容之不桎梏按
刑法志云三年下詔云至孝宣元康四年又詔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至成帝
鴻嘉元年定今年未滿七歲賊闖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
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

讞獄詔後元年正月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顏氏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過失

令二千石修職詔後二年四月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顏氏曰紅讀曰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

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疆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各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李氏曰牟食苗根蟲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李氏曰姦法因日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禁采黃金珠玉詔三年正月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爲盜二千石者與同罪

武帝

賢良詔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章服而

民不敢犯也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墨子曰畫衣冠而民不犯日月所

燭罔不率俾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出入日月莫不率俾孔安國尚書傳曰無

不循化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善曰紀

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年不用毛詩序曰

文王受命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焉尸子曰湯

之德及教通四海海外肅慎慎今挹婁地是也

鳥獸矣在天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善曰大戴禮

孔子曰昔舜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瑄云教通于

四海海外肅慎挹於甲切北發渠搜氏羗來服似國名也應

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河關之西善

曰北發國名也大戴禮北發渠搜氏羗來服鄭

玄詩箋曰氏羗夷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

崩川谷不塞

善曰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蝕星辰不孛川澤不竭山不崩

解陵不絕矣

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

善曰禮記曰聖王所以順

故鳳凰麒麟皆在郊藪周易曰河洛出圖書聖人則之

烏虜何施而臻此

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

水未知所濟

善曰尚書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猗歟偉

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

如淳曰詩曰猗歟那

歟也猗美也偉大也歟辭也言美而且大也

上叅堯舜下配三王朕

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

善曰國語

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賢良明於古今賈逵曰親而近故曰于大夫也

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復高年子孫詔

建元元年四月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

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著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

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

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

以上已有受鬻法

給米粟以為糜粥之六反

為復子若孫令

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朔元年十一月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顏氏曰嘉惠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

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

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

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

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

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罪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令禮官勸學詔五年六月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

也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

士顏氏曰方道也聞博聞也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

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顏氏曰舉遺逸太

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

承柜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焉

察茂材異等詔

元封五年名臣文武欲盡詔云云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

致千里顏氏曰踶踶也奔踶謂也士或有負俗之

累而立功名晉氏曰負俗謂被世譏論也夫泛駕之馬跣弛

之士亦在御之而已顏氏曰泛駕泛覆也音方

軌轡也跣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

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昭帝

令民毋出田租等詔

始元二年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秋

八月詔云云

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

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四年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

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步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
之元鳳二年六月詔曰朕憫百姓未贍前年減
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
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歛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
郡得以荻粟當賦三年春正月詔曰迺者民被
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使使者振困乏其止
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賑貸非丞相御史所請
邊郡受牛者勿收責六年春正月詔曰夫穀賤
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荻粟當今年
賦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
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
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
什三上許之按是時霍光用事復修孝文之政
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而詔辭又皆簡質可尚不
事虛文若有其事而無其辭者如始元元年遣
故廷尉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
疾苦冤失職者二年三月賑貸種食五年夏罷
天下亭毋馬及馬弩關六年二月議罷鹽鐵榷

宣帝

議孝武廟樂詔

本始二年五月

酏秋七月罷榷酏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元鳳四
年春正月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三年以前逋
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凡此皆與民休息
之事也魏相之所條奏者其殆此乎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
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羗昆明南
越百蠻鄉風欵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
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
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

有司奏請

宜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

有喪者勿繇事詔四年二月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

吏繇事使不得葬顏氏曰繇事謂役使之傷孝子之心朕

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

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五月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

而存之顏氏曰蒙冒也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

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

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

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四年正月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

一作逆亂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

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

人他皆勿坐遣太中大夫疆等十二人循行天

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

倫之士

刑法志曰景帝三年詔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繫者須繫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云云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今年未滿七歲賊鬪傷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

親奉祀詔

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益小吏祿詔

神爵三年八月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

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

五韋氏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

元帝

議律令詔

刑法志云宣帝置廷平獄刑號為平矣時鄭昌上疏言不若刪定律令宣帝未及修正元帝初立乃下詔云云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

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

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

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至成帝河平中

復下詔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木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摘瑣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按史氏之說如此則元成雖有此詔徒文具而無行之實云

罷繫珠厓詔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

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疆

議罷郡國廟詔

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耳永光四年乃下詔先罷郡國廟云云

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時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

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
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
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
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等七十人
皆曰宗廟在郡國者
宜無修奏可詳見
後韋玄成等議

賈山

至言

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
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

記不能為醇儒

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

也醇者不雜也

嘗給事潁陰侯為騎

師古曰為騎者常騎

馬而從也

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

曰至言其辭曰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
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
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師古曰言

貧賤之人也韋帶以單韋為帶無飾也

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

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賦歛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任疲言疲於

後使赭衣半道群盜滿山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

皆依山為阻故云滿山也使天下之人戴目而

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一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

夫大諱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師古曰諱字與呼同諱叫也音

火故反響讀曰響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

宮三百師古曰凡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鐘鼓帷帳不

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

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房字或作旁說云始皇作此殿

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彌阿旁阿近也八尺曰仞

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師古曰撓屈也言庭之廣大殿

之高敞眾騎馳驚無所迫觸建為宮室之麗至

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

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

觀畢至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綠海之邊也畢盡也瀕音頻又音賓字或作墮音義

同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師古曰築今堅實而使隆高耳不為甬壁也隱音於

反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

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

人師古人吏以督曠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廢

時日積年歲也下徹三泉師古曰三重之合采金石冶

銅錮其內漆塗其外師古曰錮謂鑄也音固被以珠玉

飾以翡翠應劭曰雄曰翡翠雌曰翠臣瓚曰異物

別類非雄雌異名也被音皮異反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

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

葬馬服虔曰謂塊塋作冢喻小也臣瓚曰蓬顆

蓬顆師古曰諸冢之說皆非顆謂上塊蓬顆言

蔽冢也顆音口果反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

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師古曰篤厚也故天殃已加矣

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

音竹仲反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

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

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蒙

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磽塊瘠薄也磽音口交

反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李奇曰臯水

古曰猥盛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

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

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

而紂殺之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此干諫而死

文王之時豪俊之

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

師古

日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也大雅板之詩日詢于芻蕘

此周之所以

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

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

師古曰霆疾雷也音廷

萬鈞之所

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

師古曰特

也獨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

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

迺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

壓之以重

師古曰震動也

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

豈有不摧折者哉

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賁音奔

如此則人主

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

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

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

史常在君側也師古曰箴戒也音之林反

瞽誦詩諫

師古曰瞽無目之人公卿

比諫

李奇曰相親比而諫也或曰比方事類以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

士傳言

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

師古曰然後君旅眾也

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

所以求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

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

而酌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酌者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音胤祝餽

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餽古鯁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鯁鯁故為備祝以祝

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

之士使直諫師古曰修正謂修身正行者故以天子之尊尊

養三老視孝也師古曰視讀曰示立輔弼之臣者恐驕

且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

可荒者求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

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

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

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

胡可勝計也師古曰胡何也勝盡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

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

困萬民以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百

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

歲三日什一而籍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

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師古

也一曰為籍也而稅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頌者六詩之一美盛德
形容蓋帝王之嘉政
秦皇帝以千八百國

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

師古曰勝堪也羅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

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

勞罷者

不得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師古曰言人為怨家家

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

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

著其功自以為堯舜統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

以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統治

也言自美功德治理天下過於堯舜也其下乃

言以一至縣石鑄鐘虞蘇林曰縣石以為磬也

萬之事如石之在稱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縣

使輕重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鐘虞言

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鐘虞言

其奢秦也虛猛獸之名謂鐘師古曰鐘

鼓之拊飾為此獸虛音鉅師古曰飾以竹篴為之

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

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

繫世廣德師古曰繫以為子孫基無過二三十

世者也張晏曰夏十七世殷三秦皇帝曰死而

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

世者十一世周三十六世

秦皇帝曰死而

則世世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故死而殤曰始

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

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師古曰度然音大各反

身死纔數月耳師古曰纔音財暫也淺也天下四面而攻之

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

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

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

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

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上意於邪也媮與偷同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

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師古曰水

滂決曰潰言天下之壞如水潰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

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事

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

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說者又別為義與此不同又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也濟濟多威儀也此言文

王以多士之故能安天下也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

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

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

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

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

諒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師古曰言心實憂念之不為禮飾也

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

之服錫衰麻經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

縵者也棺音工喚反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

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

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

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

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師古曰令善也聞謂

聲之聞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師古曰術亦作述圖

所以昭光洪業休德師古曰圖謀也休美也使天下舉賢

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曰將興

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美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

承休德師古曰厲精而為潔白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

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師古曰

日毆與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師古曰解讀曰

音式爾反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

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

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師古

日賦給與也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

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

筭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後賜天下男

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

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

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而賜之衣

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師古曰說讀曰悅是以元年

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師古曰相助也

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

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師古曰天下之人也臣聞

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癘疾扶杖而往聽之

願少須吏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

名聞方昭四方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今從豪俊之臣

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

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臣不

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師古曰時以十月為歲首

則謂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夏音胡雅反定

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

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師古曰言乃古者大臣

不媠師古曰媠狎也音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

肅敬之容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

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

務其方以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一曰方謂廉隅也則群臣莫

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師古曰如此則稱副也

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

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夫夫士修之

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

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

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師古曰執謂法度也其

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

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

唐子為不善足以戒登展曰淮南傳棘滿侯柴武太子柴奇與士伍開章

反師古曰以其所上對以為錢者亡章下詰責師古曰以其所上對以為錢者亡

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
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
長也師古曰長謂畜養也言此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其言多激切善
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
復禁鑄錢云

秦漢文卷之二

秦漢文卷之三

天水胡纘宗編次

吳門馬驥黃省曾王寵皇甫冲皇甫津袁袞徐麋校

賈誼

過秦論

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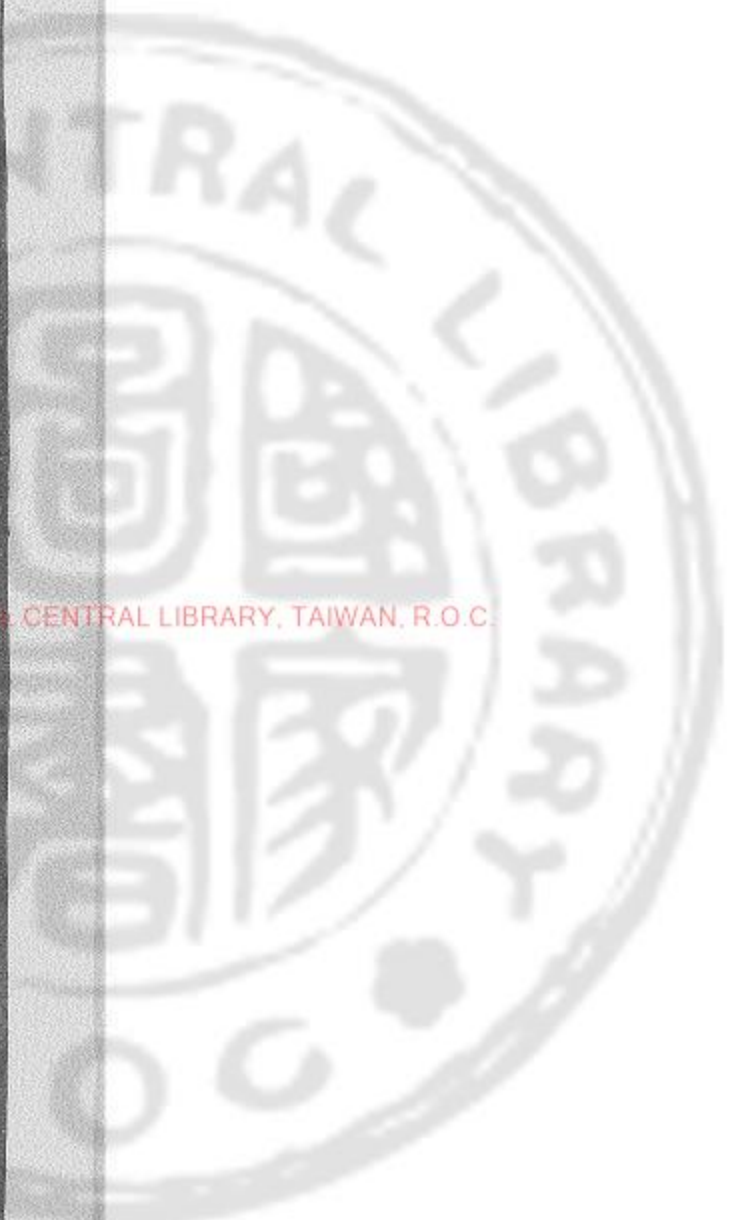
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

關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

卷天下包舉宇內

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各爭恣妄囊括四



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包含天下也周易曰括

囊無畧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

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

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將連

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猶文穎曰關西為橫衡音橫

於是秦人拱

手而取西河之外

李期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

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

弟是曰昭襄王也

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

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

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

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

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

從締交相與為一

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徒帝切當此

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

歇姓黃氏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三弟也為信陵君此四君者皆明智

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

言諸侯結納為從欲以分離秦橫也兼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

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

為之謀

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書尸三萬以

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苦矣不如歸尸以內攻
 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甯越
 趙人也徐尚未詳蘇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
 願學所以安周高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
 誘曰杜赫周人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
 的亭謂戰國策東周齊明
 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高
 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
 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
 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勾切
 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
 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
 韓子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
 而能成之史記范環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
 而郡江東召音劭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
 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欲秦攻楚楚曰

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
 樓緩魏相也崔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因
 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子
 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
 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也吳起孫臏
 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史記
 口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為將
 又曰孫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
 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佗徒何切呂氏春
 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
 豪士也兒五兮切廖力彫切戰國策曰韓魏之
 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
 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
 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
 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嘗以十倍之地
 代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

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

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為仰言秦地高

故曰仰

秦人開關而延敵

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

敢進

中山也史記曰遂巡遁逃

秦無亡矢遺

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

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為箭鏃也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

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

音魯韋昭曰大櫓曰

櫓左氏傳曰狄虓彌建大車之輪以為櫓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

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

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

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

公羊傳曰桓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

烈

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烈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

振長策而御宇內吞

二周而亡諸侯

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皇滅二周置三川郡履

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

浦木以鞭笞天下

敲長曰朴說文曰敲擊也苦交切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

為桂林象郡

漢書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史記曰桂林百越之君俛首係

為桂林象郡常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也

計

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

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

弩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

愚黔首。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

秦更名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應劭曰壞城恐復阻以為已害收天

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鑄以為金人十二。以

誨天下之民。如淳曰鋌箭足也鄧展曰鋌是扞頭鐵也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聚

之咸陽以銷鋒鋌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然後

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大之也晉灼曰踐登也據

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

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

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何問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

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

天府之國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史記秦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

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

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記曰儒有蓬戶甕牖常

昭曰繩樞以繩扃戶為樞也氓隸之人。如淳曰氓古而遷徙

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方言曰庸賤稱也言非不及中等庸人也非

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

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倚

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

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生梓乃

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躡足行伍之間

俛起阡陌之中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

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

揭竿為旗埤蒼曰揭竿舉也巨列切天下雲會

而響應羸糧而景從莊子曰今使民曰其所有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

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

鋤耨棘矜音盈也不鈇鉞於鈎戟長鍛介也

也張晏曰矜音槿爾雅曰棘戟也言鋤柄及戟

有鐵橫上鈎曲也說文曰鍛鉞有鐔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

師也通俗文曰罰罪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

非及曩時之士也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論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

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莊

曰大國其絜百圍司馬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

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鄧展曰

招猶舉

也蘇林曰招音翹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
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春秋考異
郵曰君殺妻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誅為天下笑

論中

此與後篇舊俱作過秦下今分之蓋以其文辭重復而各有首尾所致論者一為二世一為子嬰發也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而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

是以諸侯力勁強凌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音疲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一作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一作權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併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

改是以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
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
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
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
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
夫寒者利短一作短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囂
囂一作囂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嚮
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
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

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
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
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
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
自新更節循行去聲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
盛史記作威德與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內皆權
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
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
奸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

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深刻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僂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郡鄉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嚮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以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

必無嚮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春以爲扶蘇死而胡亥立天之欲速秦亡有在矣二世何足罪也

論下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據嶮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強弩

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

山東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

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按秦本紀

邯與楚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亡去見邯云云項羽擊秦軍虜王離邯乃以兵降諸侯初無要市謀上意群臣之不相信可見

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

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

宗廟之祀宜未絕也班固典引謂此言非是秦始皇起罪惡至胡亥極矣

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公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云秦地可全所

謂不通時變者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

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

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心

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知并列良將行其

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嶮阻而不能進秦乃延

入戰而為之開闔百萬之徒逃敗而遂壞者豈

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秦雖小邑伐

并大城守阨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

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

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
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陣案士息民以待其
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
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其採敗非
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
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
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
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
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

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平足
而立掛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先道而忠臣不敢
諫智士不敢謀也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
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
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
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
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
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
道而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

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
世叅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
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吳主孫
權嘗問
闕澤書傳篇賦何者為美澤欲諷諭以明治亂
因對賈誼過秦論最美權覽讀焉宋陳無已曰
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陸機之本傳文帝初立
辯亡以警晉也有經世之心焉

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徵為廷

尉廷尉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

帝召為博士博士秦官也因著過秦論論

秦之過

治安策

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

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蘇林曰宣
室未央前

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漢儀注祭
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
禧師古曰禧福也借釐字
為之耳言受神之福也上因感鬼神

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

至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漸促近
誼聽說其言也既罷

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廼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

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師古

曰數朝問以是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

定制度師古疏濶諸侯王僭儻地過古制師古

曰儻比也上比淮南濟北王皆以為逆

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師古匡建師古

正也正其失也建其大略曰立也立制節也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

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

疏舉師古曰言不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

矣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臣獨以為未

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師古曰實謂治安則

假言之是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

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置火未及

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

尾衡決國制搶攘蘇林曰搶音濟濟蹌蹌不安

楚人曰倉倉攘亂貌也師古曰晉非甚有紀師

音是倉音仕庚反攘音女庚反曰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

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
危之機孰急師古曰言二事之中何者為急使為治勞智慮苦
身體之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
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制也民保首領匈奴
賓服四荒鄉風師古曰鄉音百姓素朴獄訟衰
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
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
有功而宗有德使廟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
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

廟以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以幸天下
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
為萬世法程師古曰程式也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
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
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諳自謂也其
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師古曰忽怠志也臣謹稽之
天地師古曰稽考也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
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
師古曰易改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師古曰執國泰大其勢必

固扣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下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執也師古曰鄭說是也

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志也甚非所以安上

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南厲王長親兄

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榮陽也師

古口鄉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

子春秋鼎盛應劭曰行義未過音下更反德澤

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

者言最權力且十此者辱師古曰十倍於此然而天下

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

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畧也音

丁禮反其下亦同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

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

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

帝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孟康曰慧音衛日中盛者必暴慧也三墳

日太公曰日中不慧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慧謂暴

曬之也曬音所皆反又音所解反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

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應劭曰抗

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劉割頸也墮音火規切劉音丁鼎反豈有異秦之

季世虐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
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
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
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謂古曰曩久淮陰侯
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
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
公者皆無恙謂古曰曩久當是時而陛下即天
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
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謂古曰曩久非有

大室之勢以豫席之也

應劭曰禮卿大夫之志子為側室大也臣贊

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勢為

之資藉也師古曰瓊說也是也諸公幸者廼為

中涓其次塵得舍人

師古曰塵與僅同塵

材之

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

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

十縣德至渥也

師古曰渥厚也音握

然其後十年之間反

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

師古

曰角材也競也

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

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

者曰疏

孟康曰諉累也以疏為累言不以國也

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疆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師古曰蔡說是矣

諉音女

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

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

師古曰共

讀曰

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

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

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

心

師古曰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

慮亡不帝制而天

子自為者

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擅爵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

人赦死臯

師古曰擅專也甚者或戴黃屋

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

聽召之安可致乎

師古曰不軌謂不脩法制也致至也

幸而來至

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

應劭曰園精正

視也師古曰言驚愕也

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

如馮

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

適啓其口七首

已陷其匈矣

師古曰始欲發言節制陛下雖賢

誰與領此

師古曰領理也

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

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

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

其法制既有徵矣師古曰徵其執盡又復然殃

既之變未知所移師古曰既明帝處之尚不能

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蘇

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而芒刃不頓者師古

刃謂刃之名也事見管子所排擊剥割皆眾理解也師

芒也頓讀曰鈍至於髡髀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

音胡解反夫仁義恩厚

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

侯王皆衆髡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

師古曰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

勢不可也晉灼曰二國皆反誅何不臣竊跡前

事師古曰尋前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

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貫高

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

又反晉灼曰用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

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

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

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

晉灼

曰事勢可亡也師古曰曩亦謂昔時也

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

居雖至今存可也

晉灼曰事勢可存

然則天下之大計

可知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

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

如長沙王欲巨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

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

少則易使以義圖小則亡邪心

師古曰使以義使之遵禮義也

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

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

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

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

師古曰若干豫設數也解在食

貨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

之分地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以下亦同

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

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

之湏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

師古曰湏待也

諸侯之地

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

師古

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

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

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所

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

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誠以定治而已故

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

不王師古曰慮計也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讀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

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竒開章之計

不萌應劭曰柴竒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

師古曰鄉讀曰嚮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計赤子天下

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

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

當時大治後世誦聖

誦其聖明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

此師古曰憚畏難也音徒旦反天下之勢方病大瘡如淳曰瘡師古曰腫足曰

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平居不可屈信師古曰信讀曰伸一二指

愓身慮亡聊師古曰愓謂動而痛也失今不治

必為錮疾師古曰錮疾堅又之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

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病非徒瘡也又苦踈蹙師古

為治也已語終辭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曰踈古蹠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元脚掌是也蹠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

王之子弟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今

之王者從弟之子也師古曰惠王親者或亡分地以安

兄子之子也師古曰惠王親者或亡分地以安

天下師古曰廣立蕃屏則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

偏天子師古曰偏古逼字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

鞮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

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

也下也今匈奴嫪媯侵掠至不敬也師古曰媯古侮字

為天下患至亡已也師古曰亡已言不可止也而漢歲致金

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師古曰徵

禮也師古曰恭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也言

如人反師古曰恭也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師古曰

顧然師古曰恭也倒懸如此莫之能解師古曰非豈謂國自明智之人乎

又類辟且病非服皮曰病辟不能行也師古曰

非音師古曰夫辟者一面病非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

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曰長爵高爵也

雖受高爵之賞猶將

禦寇不得復除逸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
易得復除言難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五尺
以上不輕得息如享曰五尺謂小兒也言斥候

望烽燧不得臥文頴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士櫓

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

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張晏

說誤漢畫則燔燧也師古曰燧將吏被介冑而

睡師古曰被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

不使師古曰醫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

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

此安窮師古曰言長養此進謀者率以為是固

不可解也亡具甚矣師古曰亡臣竊料匈奴之

衆師古曰料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

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

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

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鄭氏曰

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疆之因以漢事告

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行音胡剛反

事具在匈奴傳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師古

天子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

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

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讀曰

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如淳曰僮謂隸妾也為

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師古曰如牙條以作履緣

以為要檠及漂領者也古謂之車馬內之閑中

君欲其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賈奴婢謂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

師古曰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

縠之表薄紉之裏縵以偏諸音均曰以偏諸縵

音妾謂以偏諸縵者美者黼繡師古曰黼者織

之也縵音步干反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

以被牆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之

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

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

力盡也音其勿反且帝之身自衣阜綈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奚反

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

孽妾緣其履師古曰孽庶賤者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

作之不能衣一人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欲天下亡寒胡可

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

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

可得也國已屈矣師古曰屈音其勿反盜賊直須時耳師古曰言待時而發

然師古曰言待時而發而獻計者曰母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

大耳如淳曰好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尊卑之差

至冒上也師古曰冒犯也進計者猶曰母為可

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師古曰謂商鞅

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

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應劭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

之贅婿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財以身為質也贅音質也家貧無有聘

之銳反分音扶問反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師古曰耰

摩田器也言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耰音憂

母取箕箒立而誅語讓也師古曰誅猶罵也張晏曰誅責抱哺其

子與公併倨師古曰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哺音

步併音反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校也師古曰說讀

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

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蹙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蹙音厭

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也終不知師古曰求而取之

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師古曰反還也信并兼之法遂

進取之業師古曰信讀曰天下大敗衆掩寡智

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

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

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

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

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慮

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今其

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師古曰剽謂

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曰寢蓋謂陵上之寢剽音輟擧兩廟之器如淳

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師白晝大都之中剽

吏而奪之金師古曰白晝晝日也言白者謂矯

偽者出幾千萬石粟服虔曰吏矯偽徵發盈出

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

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師

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特以簿書至於俗流失

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

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為榮也師古曰如說亦非

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斂其數

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慮不動於

耳目以是為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

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師古曰鄉讀曰嚮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師古曰

前書札筐篋所以盛書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

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

有紀師古曰紀理也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之

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師古曰植建也僵偃

也音筦子曰師古曰筦與管同管子管仲也禮義廉耻是謂四

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

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筦

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耻可也秦滅

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

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謂丘墟

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師古曰

曰幾讀曰冀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經常也令君君臣

臣師古曰君為君德臣為臣道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

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師古曰衆

信謂共為忠信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

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

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中流而

遇風波船必覆矣師古曰覆音方目反可為長太息者此

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

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

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師古曰遠

音于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

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

始也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師古曰齊讀曰齋見之南

郊見于天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

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

其新主未有眉髮其色赤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

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傳

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師古曰保安也傳輔也道讀曰導其下亦同

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

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居故

廼狹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

之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擲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

皆選天下之端士師古曰端正也直也孝悌博聞有道術

者以衛翼之師古曰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音徒繼反

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

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

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

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師古曰嘗讀曰嗜擇其所樂

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

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音亡官反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妃

匹之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

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

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

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

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

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師古曰踰與踰同謂越制帝入太學承

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

其不及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

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師古曰

日輯與集同輯和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

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過則記徹膳之宰師古曰有進

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誹謗之木師古曰讒惡

木師古曰讒惡敢諫之鼓師古曰欲顯瞽史誦詩工誦箴諫

師古曰瞽無目者也工習樂者也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

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化與心成

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

以明有敬也師古曰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春

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師古曰餽字與饋同所以

明有孝也行以鸞和師古曰鸞和車上步中采

齊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趣中肆夏師古曰

名趣讀曰趨趨疾步也凡言中者所以明有度

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

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

長音竹兩反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

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

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訐謂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固非貴禮義也

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師古曰艾讀曰豈刈管茅也音發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師古曰道讀曰導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已往之事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者也師古曰已往之事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

可見也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迹曰轍

然而不避是後車又

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

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

左右

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

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

易成也關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

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

師古曰貫音工宦反

夫胡粵之人

生而同聲者欲不異

師古曰嗜及其長而成俗

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

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

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

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

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務也凡

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夫

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

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

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

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

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猶反也然而曰禮云禮云

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

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遷畏辜而離孔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為人主計者

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謂所擇用也舍謂所棄置也取舍之極

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安也萌始生也安

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

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

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

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
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
毆之以法令師古曰道讀曰導毆與驅同下皆類此道之以德教
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
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
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
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
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會審而秦王之定取
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

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
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
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德被蠻貊四夷裕饒也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
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
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師古曰幾此音鉅依反此
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
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
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

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師古曰人主之

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

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

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理勢然也故

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

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官之長延及庶

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

諺曰欲投鼠而忌噐此善諭也鼠近於噐尚憚

不投恐傷其噐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近音其漸反

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

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

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師古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

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

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

不敬也師古曰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

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

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

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今與衆庶同

黥劓髡則笞僞棄市之法蘇林曰然則堂不亡

陛下被戮辱者不秦迫乎師古曰迫天子也廉耻不行

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

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淳曰决罪

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投鼠而无忌噐之習也臣

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師古曰苴

者後中之藉也音于余反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

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

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

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師古曰縲謂以長繩

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主刑司寇小吏

詈罵而榜笞之師古曰榜音彭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

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

此也蘇林曰知其刑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

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

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

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師古曰行音胡剛反移事智伯

及趙滅智伯豫讓爨面吞炭

鄭氏曰爨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

也師古曰爨熏也以毒藥熏之

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間豫

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

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

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

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

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

耻

師古曰頓讀曰鈍

隼詬亡節

師古曰隼詬謂無志分也隼音胡結反詬音后

廉耻不立且自不好

師古曰自好猶言自喜也好音呵到反

苟若

而可

師古曰若猶然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

師古曰逝往也主

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

服虔曰音挺也師古曰挺音式延反主上

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

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

師古曰此於人主為

不便也便音頻面反

群下至眾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

於人主為

職業者粹於群下也

蘇林曰粹純也言其勢悉在羣下

俱亡耻

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

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

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

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

方曰簠圓曰簋簠音
肅又音扶簋音軌 坐汗穢淫亂男女亡別者

不曰汗穢曰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

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故

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諄之也師

曰諄古 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

呼字 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聞譴何則曰冠釐纓

鄭氏曰以毛作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臯耳應

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潔清胡公漢官車

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

曰水性平若已有王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劔

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

若此也師古曰 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

應如二說皆是 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曰中罪非大非小也弛

上不使人頸盥而加也蘇氏曰不戾其頸而親

戾字音 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

裁師古曰裁謂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師古曰

髮也抑謂按之 曰子大夫自有過耳服虔曰子

也捽音才元反 號 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師古

讀曰喜音許吏反意 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師

好也好為志氣也 曰嬰加也 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

矜尚也

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

人臣者主耳忘身孟康曰唯為主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公

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

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

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

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李可曰志記也

凡此上陳廉耻之事皆古記也如淳曰比謂比

方也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

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

其群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

毀狀若金城也尋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

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

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夫音扶顧行而

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

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

未能自立者也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

焉師古曰如此則於主上無所失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服

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久謂久行之也

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陛級之

事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師古曰誼上疏言

今此至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

論積貯

莞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則產何得不蹶漢之爲

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予既聞耳矣安自爲天下沾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齧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

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傳二世傳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師古曰植世也

立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

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藩翰得宜則嗣王安固故云

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疆敵為鄰能自完則

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

曰黑子今所謂黠黑干也著音直畧反適足以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為其所

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

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

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

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

臣反者如蝟毛而起師古曰蝟蟲名也以為不

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誼諸侯彭越黥布等

師古曰斬讀與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

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畢以為

王師古曰畢猶盡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

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

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為其吏民繇役

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

縫作衣師古曰悉盡也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其苦屬

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

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

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列城縣

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

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鄭潁川縣也鄭音千移反著音直畧

反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晉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捷音鉅偃反

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

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

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淳曰從謹言

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

皆少也師古曰恬安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

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

天下願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願指高拱以成六

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

不定師古曰畜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

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

事師古曰欲發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

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秦漢文卷之三終



秦漢文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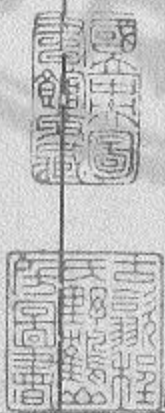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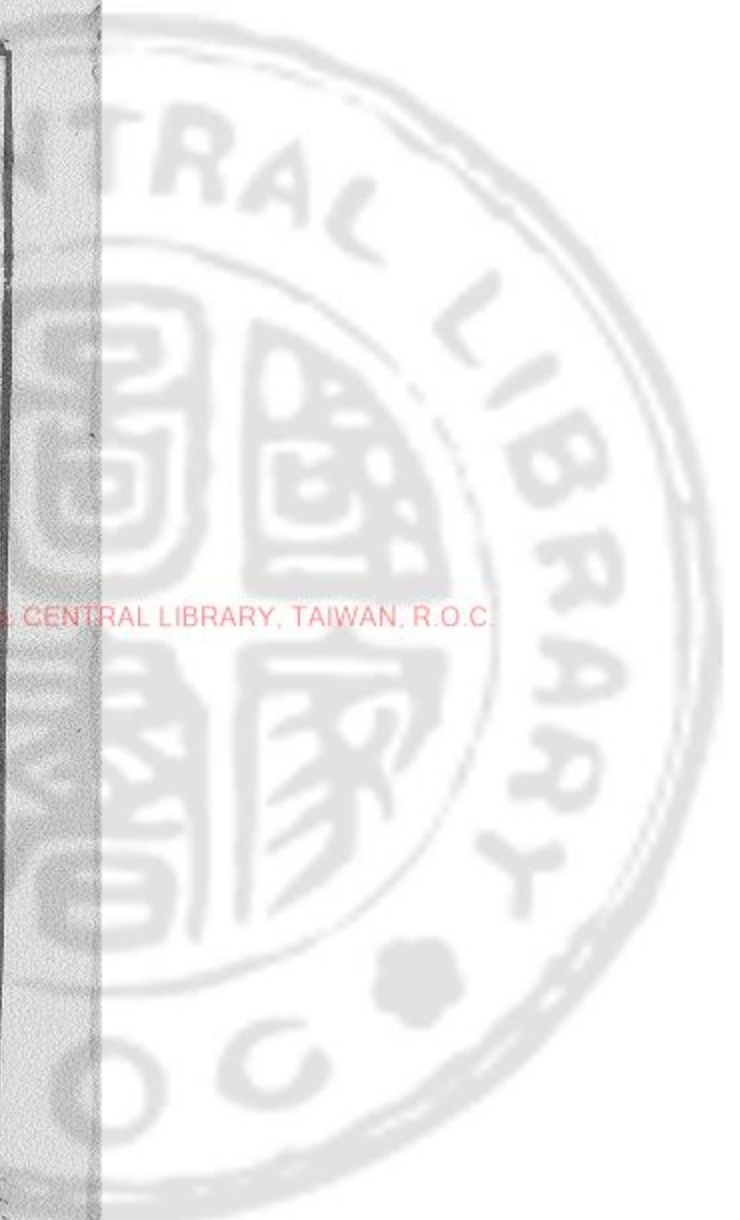
天水胡纘宗編次

吳門馬驥黃省曾王龍皇甫冲校

晁錯

論貴粟

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
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爲
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錯爲人峭直



深刻

師古曰隋與峭同謂峻愜也音干笑反

孝文時天下

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

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

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

因上書稱說

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

詔以為太子

舍人門大夫

師古曰初為舍人又為門大夫

遷博士又

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

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

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

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

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

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

子急之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

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

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

子家令

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失又百石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

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懇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耻

人情一食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

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
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
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
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
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
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
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
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
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

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
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
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
小者坐列貶賣操其竒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
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
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
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
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
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

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

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

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言兵事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師古曰毆與驅同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師古曰益奮厲也敗兵之卒沒世不復師古曰沒從折也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師古曰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

師古曰輯與集同底與砥同

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

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

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

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師古曰繇繇讀與

由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

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刃謂交兵一曰得

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

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讀曰濺謂浸也音于廉反山林積石經川

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山木所在師古曰山古草字此

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

屬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衍音弋戰反屬音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

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師古

離也曰遠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

兩陳相近平地淺少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

劍楯三不當一桂葦竹蕭師古曰桂亂也葦葭也蕭蒿也桂音莞

少木蒙龍支葉茂接師古曰蒙龍覆蔽之貌也龍音來東反此矛

鋌之地也師古曰鋌鐵把短矛也音上延反長戟二不當一曲

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

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師古

曰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

音相失師古曰金金鉦也鼓所此不習勒兵之

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

與袒楊同應劭曰袒楊肉袒也師古曰楊音錫弩不可以及遠與

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

同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師古曰省視也

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

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

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

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師古曰易

平也音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

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勝以

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

擊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

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師古曰與猶如險道傾仄且馳

且射師古曰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

渴不困師古曰罷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

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師古曰易亦

其驍銳可用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師古曰撓

衝突敵人也勁弩長戟射疏及

遠師古曰疏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

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五人為

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蘇

曰騶音馬騶之騶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

可以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

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

騶謂矢之善也春秋左氏傳作葢字其音同耳

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善

故中則同的謂所射之楯桌也蘇音失之矣

臬音牛列反 則匈奴之革筥木薦弗能支也孟

即謂糜也 曰革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

楯一曰革筥若楯木薦之以當人心也師古曰

一說非也 音息嗣反 下馬地鬪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師古

曰薄 迫也 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師古曰給 此中國

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

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

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

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師古

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強 夫以人之死爭勝

必弱也 亦俯字印讀曰仰

跌而不振服虔曰蹉跌不可復起師古 則悔之

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

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

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

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師古曰輯以

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

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車相爲表裏各用其

長技衡加之以衆張晏曰衡音橫師古曰 此萬

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

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師古曰財與裁同也

論守邊備塞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

揚粵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

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

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

則為人禽也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

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曰土也寒故也食肉而飲酪

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細毛也毳細毛也其性能

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此下能暑亦同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

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

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服虔曰償什也秦如淳曰償音奮秦

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

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

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孟康曰秦

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

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

之也

師古曰北謂敗退

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

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

矢石赴湯火

師古曰蒙冒犯也

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

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

一筭之復

師古曰復復除也

天下明知禍烈及已

也

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

先倡

讀曰唱也

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

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

其勢易以擾亂邊竟

何以明之

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

如飛鳥走獸於廣野

師古曰野字

美草甘水則止

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

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

師古曰晦古畝

字也南畝耕種之處也

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

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

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

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

李奇曰纔音裁師古曰纔淺也猶言僅至也他皆類此

聚而不罷為費甚

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

不安矣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

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

代也音庚又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

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其藺石

布渠荅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荅

鐵蒺藜也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墨

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

長六尺二步一荅荅廣九尺袤十二尺師古曰

藺石如說是也渠荅蘇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

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

人師古曰調言筭度之也總計城邑之為中周

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

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視

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先為

室屋具田器廼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

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

也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

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師不足募以丁奴

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

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予冬夏衣

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具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

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曰食

也樂卿者也朝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

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

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

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

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人

國能奪得之者以半與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

胡人入為寇驅畧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

其所驅者令其縣官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為

本主以半償之縣官為贖贖也師古曰此承上

句之言謂官為備價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

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

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

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如淳曰東方諸郡

邊者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

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

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師古曰

恨之人使行戍役也

論募民徙塞下事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

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甚大惠也下吏

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師古曰稱副也存卹所徙之老弱

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師古曰輯與集同使

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

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

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

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

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

內門戶之閉張晏曰二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

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

師古曰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

昏師古曰昏謂婚姻配合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

室屋完安此所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反

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

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

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

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

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讓妄改之

耳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所旋踵回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之也壹大治則終

身創矣師古曰創懲也音初亮反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

日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來而不能困使得氣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去師古曰使其得勝逞志氣而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

下財察

鄒陽

諫吳王書

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不指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之

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

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

圖曰未央

其意法變於其上中子曰

有曲臺殿

君之有曲臺殿以正義若

以權重

也畫地而人不犯兵加

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容兵之據

以印函谷成陽遠危也

以印函谷成陽遠危也

何則

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

外

外

上覆飛鳥下不見

伏兔

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闕城不休救兵不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

闕城不休救兵不

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

去

何則彊趙責於河間

應劭曰趙幽

幽死文帝上其長子為鄭王取趙之河間立弟

得河間也六齊望於惠后

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

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

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

王諸子列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為六

將閭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六

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

王章梁地王與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而以
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與居誅死盧博濟比王
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又曰二郡謂城陽章所
封濟北與居所封與居誅死故喜顧念而限也
泰山郡有博
陵濟北縣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
三王念其父見遷殺也漢書曰上憐淮南王不
軌上乃立厲王三子安為淮南王傲為衡山王
陽為廬
江王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
如淳曰皆目私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
反天子來討謂四國臣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
康解其文故有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
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
胡馬遂
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言胡
越水陸共伐漢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
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越難越為吳難不可恃

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本紀曰雖使
荆土獻青之田已而背約得要擊我南郡雖使

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

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

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善曰大國謂趙也陽

假言吳思助漢人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為吳人輒當為禦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

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

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

善曰底與砥同底礪

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無敢自進於前漢書王莽傳曰游者謂之談說今

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

如淳曰改易精思以謀慮之

則無國

而不可奸

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干與奸同

飾固陋之心則何王

之門不可洩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昔

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

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

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

風高先生之行

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

善曰劉瓛

周易注曰至極也謂極言之

臣聞鷲至

鳥累百不如一鷲

孟康

曰鷲大鷲也如淳曰鷲鳥比諸侯鷲比天子

夫全趙之時

服虔曰全趙趙不分

之時應劭曰後分為三

武力鼎士絃縣

服叢臺之下者一

旦成市

服虔曰絃服大盛玄黃服也臣瓚以不為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

能止幽王之沈患

韋昭曰高帝子幽王友也呂后殺之湛今沈字也

淮

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韋昭曰徙蜀嚴道

然則計義不得雖

諸賁不能安其位亦矣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鱗設諸寘劍於

魚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

故願大王

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

明末衣臣贊以為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自立

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衰儀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

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深割嬰

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壤子王

梁代益以淮陽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

徒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晉灼曰

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善曰方

書注以瑋其肥盛晉卒什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

象新垣等哉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

曰淮南王道死應劭曰二國有今天子新據先

帝之遺業善曰今天子景帝左規山東右制關

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

起於漢如淳曰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臣

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新垣過計於朝服虔

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也誤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

灑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

破之燒棧道言高祖涉所燒之棧道也兵不留行善曰言攻之易牧

敵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

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其地

如淳曰荆亦楚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孟康曰謂項王敗走也言國家不可庶幾願大王孰察之

獄中上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善日畏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也衛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遺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

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食者干夫精誠變天地

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

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

所疑張晏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敢斥王是使荆

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

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楚山之下奉而

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別和

也別其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善曰史記曰始皇

皇崩胡亥立斯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

此患

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

今鳳今何

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

德之衰

胡夷之聽善曰以其計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

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善曰史記曰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

聖人之心有七竅剖比干心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

應劭曰反馬革鴟夷鴟夷也

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

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

漢書音義曰或神

頭不知傾蓋如故

文選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善曰

善曰蓋而語何則知與不也故樊於期逃秦之

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

善曰史記曰荆軻見樊

之首金千斤邑萬家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

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曰為之奈何軻曰願

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見臣臣左手

持其袖右手揜其胸於期從之自刎徐廣曰揜

丁鶴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

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

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

也義不苟生以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

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

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

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

信也善曰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

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殆欲何則誠有

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善曰惡謂

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孟康曰敬重蘇秦雖

奇之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善曰言

中山而尊顯而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

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

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

喜贖鼻引脚於宋卒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

刑曰贖者脫去人之贖也郭范睢摺脇折齒於

魏卒為應侯善曰史記曰范睢隨魏中大夫須

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魏相魏之

諸公子魏齊遂使人笞擊范睢折脇摺齒睢得

出亡入秦為應侯廣此二人者昔信必然之畫

捐明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

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

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善曰爾

雅曰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

雍切徐衍負石入海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

董日徐衍負石伐子自狸守分亡身不容身於

世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容於世無紹介通之義不苟取比周於朝

以移主上之心善曰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

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為權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故百里奚乞食於

路穆公委之以政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乞食於路而穆公委之以政

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

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鄒子說此二

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

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

眾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

說逐孔子善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宋信子

舟之計囚墨翟文子曰子罕也舟音任善曰未詳夫以孔墨之

辯不能自免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

積毀銷骨國語冷洲鳩曰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賈逵曰鑠銷也眾口所惡金為之銷

亡積毀銷骨謂積讒善曰毀之言骨肉之親為之銷滅是以秦用戎人由

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善曰言齊任子

臧故威宣二王所以強盛史記曰齊相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強立張晏曰子

臧越人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

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善曰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非

者自公心聽之 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

而後可知也 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讐敵朱象管蔡是矣

史記曰舜弟象傲常當欲殺舜丹朱堯子讐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管叔

于商囚蔡叔于郭鄰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

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

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

善曰史記曰燕王噲屬國

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因伐燕燕王噲

即位田常為相五年 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

齊國政皆歸田常 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

者觀其胎產

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強霸諸侯

張晏曰寺人勃鞞也

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

文公踰疆寺人斬其袂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

邲冀芮畏備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

人公遽見之伯楚以呂邲之謀告公韋昭曰寺

人掌內祛袂也 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善曰 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

天下而卒車裂之

善曰商鞅車裂已見西征賦 越用大夫種

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

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北渡淮東方諸侯
質稱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稱疾

王乃賜種劔而自殺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

不悔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相

自得其也三去相而不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

悔知其非已之罪也灌園相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

逃乃為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

善曰言士有功披心腹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

可報者思必報公孫鞅事孝王藜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

竭心謀示情素愛於士善曰於士所求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

無所愛惜也

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

戰國策乃鞅謂田單曰跖之狗何況因萬乘之

或戰堯非其主也或音吠並同

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

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

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呂

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

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罪焉執其妻

子燭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罪燒妻

其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入於道

衆莫不按劔相盼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
柢輪困離竒張晏曰柢下本也輪困離竒委曲
盤戾也蘇林曰柢音蒂善曰廣雅

曰蟠曲也困去倫切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

離薄恭切奇音衣善曰器謂服玩之屬容謂雕飾

右先為之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

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祗足

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朽株樹功而

不忘善曰談或為游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

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善曰伊尹管仲懷龍逢比

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

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

劍相盼之跡矣善曰小雅曰開達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

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

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善

日論語考比識曰引五子以而不牽乎卑辭之

語不奪乎衆多之口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為卑辭所牽制

戰國策蘇秦曰卑辭以謝君眾口已見上文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

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七首竊發善曰戰國策曰荆軻

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弊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

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如

郡縣又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窮首見秦王驚

自引而起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通俗文曰曰首其頭類類故曰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

以王天下

六韜曰文王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臣

聞呂尚遇文王立為太師史記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俱為師也

秦信左右而

亡周用烏集而王

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遘卒遇共成王功如烏鵲之

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

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

牆之制

善曰漢書音義曰為左右便辟侍帷牆臣妾所居也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妾之所止牆

義曰皁漢書音義曰皁

義曰皁

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善曰不羈謂才行高遠不可羈繫也

此鮑焦所以忿

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善曰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已采蔬於

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采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

臣聞盛飾

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砥磨石也論語撰考識曰子罕言利利傷行也

故里名勝

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晉灼曰史記曰書紂作朝

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今欲

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

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

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

趨闕下者哉

枚乘

奏吳王書

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杌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為弘

農都尉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

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子曰得全全昌

失全全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

善曰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

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為天子誠得其道者也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

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光日月星

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

善曰父子喻君臣也孝經曰父子之道天

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馱鼓而驚之係方

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

以復出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夷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

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

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

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臣改計取福正在

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矣曾子曰能聽忠臣之

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必若所

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

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傳基加九鷄卵基上公曰危哉論語曰天不可階而升也變所欲

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

也春秋保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合符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

窮之極樂善曰敝猶盡也究禹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

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

愚臣之所大惑也顏師古曰走越也元為奏人性有畏其景

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

陰而止景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景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

而迹疾而景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景靜處以息迹愚亦甚矣

孫卿子以為湏濁梁景音影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

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漢書音義曰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

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

止沸沸愈不止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

抱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

也火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

中善曰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楊葉之

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

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

有胎服虔曰基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自善曰

也泰山之雷力救字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晉灼曰

字殫盡也極之鯁幹并上四水非石之鑽索非

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

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

石合而稱之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善曰文子曰

必法苛難行也多求難贖也寸而度之至丈必

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

大較易為智曲難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

搔而絕手可擢而抓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

樟初生可抓而絕廣雅曰搔抓據其未生先其

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

磨礪也礪力公切尚書注曰砥磨石也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

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

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

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再上書重諫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善曰胡氏而却也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南距羗葑之塞東當六國之

從善曰漢書曰南夷自雋東北君長十數六國葑都最大葑在洛切六國已見李斯書

乘信陵之藉善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常總五國却秦有地資也明蘇秦

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

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利不同而

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

修戎狄之義顏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而南朝羗葑此其

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善曰言地

多秦十倍民多百倍今夫讒諛之臣為大計者不論骨肉

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

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李奇曰譬猶言量也

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劔鋒接必無事矣

善曰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蚋而銳切齒猶觸也天下聞吳率失職

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

前過善曰謂漢晁錯也錯為御史大夫故曰三公是大王威加於天

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貴

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韋昭曰隱匿謂僻在

東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張晏曰漢

南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善曰此言貢軍行數

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如淳曰山東吳

王之府藏也善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別謂與

軍遠行也軍一為運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

獻之而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

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修

自給耳臣瓚曰海陵縣名有吳太倉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

洲之苑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也游曲臺臨上路不

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池臺臨道上深壁也蘇林曰以海水朝夕為池

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

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善曰言王

分之中得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

半安全

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

蘇林曰羽林黃頭郎襲水戰者襲

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饒道

善曰吳饒軍自海入河故入魯

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也

地里志有魯國及東海郡梁王飾車騎習戰射

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

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

晉灼曰吳楚反皆守

約不齊王殺身以滅其迹

也晉灼曰齊孝王將聞也吳楚反堅守距三

國不從後栾布等聞楚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善曰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

乘已言之漢書與四國不得出兵其郡

晉灼曰膠東膠

此必有一誤也西濟北菑川四國

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

王也發兵應吳楚

矣應劭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今大王囚無異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掩匿也

以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

張晏曰吳地方千里

梁下屯兵方十里言

張韓將此地

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

王必見制於此也

弓高宿左右

服虔曰弓高侯韓頽當也

也善曰將北地謂將

兵在吳軍之比也

如淳曰宿軍左右

願大王熟察焉

七發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

不安亦少聞乎

言玉之美也史記新垣衍謂魯連曰觀先生之玉貌論語曰子

疾病間孔安國曰少差曰間也太子曰憊謹謝客謝辭也客因

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方和平太子方富於年

凡人幼者將來之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

邪氣襲逆中若結轆言邪氣入內而為逆其堅若結也管子曰邪氣襲內

玉色乃衰素問岐伯曰邪氣內著絕人紛沌澹

淡噓唏煩醒楚辭注曰歔歔啼貌方言曰哀而不泣曰啼噓與歔古字通唏許冀切列子曰季

梁病矯氏曰病由積慮煩散也毛萇詩傳曰病

酒曰惕惕怵怵不得瞑尚書曰怵惕惟萬中

不得卧者是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素問曰何謂

奪則虛黃帝八十一精神越渫百病咸生呂氏春秋

問曰陰病惡聞人聲曰精神勞則越高誘曰越散聰明眩曜悅怒不

也鄭玄毛詩箋曰溲發也平王逸楚辭注曰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

有是乎鄭玄禮記注曰廢止也毛萇詩傳曰廢猶去也毛詩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

是也言賴君之力天下太平故客曰今夫貴人

之子必官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

無所禮記曰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又曰其次為保母鄭玄曰保母安其

居處者也飲食則温淳甘臙腥醲肥厚温淳謂凡味之厚也韓子

曰夫香美臙味甘口病形厚酒肥肉粵理皓齒而損精說文曰臙腴易破也臙昌芮切臙肥肉

也池真切說文曰衣裳則雜選曼煖燂燂執暑醲厚酒也女龍切

曼輕細也說文曰燂火熱也雖有金石之堅猶詳廉切燂亦熱也笥灼切

將銷鑠而挺解也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兼天注曰挺猶動也賈逵

國語注曰鑠銷也况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脉之和且

夫出輿入輦命曰臙痿之機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自佚命曰怡臙之機高誘曰怡至也臙機門

內之位也乘輦于宮中游翔至於臙機故曰務以佚也枚乘引怡臙而為臙痿未詳乘之謬洞

為好奇而改之聲類曰怡詞理切臙渠月切

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陽則痿其陰陽不適之患也高誘

曰臙逆寒疾也痿臙不能行也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呂氏春秋曰靡鼻皓齒鄭衛之音

靡鼻細理弱肌美色也皓齒謂齒如瓠犀也甘鄭國淫僻以其淫僻滅亡故曰伐性之斧也

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食高誘注曰老子云五味實口爽腸故謂之爛

腸之食廣雅曰脆弱也清歲切醲厚之味也今太子膚色靡鼻四支委隨筋骨挺解王逸楚

辭注曰靡細也鼻澤也血脉淫濯手足惰窳淫濯謂過

不能屈伸也血脈淫濯手足惰窳度而且大

也爾雅曰淫過也又曰濯大也郭璞方言注越

曰清懈惰也應劭漢書注曰窳弱也餘乳切越

越

越

越

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女侍前齊姬奉後越絕書曰越王飾美女西施

日越王勾踐竊有天下人之遺西施鄭巴越不敢

當使獻之大王吳王大悅齊姬齊女也毛詩曰

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如淳漢書注曰姬眾妾之總稱也往來游醮縱恣于

曲房隱聞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

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未久而不廢王逸楚辭注曰淹久

也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史記曰扁鵲勃

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得長桑君禁方視病

事見五藏韓子曰扁鵲謂晉栢侯曰君有疾在

腠理猶可陽熨若在骨髓司命不能鑿也栢侯

初不信後病遣召扁鵲鵲逃栢侯遂死又曰巫

咸雖善祝不能自禳也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

賈達國語注曰尚且也

世之君子博見強識禮記曰博聞強識承間語

事變度易意楚辭曰願承閑而自察也常無離側以為羽翼

高誘注呂氏春秋曰羽翼佐也淹沉之樂浩蕩之心遁佚之志

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哉

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言可無用藥石惟可

子問長梧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不欲聞之乎太

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

周禮曰龍門之琴瑟孔安國尚書傳曰龍門山

在河東之西界魯連子曰東方有松樅高千仞

而無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鬱結隆高之貌也說

文曰扶蘇四布也張晏漢書注曰輪菌委曲也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

丈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湍流遡波又澹淡之逆波

之波也澹淡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

搖蕩之貌也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

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感觸也

異鵲感周朝則鵬黃鴉鳴鳴焉爾雅曰鵲鵲鳴

也郭璞黃禮記曰仲冬曷且不鳴鄭玄曰曷且鳥

也郭璞方音注曰鳥似鷄冬無毛晝夜鳴鴉與

鳴音且也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

上鷓鴣哀鳴翔乎其下楚辭曰鷓鴣鳴於

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蘭之絲以為絃論

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鄭玄曰

師摯魯太師也以其工琴謂之琴摯猶京房善

易謂之易京野蘭野蠶之繭也東觀漢記孤子

日光武二年野蠶成繭被山民收為絮孤子

之鈎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古樂府有孤子

注曰鈎帶鈎也梅子新論曰琴隱長四十五分

隱以前長八分列女傳曰魯之母師九子之寡

母也不幸早喪夫獨與九子居倉頡篇曰珥珠

在耳也珥人志切字書曰約亦的字的也都秋切

的琴也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為之歌師堂樂師也

漸兮雉朝飛宋玉笛賦曰麥秀漸兮鳥華向虛

整兮背槁槐說文曰槁與依絕區兮臨迴溪飛

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

行蚊蟻蟻聞之柱喙而不能前周書曰蚊行

蚊行也凡生類之行皆謂之蚊又曰蟻蟻也居

兆切方言曰南楚或謂蟻為蟻爾雅曰蟻蟻蟻

也柱陟羽切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聽之

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牯牛之腴菜以筍蒲說文曰牯以芻草養

幾何物或為樵未詳說文曰腴腹下肥狗之和

肥者毛詩曰其藪維何維筍及蒲也

胃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禮記曰士無故

和羹也鄭玄禮記注曰芼菜也調以菜調和之

也胃與芼古字通山膚未詳楚苗山出禾可以

為食淮南子曰苗山之鉦高誘曰苗山楚山也

安胡未詳一日安胡彫胡也宋玉賦曰為臣

炊彫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禮記曰無搏飯徒

也穿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呂氏春秋曰

劣切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伊尹說湯以

至味又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熊蹯之臠

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

勺藥之醬左氏傳曰宰夫臠熊蹯不熟方言曰

和齊鹹酸薄者之炙鮮鯉之鱠薄者未詳一日

美味也而以為炙也者今人謂之秋黃之蘇白露之茹

者頭毛詩曰包鱉鱸鯉

茹菜之總名也。蘭英之酒酌以滌口。漢書曰百味晉酒布蘭生晉灼曰布

列芬芳若蘭之生。山梁之餐豢豹之胎。論語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鄭玄曰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梁粟杜預左氏傳注曰豢養也音宦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

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殷君陳玉杯象箸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

胎小飯大歡如湯沃雪。說文曰歡飲也昌悅切沃雪言易也家語孔子

曰人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強

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漢書曰趙地鍾岱石北迫近胡寇如淳曰

鍾所在未聞石山險之限在上黨曲陽呂氏春秋曰岱故馬郡宜馬齒至之車未詳或說曰公

羊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君馬齒至也言以齒至馬駕車也戰國策曰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前似飛鳥後類距虛。黃子曰駿馬有晨風黃鵠皆取鳥名馬言

走疾若飛也。范子曰千里馬必有距。稱麥服處。虛呂氏春秋曰距虛鼠而後兔前。

躁中煩外。以稱麥分劑而食馬馬肥故中躁而外煩也王逸楚詞注曰稻梁稱麥掣

黃梁左氏傳慶鄭謂晉侯曰今乘異。羈堅轡附。產將與人易張脉債與外強中也。

易路。易平也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

御秦缺樓季為之右。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越之王良秦之伯樂

尤盡其妙文子曰伯樂相之王良御之史記曰周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秦缺未詳韓子曰

夫獵託車輿之安川六駕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及輕獸今舍車輿則雖樓季之徒

身不勞而及輕獸今舍車輿則雖樓季之徒

身不勞而及輕獸今舍車輿則雖樓季之徒

無時及獸矣許慎淮南子注曰樓季魏侯之弟也此兩人者馬佚能止

之車覆能起之兩人秦缺樓季也家語顏回曰東野之御善則善矣其馬將必

佚於是使射于鎡之重爭千里之逐史記曰田忌數與齊

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有上中下輩於是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

忌然之與射千金及臨質子孫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

與彼下駟既馳三輩而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賈遠國語注曰一鎡二十四兩韓子曰王

子期為趙簡王取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道爭千里之發也

強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

右湖其樂無有景夷臺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荆山在荊州郭璞山海經注曰汝水出魯陽山吏北入淮汝海稱海大言之也

戰國策魯君曰楚王登京臺南望獵山左江右湖其樂之忘死

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無有天下無有

命草木趙岐孟子注曰命名也比物屬事離辭連類禮記孔子

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韓子浮游覽觀乃下置日多言繁稱連類比物也

酒於娛懷之宮娛懷宮名也連廊四注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

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隍池紆曲四注

黃堂為隍隍城池也溷章白鷺孔雀鷦鷯溷章鳥名未詳鷦鷯鷯

鵲翠鬣紫纓鬣首毛也螭龍德牧邕邕群鳴螭龍

德牧並鳥名未詳爾雅曰邕邕鳴聲和也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曾子

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卯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寂寥籌蓼蔓草

芳苓言水清淨之處生籌蓼二草也上林賦曰悠遠常懷寂寥無聲寂與寂音義同也字

書曰藁藜草也文尤切藜音猪毛藜詩傳曰藜水草也力烏切苓古蓮字也女桑河

柳素葉紫莖桑也爾雅曰檉河柳郭璞曰今河旁赤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苗松木詳一曰苗

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梧桐并櫚極望成林張揖上林賦注曰并

櫚樓也衆芳芬鬱亂於五風遁甲開山圖曰女媧下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消滅也息生也林

異色也從容猗靡消息陽陰消滅也息生也林

故或陽或陰也文子曰與陰俱閉與陽迭開消息或為須臾也列坐縱酒蕩樂

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孟子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

哉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劉熙曰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史記曰上召子弟佐酒如

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杜連未詳也滋味雜陳肴糝錯

諛王逸楚詞注練色娛目流聲悅耳埤蒼曰練日諛也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穎

日流也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穎

上林賦注曰激衝激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

急風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淮南子曰揚鄭衛之皓樂此齊民所以淫泆沉湎也許慎曰鄭衛

新聲所出圖也皓樂善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

倡也皓下或有齒字誤

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

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

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

吳娃閭姬傳予之徒皆美女也先施即西施也

曰君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毛廩先施

我徵舒段干傅予皆未詳一日左氏傳曰楚莊

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今納夏姬貪其

色也史記曰夏姬徵舒母也淮南子曰不待脂

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陽文楚之好人也吳娃

已見上文孫卿子曰閭姬子奢莫之媒韋昭漢

書注曰閭姬梁雜裾垂髻目窈心與司馬虎子

王魏嬰之美人招張晏漢書注曰挑嬈也髻所交切

杜若言引流波以自潔雜杜若以為蒙清塵被

蘭澤列子曰穆王為中天之神女賦曰沐蘭澤含

芳嬿服而御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至于房

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強

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驎之馬駕飛軫之輿乘牡

駿之乘廣雅曰馴擾也說文曰騏馬驪文如棊

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能飛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

軫鄭玄曰如今夏服已見子虛賦服即今步义也烏號已見子

虛賦又古考史曰柘樹枝長而勁鳥集之將飛游涉乎雲林周馳乎

蘭澤弭節乎江潯雲林雲夢之林楚辭曰羲和

掩青蘋游清風方言曰掩息也呂氏春秋曰崑

類似涉

而大 陶陽氣蕩春心

薛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陽氣春也神農本草

曰春夏為陽楚辭曰目極千里傷春心王逸曰蕩春心蕩滌也

逐狡獸集輕禽

言射而矢集於輕禽也左氏傳曰楚君親集矢於其目闕子曰矢集於彭城之東並以所止為

也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

巧文子曰無相御之勞而致千里也

恐虎豹憎鷲鳥

爾雅曰逐

馬鳴鑣魚跨麋角

逐馬馳逐之馬鳴鑣鑣也魚跨跨度魚也麋角執

角也履游麇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

陵猶促也說文曰窘迫也

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

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強起游乎

李奇漢書注曰以五校兵出獵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

淫而上幾滿大宅

周書曰民有五氣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氣必見大宅未詳

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

車雷運

鄭玄詩箋曰冥夜也廣雅曰薄至也王逸楚辭注曰運轉也音旋

旌旗

偃蹇羽毛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

觀望之有圻

墨燒田也言逐獸於燒田廣博之所而觀望之有圻慢也墨或為塵

也說文曰圻地圻慢也

純粹牲犧獻之公門

尚書父詩曰乃攘竊

神祇之犧牲孔安國曰色純曰牲體完曰塗太應邵漢書注曰粹淳也毛萇曰獻豨于公

子曰善願復聞之

客曰未既孔安國曰尚書傳曰既盡也於是榛林深澤煙雲

闇莫兕虎並作莫闇貌也說文莫日且冥也毅武孔猛袒裼

身薄左氏傳曰致果為毅毛萇詩傳曰孔甚也

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袒裼暴虎毛萇曰袒裼肉袒也白刃磴磴矛戟交錯莊子孔子曰

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六韜收獲掌功賞賜金

帛鄭玄周禮注曰掌主也掩蘋肆若為牧人席張揖上林賦注曰掩

覆也毛萇詩旨酒嘉肴羞包膾炙以御賓客毛詩

傳曰肆陳也曰旨酒思柔又曰嘉肴腍臠又曰包鱉魚魚鄭

玄曰魚火熟之溲書東方朔曰生肉為膾毛詩賓客也曰以御涌觸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

諾言游獵歡宴忠誠為之必不有悔貞信之色

形于金石毛詩序曰貞信之教興家語孔子曰

之則樂故志誠感之通千金石而况人乎哉高歌陳唱萬歲無斃孔

國尚書傳曰斃厭也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游乎

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累耳然而有

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日月相望與諸侯

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漢書廣陵

國屬吳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

卹然足以駭矣卹然驚恐貌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

者所揚汨者所温汾者所滌汙者爾雅曰駕陵也杜預左氏

傳注曰軼突也蒼頡篇曰擢抽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古沒切温汾轉之貌也爾雅曰譏

汙也郭璞曰謂摩近汙許乞切雖有心畧辭給固未能縷形其

所由然也畧智也縷辭縷也恍兮惚兮聊兮慄兮混汨

汨兮老子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聊慄恐懼之貌忽兮恍兮俶兮儻

兮廣雅曰俶儻卓異也浩瀆濇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

通望乎東海爾雅曰乘執也虹洞乎蒼天極慮乎崖涘

虹洞相連貌也莊子曰出於崖涘毛長詩傳曰涘崖也虹胡洞切流攬無窮歸

神日毋言周流觀覽而窮然後歸神至日所出也春秋內事云日者陽德之毋汨

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方言曰汨疾或

紛紛其流折兮忽繲往而不來言衆浪紛紛其流曲折或錯繆

俱往而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朱汜不迴流

莫離散而發曙兮内存心而自持莫離散謂精神

於是藻檠冑中灑練五不離散也發曙發夕至曙也說文曰曙旦明也

澹澹手足類毛萇詩傳曰檠滌也檠與灑同澹澹猶汰也莊子曰愁其五藏也

濯髮齒澹澹猶洗面也類呼潰切投弃恬怠愉

寫泚濁方言曰愉脫也王逸楚辭注曰泚垢濁也勅顯切分決狐疑發

皇耳目

楚辭曰心猶豫以狐疑謚法曰發明耳目當是之

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超蹇發瞽披壘而

觀望之也

廣雅曰偃曲也郁禹切淮南子曰遺蹇者履然蹇跛不能行也必亦切

况直眇小煩懣醒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

惑不足以言也

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

太子曰善然

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

聞百里

言聲似疾雷而聞百里一也

江水逆流海上潮能

令江水逆流上潮二也

山出內雲日夜不止

山內雲而日夜不止三也

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

小雅曰衍散也其始起說文曰漂浮也

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

說文曰淋淋山下水淋或為汧聲類

曰汧漂也口伶切

其少進也浩浩澆澆如素車白馬帷

蓋之張

浩浩深廣之貌也澆澆高白之貌也帷帳也

其波涌而雲亂

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

高唐賦曰奔揚躡而相擊雲與聲之霈霈雲亂

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

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

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

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

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六雲霓游純馳浩微霧驚忽荒許慎曰馮遲太白河伯也

蜺前後駱驛

賈逵國語注曰純專也浩蜺即素蜺也波濤之勢若素蜺而馳言其

長顛顛印印据据疆疆莘莘將將顛顛印印波

也疆疆相隨之貌据据於切莘莘多貌也將將高貌也莘所中切莘或為莘壁壘重堅

也將將高貌也莘所中切莘或為莘壁壘重堅

也協韻也旬隱凶磕軋盤涌齋原不可當軋盤無垠

也盤磚廣大貌觀其兩傍則滂渤佛鬱闔漠感突

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律當為碑突怒而無

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說文曰隈水

日觸窮力激堆碎郭璞曰沙堆也都迴遇者死

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茲軫谷分或圍蓋地名也

言涯如轉而谷似例也一日涯如草轉也方言

日茨根也謂草之根也一本無茨字許慎淮南

子注曰迴翔青篾街枚檀栢青篾檀栢蓋並地

也街故水無聲也周禮曰街枚氏鄭玄弭節伍

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弭節已見上文史記曰

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毋山王逸楚辭注曰

高厲遠行也越絕書曰闔廬旦食鮓山晝游於

胥毋疑骨母字之誤也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赤岸

名也曹子建表曰南至赤岸山謙之南徐州記

曰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

北激赤岸尤更迅猛然並以赤岸在廣陵而此

文勢似在遠方非廣陵也說文曰篲掃竹也山

怒毛詩曰王奮厥武如震沌沌渾渾狀如奔馬

沌沌渾渾波相隨之貌也孫子兵法曰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越絕書曰王捐子胥於大江

口勇士之勢乃有遺鄙發憤馳騰氣若奔馬沌徒本切渾胡本切混混沌沌聲

如雷鼓混混沌沌波浪之聲也越絕書越王勾踐曰浩浩之水聲音若雷霆沌徒本切

發怒痊杏清升踰蹠言初發怒礙止而涌沸少

蹠也說文曰痊礙止也痊竹栗切痊或為底古字也杜預左氏傳曰底平也埤蒼曰杏釜沸出

者徒荅切如淳漢書注曰蹠超喻也侯波奮振合戰于藉藉之口

楚辭曰陵陽侯之沘濫兮王逸曰陽侯大波也藉藉地名也鳥不及飛魚不

及迴獸不及走高唐賦曰飛鳥未及發紛紛翼翼波

涌雲亂廣雅曰紛紛衆也毛萇詩傳曰翼翼壯健貌也蕩取南山背擊

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言水之勢既蕩南山顛覆然後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合戰

平夷西畔而後澌汨潺湲披揚流灑澌泌澌波相楔也汨乃罷澌汨澌汨水流疾也字書

曰潺湲流貌也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湲湲

湲蒲伏連延沈沈湲湲魚鼈顛倒之貌也蒲伏即葡萄也連延相續貌沈禹牛切

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

郭璞爾雅曰踣前覆也薄北切洄與回同也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

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畧者孔安國論語注

曰方道也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蚘

詹何之倫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何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子牟謂公子也詹子古得道者也淮南子曰雖有

鉤鉞芳餌加以詹何蚘螺之數猶不能與網爭得也高誘曰蚘螺白公時人宋玉集曰宋王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七畧曰蚘子名淵楚人也然三人雖

殊其一人也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

是非家語曰卜商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孔老

覽觀孟子持籌而筮之萬不失一漢書張良曰臣借前箸以

籌之音義曰以籌度之也直流通切史記蒯通曰以此叅之萬不失一老或為左也此亦

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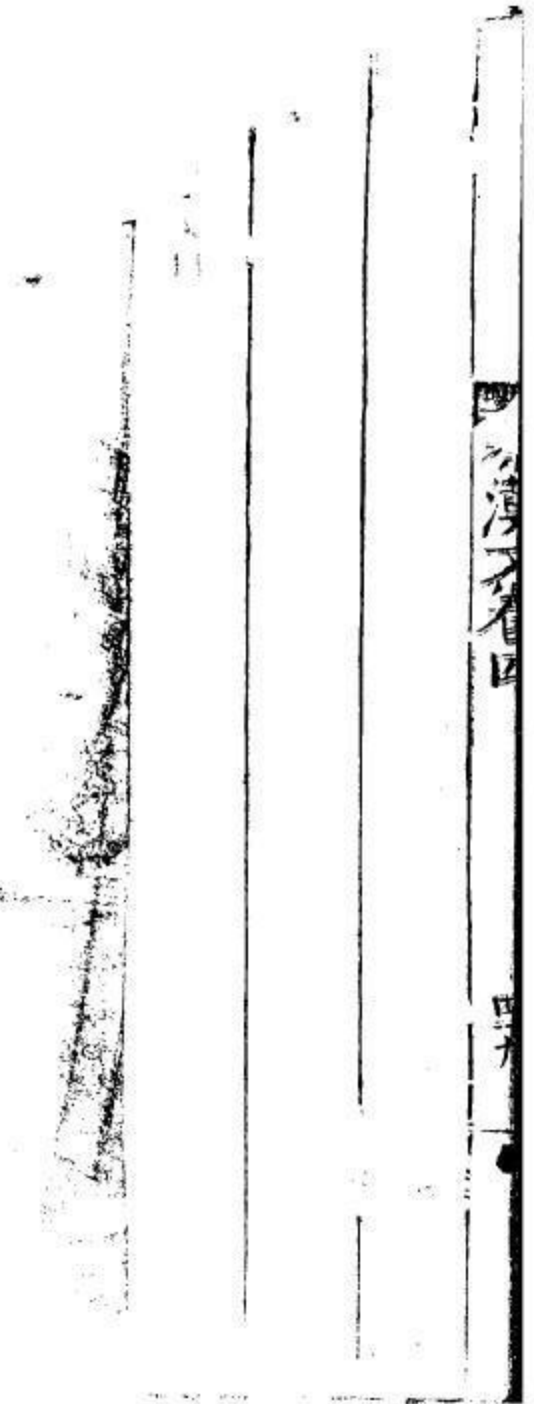
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恣然

汗出霍然病已恣汗貌也莊子曰泚然汗出恣乃顯切霍疾貌也

秦漢文卷之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漢文卷之五

天水胡績宗編次

吳門馬驥黃省曾王寵皇甫冲校



董仲舒

賢良策一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
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
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



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師古曰不譴責也

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師古曰省視也尚不知變

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

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

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此下並同彊勉學

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

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曰

旋旋也詩曰夙夜匪解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也夙早也解讀曰解解怠也

亦同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茂勉也皆彊勉

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

也適往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

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

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

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

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

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師古曰著明也易音弋鼓

反著音竹著反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

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

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
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
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
而所繇者非其道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亦類此是以政日以
什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
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
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
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
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所化故治亂廢

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
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
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
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
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主屋流為烏師古曰今文尚

書秦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日反此蓋受命之符也

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為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報也言周有盛

德復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秦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師古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相近也言修德者不獨空為之而已必有近助也皆積善累

德之效也師古曰糸古累字及至後世淫佚衰微師古曰失

與逸同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

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師古曰畜養

曰中音竹仲反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師古曰畜養

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師古曰畜養

災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

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

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冶以喻造

之生人有似於此也粹純也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

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也草上之風必

偃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偃人之從化若少遇風則偃什也故堯舜行德

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

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

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甄音言延反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

鑄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模範也鎔音容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

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言也綏安也言治國家者安之則競來動之則和

耳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

日謂正月也音之成反正次王王次春師古曰解春秋書春王正月之一句

也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

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蘇林曰卒以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

日謂年首稱春也即上所云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

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

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師古曰與

讀日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虐

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

按春秋謂一元之意師古曰隱公始即位何一不稱一年而言元年也

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

稱元者善之長也故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

正本也師古曰視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

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

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師古

曰奸犯也音干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

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

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

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古曰論語自悲可致此

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

無位故不至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

位操可致之勢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又有能致之資

師古曰資材質也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

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

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

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走音奏不以教化隄防之

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
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勝者其隄防
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
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
化於邑師古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以養老而
行禮焉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
有庠術有序
國有學也漸民以仁摩民以誼師古曰漸謂
浸潤之摩謂
砥礪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
之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
而悉去之師古曰去亦除
也音丘呂反復脩教化而崇起之

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行
也順而行之

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

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

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

先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蘇林曰苟為
簡易之治也

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

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師古
曰濟

也益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

也也

頑抵冒殊扞

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

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孰爛如此之甚者

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

圻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圻漫也所以

一胡反鏗

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

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師古

曰下音

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

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化之方可理也當更

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

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

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

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

而結網

師古曰言

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

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

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師古曰大雅假

樂之

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

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

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

賢良策二

臣聞堯舜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師古曰從音千容反中音竹仲反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如堯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

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師古曰辟讀曰避乃

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

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

盡善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善盡美矣

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

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

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曰謂若鼓方叔播鼗

武少師陽之屬也事在禮樂志天下眊亂萬民不安師古曰眊不明也音

莫報 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

反 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臣

曰皆文 王賢臣 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

即三公也師古曰濱涯也即就 當此之時紂尚

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

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

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師古曰見 繇此觀之

師古曰繇 讀與由同 帝王之條晉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

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師古曰

載孔子之言也武周武王樂也以此之謂也臣

其用兵伐紂故有慙德未盡善也 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

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

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

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師古曰論語

遜順也 固陋也 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

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

自知也孟康曰 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

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

之學長則授諸位

服虔曰在位當知材知自有益於政也應劭曰隨其材之

優劣而授之位也師古曰應說近之謂授之位以試其材也

爵祿以養其德

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

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

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

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

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

師古曰申申申不害也商商鞅也

憎帝王

之道以貪狼為俗

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為貪狼也

非有文德

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

師古曰誅責也為善

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

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之上心

造偽飾詐趣利無耻之好用憯酷之吏

師古曰憯痛也

音千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

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

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耻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以政法教導之以刑裁整

齊之則人苟免而已無耻愧也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

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

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

德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說讀曰悅此太平之致

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

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

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師古曰曾子之書也

曾子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

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

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

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師古曰厲謂勸

勉之也一日砥礪其行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

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於太學太

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

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

也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

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

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

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

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

姓與姦為市

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小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

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

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朱濟皆長吏不

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

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

師古曰訾與資

同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

師古曰非差次也

所謂積日索久也故小材雖索日不離於小官

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

師古曰害猶妨也

是以有司

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

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質亂賢不肖渾

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

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

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

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

之士可得而官使也

師古曰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徧得天下

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

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

德而定位

師古曰錄謂存視也

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

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始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賢良策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師古曰論語載

孔子之言卒終也言始終如一者惟聖人能之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

承學之臣師古曰言轉承師說而學之蓋謙辭也復下明冊以切

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

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

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

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

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師古曰函與建日月風雨

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

道亦溥愛而亡私師古曰溥布德施仁以厚之

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

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

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

也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天人之徵古今之

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

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

師古曰古謂古法也

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今之謂命命

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師古曰施設也陳設其序粲然有文以相接師古曰粲然有貌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師古曰食讀曰飮衣音於既反六畜

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

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師古曰孝經載孔子

之言性生也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

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

處善師古曰處於善道以為安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師古曰循順也

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

為君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

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

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師古曰鉅大也故聖人莫

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師古曰晦與暗同是以堯發於

諸侯師古曰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虜深山孟康曰舜排於歷山非

一日而顯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

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

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師古曰口能盡衆

小則致高大能慎至微則著明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師古曰翼翼恭肅貌

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

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善積而名顯德

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

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積短自幼及壯也

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虐情性察

虐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

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鄉

之應形聲也師古曰鄉讀日響音故桀紂暴謾師古曰謾與慢同

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

如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日在天言終不墜亡也終陵夷而

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

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寔微寔

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

以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

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師古曰復謂反復行之也音扶目反道

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弊非道由失道故有弊

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

行師古曰眊不明也音莫報反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抹溢扶衰

所遭之變然也師古曰抹古救字故孔子曰亡為而治

者其舜虜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

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
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質周上文
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揅謂救其弊也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忠敬與文因循為教立政垂則不遠此也此言百王
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
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
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

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師古曰言政和故不言

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

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

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真嘉道

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師古曰靡散也薄輕也昭明也

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

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師古曰休美也建太平之道也臣

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

師古曰塵與僅同僅少也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

耗師古曰息生也耗也耗音呼到反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

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

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

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

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

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斃而陵夷

若是師古曰安焉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

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與讀皆曰歟詭違也試迹之古返之於

天黨可得見乎師古曰反謂還歸也黨音他朗反夫天亦有所

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

齒傳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傳讀曰附附著也言鳥不四足是所

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

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

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

况人虐此民之所以鬻鬻苦不足也師古曰鬻讀與鬻同

音教教者眾怨愁聲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祿師古曰載亦

日載亦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

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

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蓄讀曰畜務此而亡已

以迫蹙民師古曰蹙音子育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揅謂轉蹙也

也蘇林曰朘音鑄石俗語謂縮朘為朘寢以師古曰孟說是也揅音宣跋音子六反

夫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師古曰羨與

行同音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

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

姦邪不可勝者也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故受祿之家食

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

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

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

魯師古曰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

而茹葵愠而拔其葵師古曰食菜茹音如曰吾已食祿

又奪園夫紅女利虐師古曰紅讀曰工古之賢人君子

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

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

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

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

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也師

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之位人所瞻仰若山之高也節音才結反爾好誼則民

鄉仁而俗善

師古曰爾汝鄉讀曰嚮爾好利則民好邪而

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

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

而效之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

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

意也

師古曰皇皇急速之貌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

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

師古曰此易解卦六

三爻辭也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

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

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

之相魯亡可為者矣

師古曰舍廢也言為君子之行者當如公儀休若廢

其所行則無可為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

通誼也

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者王正月何言

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

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

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

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
息師古曰僻讀曰僻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
所從矣

論限民田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
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
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
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
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潁川澤

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
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
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
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
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
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
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
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
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

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
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司馬相如

上書諫獵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
忌勇期賁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
孟說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
欲殺王子慶忌請要離曰吾嘗以逐馬之江上
而不能及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
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
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

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

漢書音義

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善
曰車塵言清尊之意也

輿不及還轅人不暇

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

株盡為難矣

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
後有楚狐父以道傳羿羿傳逢蒙

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

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

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擻之變

張揖曰銜馬
勒也擻駢馬

口長銜也善曰家語子曰郊之日汎掃清路行
者必止莊子白樂曰我善調馬前有飾擻而後

鞭策而况乎涉豐草騁丘墟

善曰毛詩曰湛湛
露斯在彼豐草呂

氏春秋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善

為丘墟鄭玄禮記注日利猶貪也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

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

竊為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

者避危於無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禍

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

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此言雖小可

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喻巴蜀檄

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
夜郎樊健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
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
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
蒙等因喻告巴蜀
人以非上之意也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

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

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

屈膝請和戰國策張儀曰儀康居西域重譯納

貢稽顙來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

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
里素秋說題辭曰盛德則感越裳重譯禮記孔

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自彼移師東指閩

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弔至也番

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

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太子即南夷之

君西燹犍之長言君者大之也燹蒲常效貢職

不敢墮怠論語撰考識曰穿延頸舉踵喁喁然

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

阻深不能自致鄭玄禮記注曰夫不順者已誅

而為善者未賞呂氏春秋曰先王之法為善故

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即發巴蜀之士各五

百人以奉弊帛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靡有兵

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張揖曰

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

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

燧張揖曰晝舉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張揖曰

燧燧燧

燧燧燧

燧燧燧

燧燧燧

燧燧燧

燧燧燧

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

阻深不能自致鄭玄禮記注曰夫不順者已誅

而為善者未賞呂氏春秋曰先王之法為善故

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即發巴蜀之士各五

百人以奉弊帛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靡有兵

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張揖曰

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

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

燧張揖曰晝舉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張揖曰

燧燧燧

燧燧燧

燧燧燧

燧燧燧

注矢而持之也攝奴頰切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

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

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編列

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

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如淳曰析中分

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位為通侯處列東第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

故曰東第張揖曰列東第在天子下方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士

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

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

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骸血膏潤草骸古

才今奉弊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抵

也亡逃而至於誅也一日逃亡被誅而抵拒於誅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也一日誅者亡不肯受身死無名謚為至愚無名言無善名也謚猶號也耻

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

合誠圖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

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

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

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誠信之使也曉諭

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

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漢書景帝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

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不已親見近縣張

曰檄以示巴蜀城旁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

到亟下縣道亟急也漢書曰道使咸喻陛下之意

無忽

難蜀父老

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

指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

威武紛紜湛恩汪濊韋昭曰湛音沉張揖曰汪濊深貌也善曰汪烏黃切

歲鳥外切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

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駝定

笮存服虔曰冉駝笮叩皆蜀郡西部也應劭曰蜀郡

叩都縣笮今為定笮縣皆屬略斯榆舉苞蒲鄭

越嵩善曰駝蒙江功笮音鑿略斯榆舉苞蒲鄭

曰斯音曳張揖曰斯俞本俞國名也服虔曰苞蒲夷種也結軌還轅東鄉將

報楚辭曰結余軫子西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

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

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應劭

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郡之士通

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

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

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

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孟子曰禹之相

舜歷年多仁者不以德來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

不可乎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棄之也今割齊民以附夷

狄附謂令之親附也齊民已見上文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

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

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雅結左社之人也

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

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

其略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畧矣韋昭曰粗猶畧也祖古切蓋世必有

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

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

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黎民懼也尚書曰黎民

於變時雍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

濫衍溢張揖曰溢溢也郭璞三於解詁曰溢水聲也字林云四寸切古漢書為溢今為

也行非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

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張揖曰疏通也灑沈澹災張揖曰灑

分也韋昭曰灑史紙切蘇林曰澹音談言分其沈溺搖動之災也灑或作澹字書曰斯水索也

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濫切顏師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灑

所宜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

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後膚不

生毛張晏曰躬體也孟康曰腠腠理也韋昭曰腠甘中小毛也蕭葛切郭璞三蒼解詁曰

胝躑也竹施切莊子曰兩祖女浣於白水之上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股無胝脛

不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胼何以至是也胼步千切故休烈顯乎無窮聲

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

齧拘文牽俗應劭曰喔嚙急足之貌也善曰喔音握脩誦習傳當

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鄧展子曰字詁云宏今宏字

創業垂統為萬世規孟子曰君子創故馳騫乎

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已比德於地是貳地也地與已

并天是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小雅云濱涯也本或作賓是以六合之內

分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於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張揖曰為人曰韓魏父子老弱係虜於道路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

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

戾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

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

君鱗集仰流論語比考識曰賜風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風諭以德也二方

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闕沫謂西夷南夷也鱗集相次也

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也張揖曰沫水出蜀西徼外入于江若水出廣平徼外出旄

牛入江沫音妹徼牂牁張揖曰徼塞也以木鑊靈山梁

孫原張揖曰鑊通水道置靈道縣屬越雋辟孫水出登縣南至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

孫水之本作橋梁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

施遠撫長駕

長駕謂所駕者遠

使䟽遯不閉智爽闇昧

得耀乎光明

韋昭曰智梅憤切言䟽遠之國不被壅閉智爽闇昧後得乎光明言

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倉解詁曰智且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旦

也爽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

中外提福不亦康乎

說文曰提安也音支

夫拯民於沈溺

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

天子之急務也

陵夷即陵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

漢書作陵夷至二世

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

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

毛詩序曰

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

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

登三

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

觀者未覩旨聽

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廖廓而羅者猶視乎

藪澤悲夫

樂緯曰鷦鷯狀如鳳皇爾雅曰廖深也空廓廖廖也

於是諸大

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

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

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退

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子夏子

夏乃遷延而退

東方朔

客難

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用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甲以自慰諭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儀張壹當萬乘之主而身

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

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

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禮記

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好善樂道之效明白

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

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

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史記韓信曰臣事項

戰過執意者尚有遺行邪遺行已見同胞之徒無

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音胞胎之胞言親兄弟也東方先生

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

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

權相擒以兵慎子曰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

并為十二國未有雄雄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

真燕趙韓魏秦中春秋孔演謂魯齊宋楚得士者強失士

者亡故說得行焉下諸侯方致力爭競招英雄

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

有倉稟澤及後世子孫長

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

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之君也安如覆杆

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

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言若天下皆運之掌禮

記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遵天之道順地之

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

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

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

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

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文子曰辟悉力

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言上書忤旨使蘇秦

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

侍郎乎應劭漢書注曰掌故傳曰天下無害雖

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

功故曰時異事異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故

日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

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毛詩小雅文也毛萇

日有諸中必見於外也又曰臯澤也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大公體

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乃於文武得信厥說封

於齊七百歲而不絕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

齊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譬若鵲鷦飛且鳴矣毛詩日題

彼鵲鷦載飛載鳴毛萇曰題視也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

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

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長度地有常形君子

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

不愆何恤人之言皆孫卿子文水至清則無魚人至

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黹纒充耳所以

塞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黹纒以黃綿為九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

不急之言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

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救小過舉賢才尚書曰與枉而直之使自得之

人弗求備檢身若不及與枉而直之使自得之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

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

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其宜也揆度其

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趙岐蓋聖人之教化

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

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

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

史記曰勾踐之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

甲辭厚禮以遺吳後欲伐吳勾踐復問蠡蠡曰可矣遂滅之天下和平與義

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

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

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

用李斯計謀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

其謂上曰臣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蕃上曰善

乃說齊齊王曰廣以為然廼說齊齊王曰廣以為然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

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

也子又何恠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

筵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服虔曰筵音管張晏曰蠡鉶也文穎曰筵音

旋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

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

舉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

猶是觀之譬由鼪鼯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

靡耳何功之有如淳曰鼪音精服虔曰鼯音劬李巡爾雅注鼪鼯一名奚鼠應劭風俗通曰按方言豚猪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說文曰靡爛也亡皮切靡與糜同

古字通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囹固不得已

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

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眾賢之

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

集吳地率然輕舉之貌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

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

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呂氏春秋

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鍾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

流議猶餘論也主譽竊為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

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

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

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歎辭也於

音烏戲音呼可談何容易言談說之道夫談者

有悖蒲忽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韓

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佛耳或有悅於目順於

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

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

也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

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

子比干直言於紂子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

利也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

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

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方君之

行無人臣之禮如淳曰漢書注曰果紛然傷於

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鄭玄禮記

也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

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史

曰中滿生蠱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决耳

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二人皆詐偽巧

言利口以進其身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陰

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

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廟崩弛國家

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

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極猶已也故卑身

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喻煦煦喻煦煦喻終無益於主上

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愉愉煦煦和悅之兒也孝經鉤命決

曰驩忻慎懼嘔嘔喻喻煦煦與嘔同音吁將儼然

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

損百姓之害拂與弼同則得於邪主之心曆於衰世

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

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

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弟子者不敢忘

雖退而窮居河齊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

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

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

其仁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至于今稱之如是邪主之行

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

懼敬兒也居具切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捐薦去几自貶

者之事先先生危坐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

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論語曰楚

征接輿歌而過孔子尸子曰箕子骨使遇明王

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

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

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

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

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

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篇為卜曰于渭之陽將

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

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

漁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

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孟子

恩足以本仁祖義戰國策蘇伐說齊王曰褒有

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

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

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

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

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

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

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穆猶

思貌也孫子兵法曰令發之日士寢者涕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

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殆危也

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

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

之用放鄭聲遠佞人論語顏回問焉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

殆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澗以與

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

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

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變得應國無

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

囹圄空虛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

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藪甘露既降朱草萌芽禮記曰天降膏露鄭

玄曰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遠方異俗之人嚮風

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

端若此易見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而君人者莫

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

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

李陵

答蘇武書

子卿足下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告之

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群臣庶士相與言殿勤宣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令德策名清時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孤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策名謂君簡書臣之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小雅曰非名清時謂昭帝之時

分而得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桓子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

謂之幸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絳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

蕭條則心傷矣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

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孝經曰能不參不敏能

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

終日無覩但見異類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王肅曰異類四方

夷狄也韋鞬古豆切毳川芮切幘以禦風雨羶肉酪漿

以充飢渴說文曰鞬臂衣也漢書董君綠幘傳鞬注曰鞬形如射鞬以縛左右手於

事便也毳幘羶帳也鳥孫舉目言笑誰與為歡

胡地玄冰邊土慘裂說文曰慘毒也廣雅曰裂分也但聞悲風

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

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

也傳玄笳聽序曰改葉為聲說文作葭毛詩曰駟駟牧馬吟嘯成群邊聲四

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

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賈逵國語注曰聊賴也上念

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左氏傳楚子曰古者

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身

負國恩為世所悲背恩不報為負恩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子歸

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

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

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戶也即廣之子更成戎狄之族又

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

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七亦切心以自

明勿七粉切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王逸注離騷曰

已矣絕望之辭也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

輒復苟活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背下車衆皆悅之左右之人見陵

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祗

音支令人悲增切怛耳爾雅曰怛憂也方言也怛痛也嗟乎子卿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忽切未盡所懷

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先帝謂武帝也

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

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

紀畧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

詳此亦不云其名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

之外入強胡之域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稱甚美臣瓚按流俗語曰天漢其

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強平聲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

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說文曰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奪

居展切旗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奪旗之士臣瓚按按取曰舉商君書曰戰勝

逐北服虔漢書注曰師敗曰此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張晏漢書注曰驍勇

也若六博之梟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

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成子父陵也不才希

當大任呂氏春秋淳于髡曰臣意謂此時功難

堪矣說文作戡戡勝也此堪是地名今傳俗用匈奴既敗舉國與師

劉兆穀梁注曰舉盡也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

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步馬之勢又

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良切

痛決命爭首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十卒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

持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

陵振臂一呼剗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

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火故切徒空也言空首奮

擊無復甲冑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

士為陵飲血血即淚也燕丹子曰太子獻歃飲淚單于謂陵不可

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敢也

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軍旅候被校尉答之五

十六入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蘭子山漢軍敗

弓矢並進陵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

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

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

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

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祕計始得免毛詩曰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如雨何休公羊

傳曰僅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

謂漢朝執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

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

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

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前與蘇子

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

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

厚恩下顯祖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德也琴操曰重耳將自殺子復隨之昔范蠡不殉會稽

之耻曹沫亡具不死三敗之辱卒子律復勾踐

之讎報魯國之羞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越敗

棲於會稽勾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王王赦越

勾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大會諸侯

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

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

又曰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

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

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桓公與莊公

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

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

甚矣今魯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

魯之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

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

備漢於是族陵家口言陵教單于為兵以

母弟妻子皆伏誅此陵所以仰天推直追心而

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

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趙醢史記曰相

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弃地願令民得

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

有人惡樊噲黨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

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

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

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

應之事覺呂氏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鍾室又

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鄭

逢呂氏從長安來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諾既

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徒蜀自遺患不如誅
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薛公曰
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龜錯受戮周魏見辜錯
信說文曰菹肉醬也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乃
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
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
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寶嬰
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
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曰蚡不敬遂論嬰弃市
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
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
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
不為之痛心哉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賈誼已見鵬鳥賦漢書曰

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為父買
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請廷尉責問曰君侯欲
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
益急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
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
如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
雪耻報功也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
軍徒失貴臣之意剝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

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
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
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
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
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象
愠怒引兵出東道感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
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

忽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刀割剄為切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切巨依死朔北之野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武會匈奴維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維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也漢書曰武留匈奴

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鬢髮盡白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漢書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此天下所希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尚書緯曰天子杜東方青南方赤西方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論語曰道千乘聞子之之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漢書元始元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會佞之類悉

CENTRAL LIBRARY

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滿戮陵母為負德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忠誠能安於死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文墨顯古臣上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

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人謂任軍霍光上官桀等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漢書曰武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老子曰聖人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秦漢文卷之五 終



不列顛文卷五

五

秦漢文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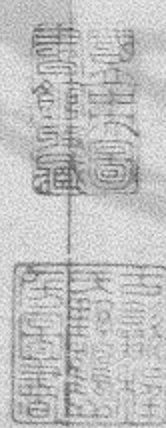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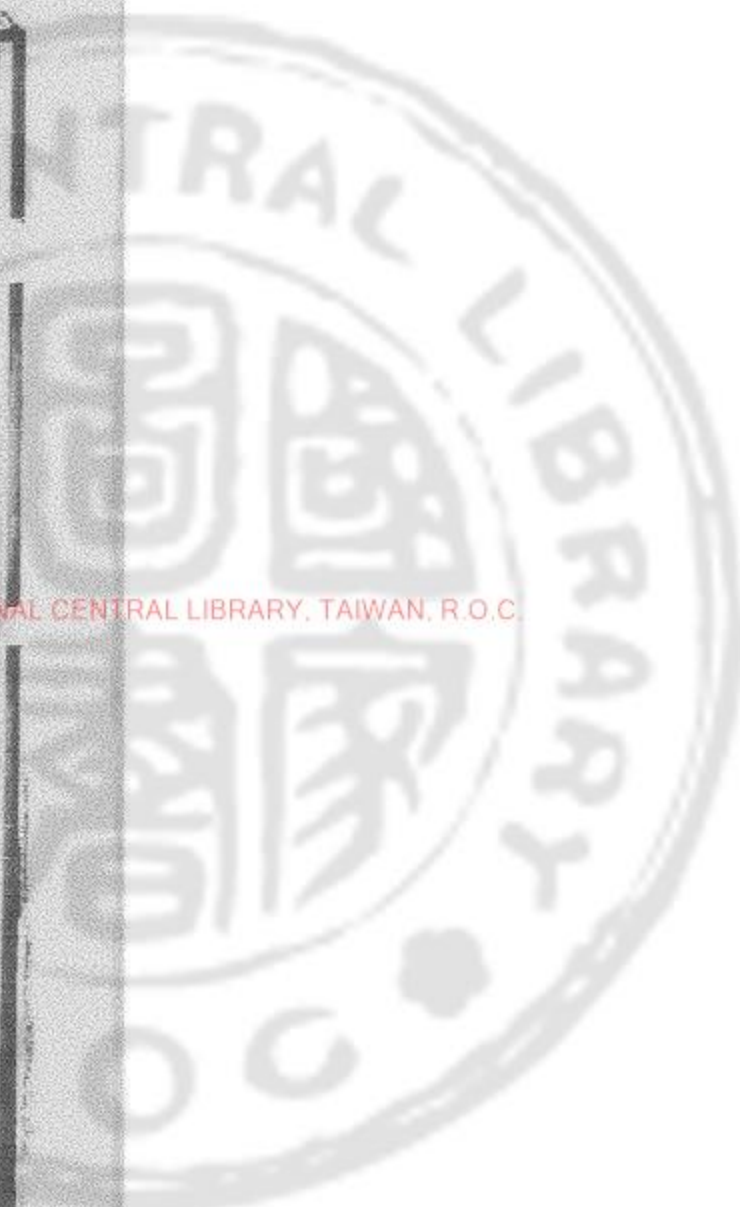
天水胡績宗編次

吳門馬驥黃省曾王寵皇甫冲

司馬子長

報任少卿書

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
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
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
記曰任安榮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
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

之辭也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曩任安字也

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意氣懃懃懇懇

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

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流俗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

之遺風矣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願自以

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言舉動必為人欲益反

損是以獨鬱悒而與誰語鬱悒不通也楚辭諺曰獨鬱結其誰語

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誰聽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春秋曰伯牙善鼓琴意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何則士為知己

者用女為說已者容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若僕太已者用女為悅已者容吾其報知氏矣若僕太

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隋和行若由夷隋隋侯珠也

壁也由許由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

點耳書辭宜答點辱也往與我書書宜會東

應答但有事故不獲答

應答但有事故不獲答

應答但有事故不獲答

應答但有事故不獲答

從上來。又迫賤事。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遷

為中書令任職常知中書時偶有盜賊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視見日淺。

卒卒無須臾之間。文穎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得竭志意。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如淳曰平居時不肯

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僕又薄從上

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善曰難言其死故云不可

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廣雅曰懣悶也楚辭

曰惟煩悶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謂在安恨不見報也

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脩

身者智之符也。符信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

義之表也。耻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立名

者行之極也。凡人能立志者行中之最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

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惜於

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所可惜者唯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以痛者惟傷

心之事而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官刑。醜穢

可為悲也詬音垢。應劭曰詬耻也。說文詬或作詢。

火近切禮記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詬病左氏傳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

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

子適陳

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

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商鞅因

景監見趙良寒心

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五

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見之見秦王也因嬖人

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高謂李同子

參乘袁絲變色

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

參乘袁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與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

鋸餘同載於是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才之人事

上笑下趙談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

出入周衛之中

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僕以為

戴盆何以望天

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

一心營職不暇修人事也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

思竭其不肖之才力

禮記曰某之子不肖應劭風俗通曰生子不似父母

日不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

毛詩曰藹藹多士媚

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

夫語助也論語子曰有是夫

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

太公六韜書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顏師古曰趣所向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

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

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

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顏師古曰徇從也營也

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舊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

風一國之中推而為士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

公家之難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

生司馬子反在此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

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注曰舉猶行也臣瓚以為媒謂通合會之孽謂生其

罪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

有五千言不滿者痛之甚也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胡地出馬

故曰戎馬單于所居之處號曰王庭垂餌音虎口橫挑彊胡仰億

萬之師許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許眾挑茶弔切臣瓚曰挑挑敵求戰也

古謂之致師地地高故曰仰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

半平聲當虜救死扶傷不給顧野王決曰殺過半當言陵軍殺已過半

給也旃裘之君長咸震怖旃裘匈奴所服也故言旃裘之君乃

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漢書曰匈奴至冒頓最强大置

左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

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智然陵切

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

空拳

孟康曰沫音類善曰類古沫字言流血在面如與類也說文曰類洗面也季登聲類

云拳或作卷此言兵日盡沮張空拳以擊耳桓

寬鹽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眾奮空

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

卒向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况三

千萬被堅執銳乎類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

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非手

拳也李哥曰曰

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

拳者彎弓也

時使有來報

史記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

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得

士死力上

甚悅之

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

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

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至主

上慘愴恒

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

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

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

報於漢

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

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

眚魚解眡

之辭言欲廣主上之意又未能

未能

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

遂下於理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

功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為陵遊說下遷腐刑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官也

忠終不能自列禮記子曰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鄭玄曰拳拳捧

持之貌說文因為誣上卒從吏議言衆吏議以為誣上家

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

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

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

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陵降而隤之也顏

師古曰而僕又佥之蠶室如淳曰佥次也皆人相次也人志切今諸

本作茸字蘇林注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故言下蠶室衛宏漢儀以為置蠶官今承諸法

云諸蠶室與罪人從事主天下室者屬少府頌監云茸推也人勇切推置蠶室之中重為

天下觀笑悲夫悲去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

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

功而定封訖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

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

說文曰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之圉人為優社預曰俳優也假令僕伏法受

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螻蟻皆蟲

之微者故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也言

以自喻時人以我之死又不如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

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

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

也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太

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道理

也其次不辱辭令辭謂言辭令謂教令其次詘體受辱體

謂被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謂其次關木索被箠

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捶以杖擊也

皆杖木之名也其次剔毛髮嬰金鉗受辱謂髡也其次毀

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辱刑也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

腐刑真故曰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

勵也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

大夫者天下表萬人法則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

以共承宗廟而安社稷也猛虎在深山百獸

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

也周禮注曰穿地為壘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踰

制約漸積至此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

不可對定計於鮮也臣瓚曰以為患吏刻暴

疾苛吏之辭也文穎曰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

未遇刑自殺為鮮明矣廣雅曰榜擊也園牆獄也周禮曰以圓上

教罷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七良地視徒隸

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

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

桀里史記曰李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文

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地紂乃囚西伯於

李斯相也具于五刑史記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

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

立以詔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漢

書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

令口當三族者皆先劓斬左右趾答殺之梟其

首藟其骨肉於市其謝謗罵詛淮陰王也受械

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因行縣邑

用陳平謀偽遊雲夢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

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免死良狗烹上

淮陰侯陳楚之西界也械謂桎梏也彭越張敖

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史記曰高祖立彭越為梁

梁王囚之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

于敖嗣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

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之

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說敖

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

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入年上從東垣過貫

高等乃璧人栢人娶之置厠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栢人上曰栢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反檻車與詣長絳侯誅諸呂安高下獄曰吾屬為之王不知也

絳侯誅諸呂
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後勃

權傾五伯囚於請室
被囚已見李陵荅蘇武書漢書音義如

魏其大
淳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之鍾下也

將也衣赭衣關三木
禮曰上罪赭衣而搯應劭漢書注曰在手曰桎兩手同械曰拳在足曰桎韋昭曰桎兩手合也

季布為朱家鉗奴
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

朱家鉗奴
漢書曰季布楚

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迺髡鉗布衣褐致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滕公許諾侍問果言如朱家事上乃赦布召見謝拜

灌夫受辱於居室
陰人也為太僕時與衛尉竇甫餘輕重不得徙為燕相及竇嬰失勢兩人相為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夫安敢以為辭請語魏其侯張具將軍旦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灑掃張具自旦侯伺至日中蚡不來夫不擇夫乃自往迎之蚡尚卧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為隙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蚡半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嘻言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

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兒女曹咄囁耳語
紛謂夫曰今日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
地乎夫曰今日斬頭充克何知程李乎乃起蚡
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謝按夫項
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長
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效灌夫罵坐不敬繫於
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
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
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
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恠乎孫子兵法曰治
亂數也勇怯勢
也強弱形也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
至於鞭筆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

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
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
有所不得已也言激於義理者則不
念父母顧妻子也今僕不幸
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
妻子何如哉言已輕妻子
故反問之且勇者不必死節言
勇
烈之人不必死於名言
節也造次自裁耳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言
怯
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不言
勉於死哉言皆勉勵自矜僕雖怯懦欲苟活亦
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孔
安
國曰縲紲墨索也紲
攀也所以拘罪人且夫臧獲婢妾晉灼曰臧
獲敗敵所

破虜為奴諱韋昭曰羗人以婢為妻生子曰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楊海岱淮濟之間屬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由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也論語曰君子疾夫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個儻非常之人稱焉
稱焉廣雅曰儻卓異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曰易文王與紂之事紂又曰作易者其在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宗侯諸古伯於冀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自之紂有不利于紂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易之

仲尼厄而作

春秋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何以自屈原放

逐乃賦離騷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楚

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懷王

使原為憲令原草薹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

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知每

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怒而疎

之平病聽之不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曰國

聽作離騷經孫子臆脚兵法脩列史記曰孫臆與龐

未詳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臆乃陰使人召臆臆至

洵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

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喜容待之於是田忌進孫

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

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贖贖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轎車中主為計謀田忌從之魏果去即

鄆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 **不韋遷蜀世傳**

呂覽 年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父當是時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實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受其厚遇之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八人為著所開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告嫪毐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

戶君何親於秦游解仲父後 **韓非囚秦說難孤**

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 **憤** 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

諫秦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

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

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

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所著書秦因急

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

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

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

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

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韓非欲自

陳不得見秦王後梅之使人赦而非 **詩三百篇**

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 **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為切** 千偽 **作也** 論語曰詩三

秦漢文卷六

十四

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言故述往前行事思今將來人知己之志

乃

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

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空文謂文章也自見已情

僕竊

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

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

則不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

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

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

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

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

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

之其人通邑大都

其人謂與已同志者也

則僕償前辱之

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

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

負累之下未易

可居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

鄉里所戮笑以汚切

鳥卧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

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勝一

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

往

莊子曰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佗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庚桑子

日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
霑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岩穴
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鬻子
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謂之狂惡不改日吾
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今少卿
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力割謬乎
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如淳曰曼美也戰
人飾辯曼辭高生國策蘇秦曰夫從
之節行曼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
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
陋謹再拜

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索

曰孔子多不家稱上古書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
篇篇為詩今亡五百篇六書緯稱孔子求得皇帝玄
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二十篇乃
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
內見亡四十二篇是然虞夏之文可知也索隱
詩書又為缺亡者也然虞夏之文可知也曰尚
書有堯典舜典其大禹謨備言虞夏堯將遜位讓
章讓之事故云堯夏之文可知也

於虞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

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索隱

曰言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故莊子云天下
之大器是也則大器亦可謂之重器

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

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

光者此何以稱焉索隱曰說者謂諸子雜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卞

光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具詳周讓王篇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曰蓋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

也其二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

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

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博考周說許由務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

耳於潁水下隨自後於樹水務光負石自沉於廬水是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

見何哉索隱曰按概是梗概謂略也蓋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概載

見何以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孔子曰伯夷叔齊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

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

而餓死睹音觀軼音逸謂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二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

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

可異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

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

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

孤竹城在遼西今支縣應劭父欲立叔齊及父

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

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

聞西伯善養老蓋往歸焉索隱曰劉氏云蓋

音歸就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

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

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

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

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

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采薇而食之索

曰薇蕨也爾雅云薇檠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

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

非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神農虞夏忽

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神農虞夏敦僕禪讓之趙趙忽久矣終沒矣

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索隱曰于

辭也徂者往也死也言已今日餓死亦是遂餓

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言已觀此

詩之情似是有怨耶又疑其非是怨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

索隱曰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

行如此可謂善人者耶又非善人者耶亦疑也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

空糟糠不厭

索隱曰厭言飫也謂不飫飽糟糠也然顏子一簞食瓢飲未見有糟糠之文

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

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

索隱曰跖與跖同並音之否反盜跖柳下

惠弟見莊子為篇名肝人之肉

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肝非也莊子云跖方

休卒太山之陽暴戾恣睢

索隱曰暴戾謂兇暴而惡戾也鄒誕恣音

資睢音千餘反劉氏恣音如字睢音季反恣睢謂恣行為睢惡之兒也聚黨數千

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

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

於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

盜且聚群吉凶倚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

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

彊志明於治亂嫺

史記索隱曰音閑

於辭令入則與王

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

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

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索隱曰屬音燭

草藁謂割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未定上官大夫見

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

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

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

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

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索隱曰音索乃反一音蕭應劭云離遭也騷憂

也又離騷序云佳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

離別也騷愁也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

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

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

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學

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

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

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

遠其志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

濯淖汙泥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淖音鬧汗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蟬蛻

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

泥而不滓者也徐廣曰皜踈靜之貌索隱曰皜音自若反泥音涅滓音淄又並

如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

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

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

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

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

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

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

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索隱曰丹浙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浙水之

虜楚將屈匄南皆為縣名在弘農所謂丹陽折是也屈匄姓

遂取楚之漢中地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七年秦敗屈匄懷

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

之襲楚至鄧索隱曰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也楚兵懼自秦歸

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

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
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
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
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
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
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索隱曰張儀傳無此語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徐廣曰二十八
年敗唐昧也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
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索隱曰楚

世家雖有此言蓋二人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也

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

後因留懷王徐廣曰三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

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

項襄王立索隱曰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

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

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異幸君

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

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

不肖

索隱曰此以下太史公傷楚懷王之不任賢信讒而不能反國之論也

莫不

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

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

忠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

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

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

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

向秀

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索隱曰向秀字子期晉人注周易

為我心側張璠曰可為惻

然傷道未行也索隱曰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

張璠亦晉人注易也

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索隱曰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有明主及我道而用之天下並受其福故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徐廣曰王明並受其福也足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

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

離騷曰日遷於江南

屈原至

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乃

作漁父之辭懷沙之賦辭曰浩浩沅湘兮分流

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唸恒悲兮未歎

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

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
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
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
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
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
羅也索隱曰地理志長沙有羅縣羅子屈原既
死之後楚有宋玉唐有景差徐廣曰或作慶索隱曰楊子法言及
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景差今作羗是字省之徒
耳又徐裴鄒三家皆無音是如字讀也
考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

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
所滅

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
所殖物類所殄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
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各有宜而
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
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桓寬王充並以衍
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中國名曰赤縣神州
匹夫而熒惑諸侯者也
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

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

也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

故知此裨是小海也且人民禽獸莫得相通者將有裨將裨是小義也

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

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

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

耳索隱曰濫即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謂衍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

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為後代之宗本故云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

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劬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留

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易常聞而從異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

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

趙平原君側行檄席索隱曰按字林云檄音疋結反韋昭音敷茂反張揖

三蒼訓詁云檄拂也謂側行而衣檄如燕昭王

擁彗先驅索隱曰彗帚也謂為之掃地以衣杖擁帚而却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

為敬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

師之作主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其游諸侯見

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

同乎哉索隱曰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衍執詭恠災感

諸侯其見禮重如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

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荅梁惠

王謀欲歸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太

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此豈意有阿世俗苟合

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索隱曰方

圓鑿是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圓孔

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納圓鑿者吾知其

其齟齬而不入也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或曰伊尹

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飭牛車下而繆公用

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黨

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涸牛之

也言衍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

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之甚者矣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

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索隱曰按稷齊之城門也

集于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古著書各著書言

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

亦謂之孫卿子者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

避漢宣帝之諱也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

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

徐廣曰一過髡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

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

雖龍別錄曰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炙

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脂膏過

始五行言天事故云談天也鄒奭脩衍之文飾

若雕龍文劉氏云輶衍字也今按文稱炙輶過

潤輶之物則輶非其衍字明矣田駢之屬皆

已死齊襄王時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

後因以為官故吳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而卿

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

康莊之位而皆為其孫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

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

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

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

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

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

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

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

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

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

以為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

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

劇子之言 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索子曰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

楚有尸子長盧 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俊

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

阿之 蜀索隱曰尸子名佼音絞長盧未詳

吁子焉 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

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

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 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

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拒之公輸子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曰公輸為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為城者為墨了

所術解身上革帶以為城也以牒為械者牒小木扎也械者樓櫓等公輸般之攻械盡者劉氏云械為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也詘音屈謂般技已盡墨守有餘滑釐者墨子弟子之字也

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

狸音

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

有文字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
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也

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索隱

曰張晏云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臣瓚以為重黎氏

是司天地之官然司也音宜曰北正古文作北字非也按國語黎為火正以淳曜敦大光照四海又幽通賦云黎淳燿

於高辛則火正為是也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

使復興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

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重司天而黎

乃顯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

司地是代序天地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

合二氏為一故惣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

然後按彪之序及于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惣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

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當周

史為已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

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

索隱曰司馬夏官卿不掌國自是先代兼為

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

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

有子頹叔帶之難故

奔晉 司馬氏 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索隱

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漢書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後

名夏陽也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

在趙

索隱曰何法盛晉書及司馬氏系本名凱

或在秦其在衛者相

中山

徐廣曰名喜也

在趙者以傳劔論顯服虔曰世善

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劔論兵書也索隱曰服虔云善劔解所以稱傳也蘇林作搏言手搏論而知名也崩贖其後也在秦者

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

因而守之

蘇林曰守郡守也

錯孫靳

徐廣曰一作靳索隱曰錯音七各反

靳音紀

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

與武安君院趙長平君

文頴曰趙孝成時

還而與之俱

賜死杜郵

索隱曰郵音尤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三秦記其地後改為里李也

葬於華池

晉灼曰地名在鄠縣索隱曰晉灼非也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里

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崩贖玄孫

印為武信君將

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号武信君索隱曰按晉譙國司馬無

忌作司馬氏系本云崩贖生昭預昭預生憲憲生印也

而狗朝歌諸侯之

相王王印於殷

索隱曰漢書云項羽封印為殷王

漢之伐楚印

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

索隱曰漢書作毋澤並音

亦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

葬高門

蘇林曰長安北門也瓚曰長安城無高門索隱曰蘇說非也按遷碑高門在夏

陽西北去華池二里

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

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
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
史公立書而已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
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索隱曰公者遷
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然遷雖稱述其父所作
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別衛宏儀注稱上在丞
相上繆矣按百官表又無其官且脩史之官國
家別有著傳則令州縣所上國書皆先上之而
後人不曉誤以為在丞相上耳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
揚何徐廣曰泗州人習道論於黃子徐廣曰儒林傳黃生好黃老之術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
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太傳張晏謂易專
辭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

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

省不省耳索隱曰按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殊塗學或有傳習省察或有不省

之常竊觀陰陽之術大祥徐廣曰一作詳駟按其枝葉也索隱曰漢書作大祥言我觀陰陽之術大詳今此作祥於義為踈而眾忌

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

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

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

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索隱

曰徧音遍徧循言難盡用也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

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

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

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按名家知然

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

合無形贍足萬物索隱曰贍音市豔反漢書作澹古今字異也其為

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

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

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

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

去健也不見可欲使絀聰明索隱曰如淳云不

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

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

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

就中氣也各有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

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

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

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

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

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

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

曰堂高三尺索隱曰自此以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土階三等茅

茨不翦采椽不刮索隱曰韋昭云采椽椽棟也食土簋徐廣曰一

作滯則按服虔曰啜土刑糲梁之石張晏曰一斛粟七斗

米為糲糲曰五斗粟三斗米為糲音刺韋昭曰糲糲也索隱曰服虔云糲倉米也三倉云梁好

粟黎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

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

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

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

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

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

親尊尊之恩絕矣索隱曰按禮親親父為首尊尊君為首也可以行

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

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繚繞服虔曰繚音近叫呼謂煩也如淳曰繚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

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

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

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

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

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

不為物先不為物後韋昭曰因物為制故能為萬物主

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

聖人不朽時變是守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

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

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

謂之窾徐廣曰音款空也駟按李奇曰聲別名也索隱曰款空也申子云款言無成是

也聲者名也以言實不稱名則謂之空空有聲也窾言不聽茲乃不生

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

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

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

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

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

生之具也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體者形也不先定其神而曰

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

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

也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曰遷

定至誦古文尚書劉氏以為左傳及事伏生二十而南游

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

云禹入此穴索隱曰越絕書云禹上茅山大會

計更名曰會稽張勃吳錄云本名苗出一名覆

釜禹會諸侯計闕九疑索隱曰山海經云南方

功改曰會稽蒼梧之丘蒼梧之泉在

營道南其山九峯皆似故曰九疑張晏云九疑

舜葬故闕之尋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處有

之亦搜採遠矣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

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危困鄙薛彭城

徐廣曰嶧音亦縣名有山也鄒音皮鄒鄙薛二

縣屬魯索隱曰鄙本音蕃按田褒魯記云靈帝

未有汝南陳子游為魯相子游太尉陳蕃子也

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改都鄙皮聲相

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魯過梁楚以歸於是遷

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南略邛笮昆明

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是歲天

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

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索隱曰張不得與從事故

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

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與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以今天子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

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

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

按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

封元年三百七十年

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

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

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

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

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

索隱曰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

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紬史記

徐廣曰紬音抽索隱

曰如淳云抽撤舊書故事而汝遂之小顏曰紬謂綴集之也

石室金匱之書

索隱曰按石室金匱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

皆國家藏書之處為太史後五年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

萬靈罔不禋祀禮按韋昭曰告于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是索隱曰虞喜志林云改建於明

堂班之於諸侯諸侯群神之主故曰諸神受紀孟康曰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紀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謂自周公卒

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索隱

曰按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湯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太史公此言略

取於孟子而揚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以為淳氣育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何

異一息是以上皇相次或以萬齡為間而唐堯舜禹比肩並列降及周室聖賢盈朝孔子之沒千載莫嗣安在於千年五百年乎具述有能紹作者蓋記注之志士其豈聖人之論哉

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

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索隱曰漢書讓作讓晉灼云此古讓

字言已當述先人之成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上大夫壺遂曰索隱

曰按遂為詹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服虔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

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

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索隱曰是

索隱曰是

索隱曰是

索隱曰是

CENTRAL LIBRARY

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

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

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按孔子之言見春秋緯

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言謂褒貶是非也空言此文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設褒貶則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事之人臣

有借後篡逆因就此筆而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為將來誡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

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索隱曰公羊傳曰善

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

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

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

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

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

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

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張晏曰春秋萬八十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

也翻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

治公羊春秋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

曰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

便為之說○索隱曰註非也小顏云史遷豈以

公羊之傳為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

春秋卷之六十一

數萬非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

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

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隱曰按

及奔走皆是失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徐

仁義之道本耳曰一云差以毫釐一云繆以千廣

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

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

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

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

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

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

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張晏曰趙盾不知討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

云為臣下所干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

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

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

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

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
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
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
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
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
謙應也否否
不通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
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
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
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

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

如淳曰受天
命清和之氣

正義曰於音烏顏云於歎辭也穆澤流罔極海
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外殊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叩也皆
叩塞門來服從也請來獻見

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
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
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
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
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
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

次其文七年

徐廣曰天漢三年

而大史公遭李陵之禍

幽於縲紲乃喟然而難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

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

約者

索隱曰按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

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

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

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

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正義曰即呂氏春秋也

韓非囚

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

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

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

張

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

麟止猶春秋止于獲麟也○索隱曰服虔云武

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

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

黃帝為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

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百家黃帝其文不雅

純故述黃帝為本紀之首而以自黃帝始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

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

王版以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

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

法也瓚曰茂陵書丞相為工用程數其中言叔
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

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聞出

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索隱曰蓋姓也音古蓋反而賈生

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

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

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

至千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索隱曰案此天官非

周禮冢鈞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事天官且

遷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總稱重黎以重本司

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

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衛宏以為司馬氏

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云予之至於余乎欽念

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

哉欽念哉略以拾遺補執成一家之言厥協六

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

後世聖人君子

西南夷傳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

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

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

北至楛榆名為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

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躋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躋者以楚莊王苗裔也躋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

俗以長之秦時常頽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檄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笮馬僂僂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項羽論

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時賢者舜目益重瞳子尸子曰舜

兩眸子是謂重也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

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

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

魏燕五國並起從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伐秦故云五諸侯

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

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

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

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

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

之罪也豈不謬哉

老子申韓論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

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

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

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

而老子深遠矣

漢孝景

漢興孝文於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

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

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

秦漢文卷六
四六
言之而諸侯以弱漢卒以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李廣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叙秦并天下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其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人秦已而與韓魏謀襲秦秦兵史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

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
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
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
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
地方千里其外侯服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
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
子也今主欲並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
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

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不吏治非李斯使人
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
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
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短
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遂取世監
門子梁大盜趙遂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厲
群臣也王召賈問之賈
答云云廼誅韓非也

叙秦并天下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
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
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

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
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
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人秦已而
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史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
以西巴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
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
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
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
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

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
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
不能制今陛下

蔡邕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

虞謂之陛下者郡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
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

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

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
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
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

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

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云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

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

聞上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

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自今以

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

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

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

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

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

尺為步乘六馬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為符六尺為步

六故以六為名譙周曰步以人足為數非獨秦制然更名河曰德水以為

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

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

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

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

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

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

侯更相諸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
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
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
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
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
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
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
兵應劭曰古者以同爲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鍊金人十
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

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羗中
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
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草臺上林皆
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
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
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二十七
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鷄頭山過回中焉信宮
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夫極自極廟道通
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應劭曰築垣自咸陽

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

道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

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

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

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

主父偃

論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

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

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

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

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師古曰春

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應

殺氣也振整旅衆也獮音先淺反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

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尺流血故聖

王重行之師古曰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

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

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
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
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
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
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和調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
中國甘心匈奴師古曰靡散也音糜其下類也非完計也秦皇
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郅地千里以河
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鹵然後發
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

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
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
粟起於黃睡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
鍾而致一百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師古曰餉亦饋字
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
能相養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
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
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
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

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
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
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萬
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
將係虜單于師古曰覆音芳目反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
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為業天
性固然師古曰來侵邊境而毆略人畜也上自
虞夏殷周固不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不
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

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
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使邊境
之民靡救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
得成其私師古曰佗音徒何反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
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
用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

秦漢文卷之六



力建漢文卷力

三

秦漢文卷之七

天水胡纘宗編次

吳門馬驥黃省曾王寵皇甫冲校

吾丘壽王

議禁民挾弓弩對

武帝時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言十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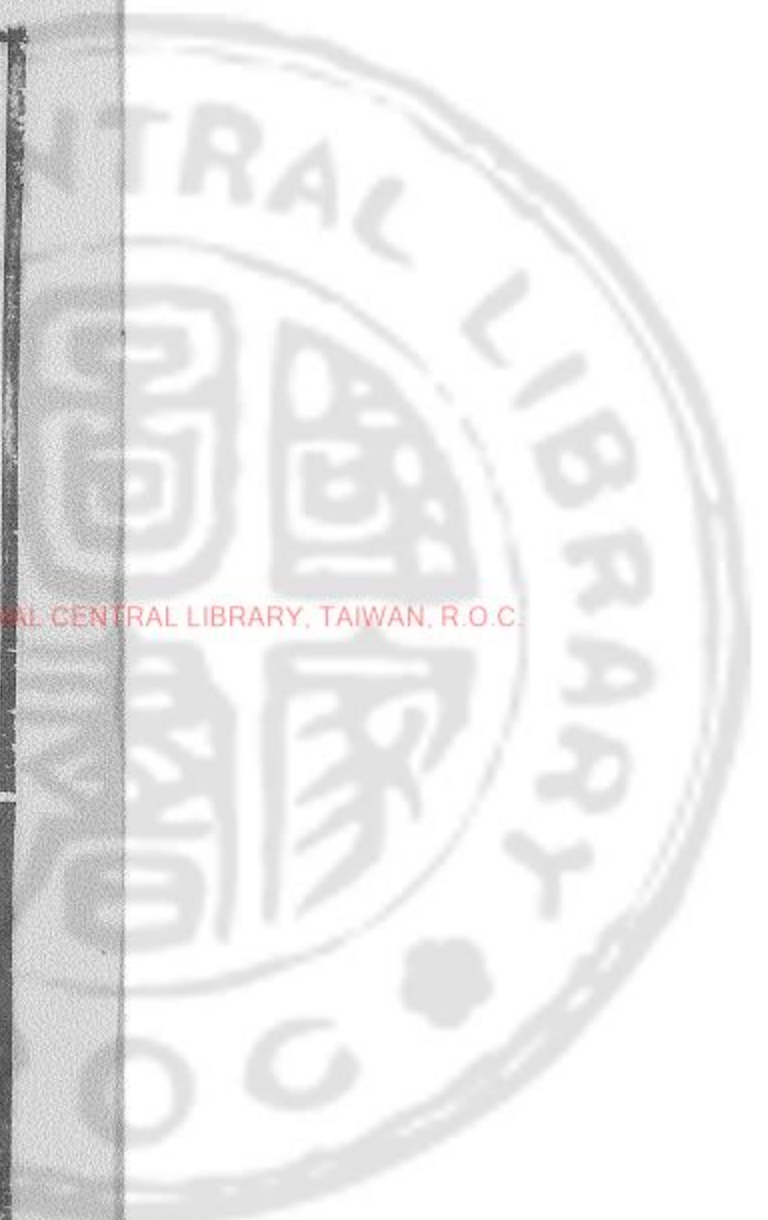
彊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使上下其議壽王對云云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

古師

曰五兵謂矛戟弓劍也

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



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

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

生師古曰抗訛盡也音五官反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

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

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

意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

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耒鉏箠相

撻擊師古曰耒磨田之器也箠馬撻也撻大杖也犯法滋衆盜賊不

勝師古曰滋益也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

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

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

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壽王言此者并以

議公孫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

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

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孔方扞禦之事孔

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

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

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為之天子射

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
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耦也言既舉大侯
矣張弓矢分耦而射則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
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

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

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

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

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是擅賊

威而奪民救也師古曰擅專也竊以為亡益於禁姦而

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

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魏相

諫擊匈奴書

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

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

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

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

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

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
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
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
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
兵師古曰不可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
以兵事動之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
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
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風俗尤薄水旱不時
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

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

曰左右謂近臣乃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遠夷

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牆之內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代顓臾孔子謂

冉有季路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願陛下與

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從

相言乃止按相之論諫

如此所以為真漢相與

路溫舒

上尚德緩刑書元鳳中守廷尉史宣帝

初即位溫舒上書云云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與晉有嬖姬之

難而文公用伯師古曰伯讀曰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

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禍亂

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

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

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

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

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

太平夫變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

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

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

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

帝股肱漢國師古曰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

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

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

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

除文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

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

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

者謂之妖言師古曰過正也音一曷反故盛服先生不用於

世忠良切言皆鬱於曾師古曰鬱積也譽諛之聲日滿

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師古曰熏氣也音勳此乃秦

之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

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

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

復生師古曰絕字書曰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也言

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今治獄吏則

過不濫無罪之人所以崇寬恕也師古曰與驅同深者獲公

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

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

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

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

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

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師古曰視吏治

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

周内之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

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雖咎繇聽之猶以為

死有餘辜師古曰咎繇作士善何則成練者眾

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

極媮一切如淳曰媮苟且不顧國患此世之大

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義不入刻木為吏期

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此皆疾吏

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

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

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師古

鴟也音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

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師

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詬耻也言

山藪之有草木之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

則能受於汙濁人君之善御唯陛下除誹謗以

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

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

之風可興於世求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師古曰與天長
久無窮極也

王褒

聖主得賢臣頌

善曰漢書曰王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

宣布詩褒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

應邵曰不知純絲之

麗密也

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

以爲純絲

服虔曰哈音含煖乾食也

於蓬茨之下

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

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廣雅曰茨覆也

無有游觀廣覽之

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肯

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

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

事孝公竭知謀示清素

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

審已正統而已

服虔曰恭敬也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

五曰公即位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

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

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斲

如淳曰斲斲健作貌

苦骨切

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

斂其鐔

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劍不如一歐冶歐冶即巧冶也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

而問之曰寡人聞吾有干將越有歐冶願謂此
 二人為鐵劍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
 枚一曰于將二曰莫邪郭璞三蒼解詁曰淬作
 刀鑿也淬子妹切鑿工練切說文云鑄劍刃也
 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水斷蛟龍陸剗犀革胡非子曰
 溱薄折兕豹赴深淵斷蛟龍字林
 曰剗截也漢書音義曰剗章充切忽若篲汜塵
 塗如淳曰若以篲掃於汜洒如此則使離婁督
 之處也篲音遂塗路也
 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
 工用相得也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
 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注曰
 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
 般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亂
 也切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

曾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應劭曰馬

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張晏曰齧膝王良執

韞鞞哀附輿張晏曰王良邠無卹也世本云韓

加其精巧也音義或縱騁馳驚忽如影靡過都

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遺風風之疾者也周流

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

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論語曰當暑絺綌

葛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論語曰狐

居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

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一侯切喻受之應劭曰嘔

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

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跡昔周公躬

吐握之勞故有圉空之隆韓詩外傳曰成王封

伯禽於魯周公戒之

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

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緩圉圉空

虛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韓詩外傳

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

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

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

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

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

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况賢

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暮月四方之士

相還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

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桓公九

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呂氏春

主勞於求賢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

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郭璞三

曰悃誠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

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

魯連子曰伊尹

湯得意故尊守舍尉燎子曰太公屠牛朝歌

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

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

孟子曰萬章問曰

於秦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甯戚飯牛已見鄒陽上書及其遇

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

得閔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

朝離蔬釋躄而享膏粱張晏曰與幽也潔狎也辱汗也如淳曰與音郁

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躄躄按躄以繩為屨也國語奕伯請公族大夫晉悼公曰夫膏粱之

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粱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正者也剖符

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

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列龍

興而致雲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

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蟋

蟀俟秋唵蜉蝣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蛉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蟀蟲名世謂之蜻蛉也毛詩傳曰蜉蝣渠畧也又蟲魚疏曰渠畧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

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

天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而利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也詩曰思皇多

士生此王國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皇天也鄭玄曰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

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

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

布列尚書曰厥后惟明明又聚精會神相得益

章雖伯牙操篋鍾逢門子寧烏號猶未足以喻

其意也晉灼曰篋音迭篋之篋二十四鍾各有

曰奏伯牙之篋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號

鍾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鍾也且

漢書多借假或以篋為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

音也孫卿子曰弄逢門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

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孤父以其道傳羿羿

傳達蒙漢書曰黃帝得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

小臣持龍髯拔隨墮黃帝之弓百姓

作室黃帝龍髯號故名其弓曰烏號故聖主必

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

下俱卻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

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春秋保乾圖

曰神明之應

疾於倍風吹鴻毛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

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

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

望得為君之道冀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

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史記泄公曰今

王已出吾責塞尚書大傳遵游自然之勢恬淡

無為之場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休徵自

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尚書曰垂拱

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煦噓吁吸如喬松耿然

絕俗離世哉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益信西王母石室中

乎其以寧也

四子講德論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

布之詩又作傳

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

褒有俊才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

之令德也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徵斯父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

賤焉耻也

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

今夫子閉門距躍

專精趨學有日矣

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

則尺一躍三尺法

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

天地人再躍則涉

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

遁帝堯也

廣雅曰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

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蠅終日經營不

能越階序

說文曰蚊蠅齧人飛蟲也莊子曰蚊蠅嗜膚蚊云切蠅莫衡切爾雅曰

東西牆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文謂之序曰蝨與驥致僕雖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千里而不飛

自達哉文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

公卿之門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

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禮記曰介紹而傳命

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于齊桓氏

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子曰甯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

越石負芻而寤晏嬰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於中

牟賭弊冠皮裘負芻息於途側者晏子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此曰

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晏子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誦乎不知已而伸乎知已吾三年為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而令也見客之意

觀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慎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

以皮慎則見之者皆走易之玄錫則

行者皆止先媼媼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

醜孫卿子曰閭媛子奢莫之媒也媼姆力父是醜之喜也倭傀醜女未詳所見倭於為切傀古

同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
 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
 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
 蒲苴不能以射聲類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苴子弋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連變鶴於青雲故膺騰
 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說文曰擊擊也擊與撇同也正
 設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
 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
 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

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

輓而聽之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為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

曰輓者輅端橫木以縛輓也詠歎中雅轉運中律擘闐緩舒

釋曲折不失節禮記曰擘諧慢易繫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問歌者

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上

相見之禮友焉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贊冬禮文用雉夏用响左頭奉之禮文

既集韓子曰禮有文禮者義之文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

紀人不識寡見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曩從末路望

聽玉音竊動心焉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聲敢問所

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

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

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如淳漢書注曰太上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

德澤洋溢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

三篇之詩以歌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

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論語曰南容三

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

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倉

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

求北犬晨鴈齎行倉唐至曰比藩中山之君再

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比犬嗜晨鴈也即

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

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

對曰詩云鷓鴣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

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

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

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誦召中山君以為嗣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

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禮

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吾所以詠歌之

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

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

之節趨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好惡

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

玉蘊於砥武砥夫凡人視之快焉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

國策曰白骨疑象砥砥類玉張揖漢書注曰砥

砥石之次玉者廣蒼曰快忽忘也快他沒切

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外庸

人視之忽焉精練金也金百練不耗故曰精練

瓜並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巍巍

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論語子曰太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

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言

覆者廣也紛紜衆多之貌也寂寥曠遠之貌也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

宛爾雅曰宛窮也郭璞曰謂窮盡也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

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

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尚書曰迪

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乎孔安國曰迪道也乎信也夫忠賢之臣導

主志承君惠擴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

封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何必歌詠詩賦

可以揚君哉愚竊或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

是何言與論語子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孝經子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

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

如清風列於大雅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

祀文王焉毛詩大雅序曰丞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夫世衰

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

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

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

龐邈眉耆耆之老龐雜也謂眉有白黑雜色咸愛惜朝夕願

濟須臾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

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

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為詩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

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

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樂動聲義文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

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

寸而無億度又曰前識無緣而妄處把握而却

寡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

遠乎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陳丘子見先

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戰國策曰

荆軻見太子太子再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為

多左氏傳曰君子曰漢汗行潦之水杜預曰行

百川歸之而不盈鱮鱮金逃九戩不以為虎

璞曰今泥鱮也鱮似立切鱮且由切郭璞山海

經注曰鱮魚似蛇時闡切毛詩曰九戩之魚鱮

戩魚網也九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

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夷齊

耻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夷齊已夫青蠅不能

穢垂棘乞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鄭玄曰蠅之

荀息請以垂棘之璧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

假道於虞以伐虢

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書以顯至德歌詠

以董其文爾雅曰董正也受命如綵明之如緡禮記曰

綵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甘棠之風可倚

而俟也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二客雖室計沮

擊與議何傷言二客雖於計室塞於議沮敗何傷

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

當仁論語子曰當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

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呂氏春秋

雷則蟄抱乎鼓鏗耕苦鏘羊而介士奮竦左氏傳

援抱而鼓鄭玄周禮注曰介被甲也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

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

生亦勿疑言議前敵之愚以感動之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

德馬融論語註曰繹尋繹也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

德與臣之力也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耶君之力耶

音余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鳥有甘棠之臣

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

人作而蟋蟀俟秋吟浮蟬出以陰易通卦

萬物觀蟋蟀俟秋吟浮蟬出以陰易通卦立

秋蟋蟀鳴蔡邕曰今章句曰蟋蟀蟲也謂之蜻蛚也易曰飛龍在天利見

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溫火就

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

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

就者衆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故千金之裘非一孤

之腋亦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

人之略也楨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

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

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公羊傳曰宋公與楚

人期戰于弘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

難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何三代以上皆有

休曰惜有其王德而無王佐也

師傳五伯以下各自取友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

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齊桓有管鮑

伯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左氏傳曰鮑叔牙奉

隰寧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公子小白又曰齊桓

衛姬之子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佐說苑鄒子曰

曰甯戚叩轅行歌桓公任之以國政論語子曰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晉

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文公有咎犯趙衰危楚取威定霸以尊天子左氏

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頤魏武子

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司空季子胥臣

曰季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曰秦穆有王由

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五殺讓却西戎始開帝緒韓詩外傳曰昔戎將

之得失之要對曰古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

也失國者未嘗不必驕奢也繆公然之於是告

內史王廖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

人也將柰之何王廖曰君其遺之女樂以淫其

志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其女樂二

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繆公聞

百里奚故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殺羊皮贖

之楚人許予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

田余謀伐戎王并國十二遂霸西戎春秋

秋保乾圖曰五帝異緒宋衷曰緒業也楚莊有

叔孫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韓詩外傳曰沈

於莊王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左氏傳曰楚

子圍鄭子反將右晉師救鄭及楚師戰于郟晉

師敗績郟句踐有種蠡濞庸尅滅疆吳雪會稽

步必切

之恥

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漂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又曰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

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

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各

過桓公而政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房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謂李克口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翟璜也成魏文侯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敬之過其廬而執素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止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疆齊困閔於莒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

王怨齊於是詘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使於燕燕昭王以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菑齊湣王走保於莒潛與閔同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

尚若此而况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羽翼輔佐也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

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

足攘也

毛萇詩傳曰攘除也

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

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

俊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叢雜並至

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

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條猶理也漢書音義

曰暢通也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

咸潔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

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

士文王所以寧也濟濟多士已見上文若乃美政所施洪

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

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漢書宣紀曰律

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不廉平則

減膳食卑宮觀宣紀曰郡國宮觀勿復修理省田

官損諸苑

宣紀曰池籟未御踈徃役振乏困宣紀

曰踈人還歸勿筭徃事恤民災害不違遊宴宣紀

又曰遣使者振貸乏困閱耄老之逢辜憐穰經之服

曰今天下領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事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雷

勿坐又曰百姓遭穰經凶災而吏繇事傷孝惻

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宣紀曰今繫

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之又曰自今恩及飛鳥

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尸子

之德及鳥獸矣莊子曰至德愷悌君子民之父

母豈不然哉

毛詩大雅文

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

三王皆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

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大理峻

法

廣雅曰削急也謂嚴急也峻與峭同

處位而任政皆短於仁義

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

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

謂之殘

其所臨蒞莫不肌慄骨伏吹毛求疵並施

蠶毒百姓征徭無所措其手足

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

毛而求小疵不灑垢而察難知方言曰征徭惶

遽也論語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公

切章容 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鷄者不畜狸

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

文子曰乳大噬虎伏鷄搏狸又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况牧民

乎又曰木林生蠹還自食人生事因自賊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

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

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

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

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咸亨

神光曜暉洪洞朗天

宣紀曰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

鳳凰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

宣紀曰鳳

凰集魯羣鳥從之尚書曰鳳凰來儀爾雅曰翼翼恭也邕邕和也又曰邕邕者聲和也山海經

曰鳳首神雀仍集麒麟自至宣紀神雀仍集九真獻奇獸甘

露滋液嘉禾櫛比宣紀曰甘露降未央宮又曰嘉穀玄稷降于郡國大

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

哉尚書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

周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

尚書璇璣鈴曰武王得兵鈴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入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視魚無足

翼從欲紂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周公受秬鬯未詳鄭玄詩

如魚乃誅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

箋曰鬼方遠方也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

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

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

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什也文學夫子曰天

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

之最強者也毛詩曰因時百蠻天性憍蹇習俗桀暴左

傳曰彼皆偃蹇杜預曰偃蹇驕傲也賤老貴壯氣力相高史記曰匈奴貴

壯健賤老弱也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為生業習戰攻

以侵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史記曰匈奴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也

逐水隨畜都無常處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鳥集

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

弓矢鞍馬播種則扞絃掌拊禮記曰左佩決扞鄭玄曰扞拾也言

所以拾弦也何旦切鄭玄禮記注曰拊弓把也音夫收秋則奔狐馳兔獲

刈則顛倒殪伊史記曰匈奴射追之則奔遁

釋之則為寇史記曰匈奴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是以三王不

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杞士屢犯芻蕘詩人所

歌自古患之毛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駸駸載是常服獫狁孔熾我是用

急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

于稱臣而朝賀宣紀曰日逐王先賢揮將人眾來降鄭氏曰揮音纏束之纏又

曰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

蒲結計沮顏樵齒臬矚閑剪髮黥首文身裸方

袒徒之國編結即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辮髮削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

曰刁刻其面蓋沮顏也樵齒未詳又曰人宛深目多鬚蓋臬矚也黥首蓋雕頭也山海經曰雕

題國在鬱林南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

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孔安國尚書傳曰鴻大也鴻與

洪古字通毛萇詩傳曰均平也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毛詩曰鴛鴦在深戢

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于

淵是以刺史感懣莫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黥淺

不能究識

黠不明也鳥感切

敬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

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

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終日

仰嘆怡懌而悅服

趙充國

上屯田奏一

上賜書以十二月擊先零羗時羗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

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印懼使客

陳充國云云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云云○

餘已

見前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

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

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

斛芟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

師古曰芟乾芻也藁禾稈

也石百二十斤稈音工旱反

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

卒有不虞之變

師古曰卒讀曰猝

相因並起為明主憂

誠非素定廟勝之冊

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

且羗虜

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按以為擊之不

便計度臨羗東至浩疊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羗虜故田及

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

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

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

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

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

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木而

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

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畷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

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畷字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

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

馬二百匹也伉音口浪反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

畜省大費師古曰畜讀曰蓄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

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師古曰簿音步戶反

唯陛下裁許

上屯田奏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

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蠻夷

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

威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

師古曰薦稠草愁

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

罷兵

鄧展曰般音班班還也

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以

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羗

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

七十輩

如淳曰羗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羗受充國之言歸相

告喻也羗虜即羗賤耳無豫於胡也

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

條不出兵畱田便且十二事步兵九校

師古曰一部為

一校吏士萬人畱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

並行一也又因排打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

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

羗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

師古曰並且具也讀如本字又音

步浪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歲

師古曰度音六合反

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隄

漕穀至臨羗以眎羗虜

師古曰眎亦示字

揚威武傳世

折衝之具五也以間暇時下所伐材

師古曰間讀曰閒

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

師古曰言

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

疾疫瘰癧之患

師古曰離遭也墮謂因寒瘰而墮指者也

坐得必勝

之道七也言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

威武之意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

師古曰間謂軍

之間隙者也

天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

漢度曰比豆心種在河西之

也河南使生言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

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

師古曰信讀曰申

從枕席

上過師十一也

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

大費既省

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

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

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上屯田奏三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

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

曲相保為塹壘木樵

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音才消反

校聯不絕

如淳曰藩校相連也師古曰此校謂用才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

荷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廐成校蓋用關械闌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才囚也亦

謂以木相貫連闌禽獸也今便兵弩飭鬪具師古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

日便利也飭整也具字從力

逢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

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

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

之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

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

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

其累重還歸故地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力端反重音直用反是

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

師古曰各於其處自

瓦解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

民其原未可卒禁

師古曰卒讀曰猝

臣聞戰不必勝不

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誠令兵出雖不能

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

師古

日會讀

即今同是

師古曰俱不能止小寇盜

而釋坐勝之道

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散師古曰罷讀曰

疲師古曰視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讀曰示又

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

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

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師古曰澹古瞻

子瞻給也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

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師古曰諭曉告之鄉

讀曰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

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

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

媮得避嫌之便師古曰媮苟且也嫌亦嫌字而亡後咎餘責

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

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師古曰言不早殄滅賊也罪當萬

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師古曰數音所

角反其下亦同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

陳愚唯陛下省察

楊惲

報孫會宗書

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師古曰底致也音之履反幸賴先

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

任卒與禍會師古曰卒亦終也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

督以所不及師古曰蒙督視也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

不深惟其終始師古曰惟思也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

曰猥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師古曰逆足下之意

指而自文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師古曰

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季路侍故敢略陳其愚唯

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

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

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

羣僚同心并力倍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

餐之責久矣師古曰素空也不懷祿貪勢不能

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身幽北闕

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師古

曰塞補也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

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

全軀說以忘罪師古曰說讀曰悅竊自思念過已大矣

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

勦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師古曰充縣官之賦歛也不

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

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師古曰父至親君至尊送其終也

有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也臣之

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魚羔

斗酒自勞師古曰魚毛炙肉也即今所謂鱖也

反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

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

之以節歌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而呼烏烏師古曰李斯上書

搏髀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之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也其詩曰田彼南山

蕪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

富貴何時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項百畝

以喻百官也言豆者真實之物當在困倉零落

在野喻已見放棄也箕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諛

諛也師古曰箕豆莖也音基須待也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裏低叩

古衣袖字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

也師古曰自謂為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遂什一

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

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

師古曰栗凍縮也

雖雅知憚者

猶隨風而靡

師古曰言逐衆議皆相毀也

尚何稱譽之有董

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

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師古曰引董仲舒之辭也仲舒傳作皇皇也

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師古

曰論語載孔子之辭憚又引之為音于偽反

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

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與段干木

田子方之遺風

應劭曰段干木田子方魏賢人也

漂然皆有節

槩知去就之分

師古曰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漂音匹遙反槩音工代反分音

扶問反

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

昆戎舊壤

文頴曰昆夷之地也

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

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

師古曰言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

生謂子為達道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同者也

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

毋多談

師古曰旃之也言子當自勉厲以立功名不須多與我言也

向

條災異封事

本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初即位蕭望之周堪皆領

尚書事甚見尊任二人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

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

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
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恭顯所詰堪
向卜獄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昂
卷舌問上感語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
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
中郎冬也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
皆倒日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外戚上
變事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大盛
也前弘恭奏望之等獄地大震恭移病
出後復死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
始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
善之罰進中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
則太平之門開矣異之器塞矣書奏恭
顯疑更生所為言請考恭顯許史恭
建更生繫獄生免為哀人望之亦坐使
子上書恭顯白今能望之自天子
甚惶惶之不遑司堪為光祿勳堪子
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太是信任恭顯

禪之數諸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
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云云○
時元光元年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
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師古曰欲

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眚師古曰眚猶不忘君惓惓之義

也師古曰眚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相廣五

也寸二相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眚六
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矣况重以骨肉之親師古曰重又

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

恩未報師古曰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

死無所恨師古曰持請引而臣聞受命九官師古曰

日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伊尹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

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

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師古曰韶樂名與簫管之屬其備也

而百獸相率來師古曰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

開基西郊師古曰文王雜退衆賢罔不肅和

之貌師古曰雜退衆賢罔不肅和之貌退音大合反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

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師古曰

祀文王清廟之詩也於歎辭也穆美也肅敬也

雍和也顯明也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清

靜之化敬而且和光明薰見故濟濟之當此之

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

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

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禘

助也辟百辟也公諸侯也言有此賓客以和而

來至止而敬者乃助正祭之人百辟與諸侯且言四方皆以和

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福穰

穰師古曰此執競之篇祀武王又曰飴我釐麩

師古曰此思文之篇以后稷配天之詩也飴遺也言天遺此物也飴讀與貽同也釐音立之反

又讀與來同麩音牟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

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之和轉相非怨

師古曰厲王夷王之子厲王生宣王宣王生幽王詩人疾而憂之曰民

之無良相怨一方師古曰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良善也言人各

為不善其意乖離而相怨也衆小在位而從邪

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

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

依師古曰此小雅小旻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卿士歛歛然患其上訛訛然不供職各失

臣節甚可哀痛而謀之善者則皆違之不善之謀依而施用所以為刺也歛音翕訛音紫君

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師古曰撓屈也不為衆

反勉疆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

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螫螫師古曰此

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幽王之詩也密勿猶黽勉從事也螫螫衆聲也言已黽勉行事不敢自陳

勞苦實無罪辜而被讒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

無光師古曰薄迫也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

之亦孔之醜師古曰自此以下至百川沸騰皆

之十月夏之八月朔日在辛卯日月交會而日

見蝕陰侵於陽辛金日也卯木辰也以卯侵金

則臣侵君又曰彼月而徵此日而徵今此下民

故甚惡之亦孔之哀師古曰微虧微也言彼月者當有虧

耳而今此日乃復微也言君臣失道是為災異故

政不用其良師古曰鞠告也言日月不用其常

無政理不能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

騰山川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

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憖莫懲師古曰沸

涌出也騰

乘也冢山頂也卒盡也胡何也憖曾也懲艾也

言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頂隆高而盡崩壞陵

谷易處尊卑失序咎異大矣誠意畏懼哀

哉今人何為曾莫創艾也惜音千感反霜降

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

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眾大也張

晏日正月夏之四月也純陽用事而反多霜急恒

寒苦之災也師古曰此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

之詩也四月正陽之月故謂之正月繁霜也訛

偽也孔甚也將大也此言王政乖舛陽月多霜

害於生物故已心為憂傷而眾庶之人共此皆

為偽言以是為非排斥賢俊禍甚大也此皆

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師古曰賢人在下

位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

彘師古曰厲王無道下不堪命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彘彘晉地今晉州北未安縣是也幽王見殺師古曰為犬戎所攻殺幽王于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至

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師古曰平王之子周

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張晏曰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

日奔也師古曰祭音側介反原而春秋為諱不

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

專恣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公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

尹氏何貶也易為貶譏繼卿繼卿非禮也又詩小雅節南山云尹氏大師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也刺之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師古曰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

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

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日食三十六師

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日食三十六師

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月二十五日壬辰朔十

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一年九月庚

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上

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

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

六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

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

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

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

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

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二十
 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
 二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二十一年十一月辛
 亥朔十五年八月庚地地震五月師古曰謂文九年九
 辰朔凡三十六也
 八月甲子昭十九年五月巳卯三十三山陵崩
 月乙未哀三年四月甲午凡五也
 八月師古曰謂僖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崩成
 池二五年夏梁山崩凡二也池下頽也音丈尔
 反彗星三見師古曰謂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
 於大辰哀十三年冬十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
 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如雨一師古曰事在莊七火災十四師古曰桓
 八月壬申御廩災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僖二十
 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成三年二月中子新宮災

襄九年春宋災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昭九年
 夏四月陳災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雒門及兩觀災哀三年五
 月辛卯桓公僖宮災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凡
 十四也
 長狄入三國師古曰謂春秋文十一年經
 也狄于鹹公羊傳曰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
 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之齊榮如之魯喬
 如之晉焚如長狄鄭瞞之
 種鄭音搜瞞音未安反
 五石隕墜六鵙退飛
 多麋有蜮蜚鸛鵠來巢者皆一見師古曰謂僖
 十六年正月
 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五月是月六鵙退飛過宋都莊
 十七年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秋有
 蜚昭二十五年夏有鸛鵠來巢蜮短尾狐也鵙
 水鳥也蜚負蟻也鵙音五歷反蜮音域蜚音扶
 味反鸛音欲書冥晦師古曰僖十五年九月巳卯
 劬鵠音欲書冥晦晦震夷伯之廟穀梁傳曰晦

雨木冰 師古曰事在成十六年正月雨木冰也今俗呼為

李梅冬實 七月霜降草木不死 師而曰

三年經書冬墮霜不殺草李梅實未知在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冬實又云七月霜降草木不死

與今春秋不同 八月殺菽 師古曰謂定公元年未見義所出

十月菽謂豆也 大雨雹 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九年

月菽謂豆也 大雨雹 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九年

具反 雨雪霰失序相乘 師古曰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莊六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皆是也 霰古雷字也 霰雷之急者也音大

反 水旱饑 蝗蝻蠶午並起 如淳曰蠶午猶雜

元年秋大水十三年夏大水莊七年秋大水十一年秋宋大水二十四年秋大水二十五年秋

大旱宣十年冬饑十五年冬蝗生饑襄二十四年冬大饑桓五年秋蝻僖十五年八月蝻文三

年秋蝻於宋八年冬蝻宣六年八月蝻文三

年秋蝻十五年秋蝻襄七年八月蝻哀十二年十

二月蝻十三年九月蝻十二月蝻隱五年九月

蝻八年九月蝻莊六年秋蝻皆是也 蝻即螟也

也 蝻音終 螟音真 實是時禍亂輒應 弒君三十

六 師古曰謂隱公四年衛州吁殺其君完十一

年羽父使賊殺公于寫氏桓二年宋督弒其

君與夷七年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十七年

鄭高渠彌殺昭公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子三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十四年傳瑕弒其君鄭

仲使卜 齧賊公子武闔僖十年晉里克弒其君

商臣弒其君頤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弒其君
商人魯襄仲殺子惡莒弒其君庶其宣二年晉
趙盾弒其君夷臯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成十八年晉弒其
君州蒲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二十五
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
剽二十九年閻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太子般
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元年
楚公子圍問王疾縊而弒之十三年楚公子比
弒其君虔于乾谿十九年許太子止弒其君買
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弒其君比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乞弒
其君荼十年齊人弒悼公凡三十六
二師古曰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大
去其國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十
四年楚子滅息十六年楚滅鄧閔元年晉滅耿
滅霍滅魏僖五年楚滅弦晉滅虢滅虞十二年

楚人滅黃十七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梁二
十五年衛侯毀滅邢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三十
二年秦滅滑文四年楚滅江五年楚人滅大滅
蓼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宣八年楚人滅
舒蓼九年取根牟十三年楚人滅蕭十五年晉
師滅赤狄路氏成六年取鄆十七年楚滅舒庸
襄六年莒人滅鄆齊侯滅萊十年諸侯滅偃陽
十三年取郟二十五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楚子
滅賴十二年晉滅肥十六年楚子取戎蠻氏十
七年晉滅陸渾戎二十一年晉滅鼓三十年吳
滅徐定四年蔡滅沈五年楚滅唐六年鄭滅許
十四年楚人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哀八年宋
公滅曹又邾滅須句楚滅謹晉諸侯奔走不得
滅焦楊楚滅道房申凡五十二

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

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

四年衛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周室
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與來奔之類是也

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

師古曰貿戎地名也春秋公羊經成元年秋王

師敗績于貿戎傳曰孰敗之蓋晉之敗也貿音莫侯反

伐其郊

師古曰郊周邑也昭

二十三年正月經書晉人圍郊也

鄭傷桓王

應劭曰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

王中肩師古曰

戎執其使

師古曰隱七年冬經書天王使凡伯來聘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

師古

曰春秋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出奔齊穀梁傳曰天子召而不往也

五大夫爭權

三君更立莫能正理

應劭曰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召

莊公此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為三君也更音工衛反

遂至陵

夷不能復興

師古曰陵夷謂卑替也解在成紀及異姓諸侯王表也

由此

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多

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

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

今賢不肖渾殺

師古曰言雜亂也渾音胡本反其下亦同

白黑不分

邪正雜糅忠讒並進

師古曰糅和也音汝救反章交公車人

滿北軍

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

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朝臣舛

之楊憚上書遂幽北闕北闕公車所在

朝臣舛

午膠戾乖刺

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午音五故反刺音來各反更相

讒愬轉相是非

師古曰更音江衡反傳授增加文書紛糾

前後錯謬毀譽渾亂師古曰言各任私情不得其實所以營或

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師古曰言其誣罔天子也營謂回繞之

分曹為黨徃徃群朋師古曰曹輩也將同心以陷正臣

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

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

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師古曰言其相

次如魚鱗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師古曰輻湊言如車輻之歸於

也也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師古曰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

則忠賢被斥日以乖離也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

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

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

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師古曰卻音丘畧反初元以

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

日者也師古曰稠多也音直流反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

救猶不能解紛師古曰紛亂也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

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

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

人退而善政還師古曰還謂收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

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師古曰枉曲也

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

泰師古曰否音皮鄙反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

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

也詩又云雨雪麀麀見覘聿消師古曰此小雅角弓篇刺幽王

好讒佞之詩也麀麀盛也見無雲也覘日氣也聿辭也言雨雪之盛麀麀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賢者升用而小人誅滅矣麀音彼驕反覘

音乃見反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

堯朝師古曰鯀崇伯之名即檮杌也共工少皞氏之後即窮奇也驩兜帝鴻氏之後即渾敦也鯀音工本反驩音火官反檮音徒高反杌音九渾音胡本反敦音徒本反周公與

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

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

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

季孟借仕於魯師古曰季孟謂季孫子孟孫皆桓公之後代執國權而卑宮室也

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師古曰叔孫者叔孫通也定公始皇

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

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

不信任

不信任

不信任

不信任

不信任

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師古曰此邱柏

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可移轉已志貞確執德不傾過於石也言守善篤也

易曰渙汗其大號師古曰此易渙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渙然大發號令如

汗之出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

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師古曰踰用賢未能

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師古曰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

位歷年而如淳曰二府丞相御史故出令

則如反汗也師古曰譎古諂字故出令

實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

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

飾文字巧言醜詆師古曰詆毀也流言飛文譁

於民間師古曰譁誰也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

羣小師古曰此廊相舟言仁而不遇之詩小人

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

不為朋黨師古曰事具見論語更音工衡反禹稷與臯陶傅相

汲引不為比周師古曰事見尚書何則忠於為

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

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師古曰此乾卦九五象辭也言

九五象辭也言

聖王正位臨御萬方則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賢人君子皆來見也

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鄭氏曰彙音謂彙類也茹牽引也

喻君有素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師古曰此泰卦初九爻之辭征行也茹音汝據反

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

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

交戟之內師古曰交戟謂宿衛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

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

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

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

舜有四放之謂師古曰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

于羽山也而孔子有兩觀之誅應劭曰少正卯姦人

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

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

誅師古曰尋其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

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師古曰歷

謂歷觀之原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

世之變師古曰省視也揆度也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

之聚師古曰險言日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

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

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

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林木也誠見陰陽不

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

二條其所以師古曰以由也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

上

上

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

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師古曰操執也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應劭音十高反伯范中行魏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

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

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

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師古曰佾列也

也八人一佾八佾六十四人也雍並專國政卒

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師古曰筦與管同濁亂王

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解並在五行志

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

曰言其惡大甚也原文曰今經文不見殺王子克但有立王子朝春秋舉成敗

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

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福臣下為之則致凶害也

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李奇曰卿當為

政而反大夫為政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即卿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論語孔

子曰祿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三桓之子孫微矣秦昭王舅穰

侯及涇陽葉陽君鄭氏曰昔昭王母之弟也師古曰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

音其弟也葉音式涉反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

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

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

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鄭氏曰望夷秦宮名也應劭曰秦二世齋

於望夷之宮閹樂以兵殺二世也師古曰博物志云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臨涇水作之

以望北夷此說非也胡夾葬於宜春苑死不在渭北也仲馮曰師古但舉胡夾葬處不知望夷

所在也且何以知望夷之不在渭北邪二世以涇為宗齋而欲祠涇則宜在渭北矣然夷云者

也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

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

之位師古曰席猶因也言若人之坐於席也兼南北軍之眾擁梁

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

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

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三十三人青紫

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師古曰言在席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

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

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曰寄託也內為汙私

之行而外託治公之道也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

重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

師古曰言為其僚吏者皆居顯要之職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

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

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

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

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師古曰示宗室親近

而反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師古曰呂后霍后二家皆坐僭擅誅滅故

為王氏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

據重宗族磐互師古曰盤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

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

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

也師古曰皇甫周卿士字也周后寵之故處於盛位階黨於朝詩人刺之事見小雅十月之交篇武安侯田蚡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

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晉灼曰漢注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為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師古曰事具在畦孟傳什柳起於

上林師古曰其樹已死僵仆於地而更起生事亦具在畦孟傳而孝宣帝即

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

扶䟽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

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

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

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為卑隸

師古曰卑隸卑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大夫臣士上臣卑卑臣與與臣隸也縱不為

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

太后之福也如淳曰內猶親也而孝宣皇帝不

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

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

宗室親而納信師古曰援引也謂升引而附近之也黜遠外

戚毋授以政

師古曰遠謂疏而離之也音于萬反皆罷令就第以

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

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

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

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

起於漢

師古曰如若也

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

圖不可不蚤慮

師古曰蚤古早字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唯

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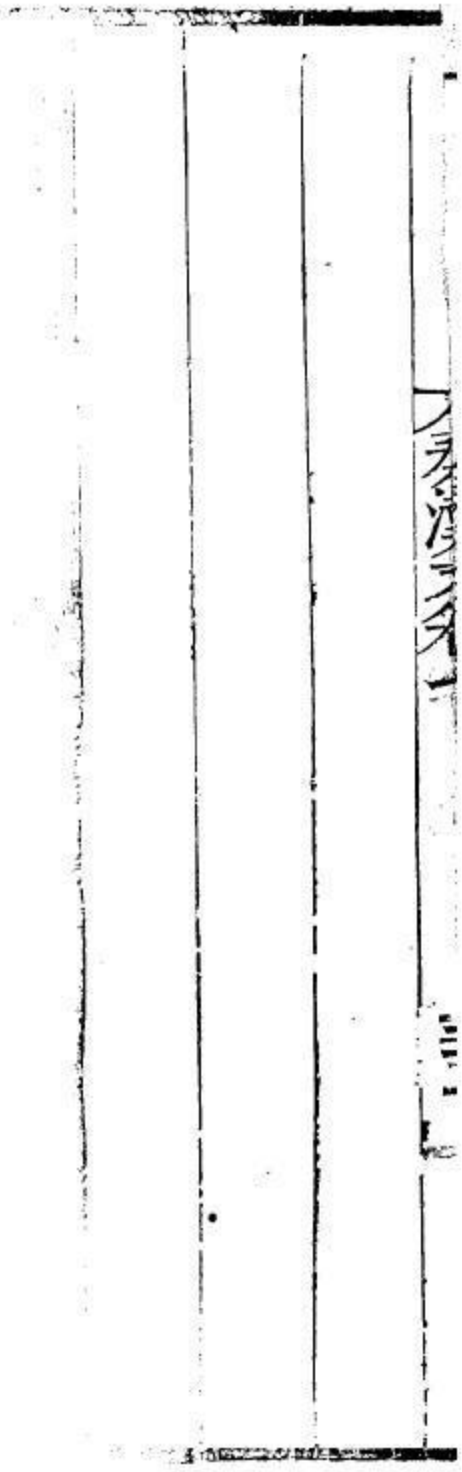
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

師古曰言

社稷不安則帝身亦不得久事皇太后也

天下幸甚

秦漢文卷之七終



秦漢文卷之八

天水胡纘宗編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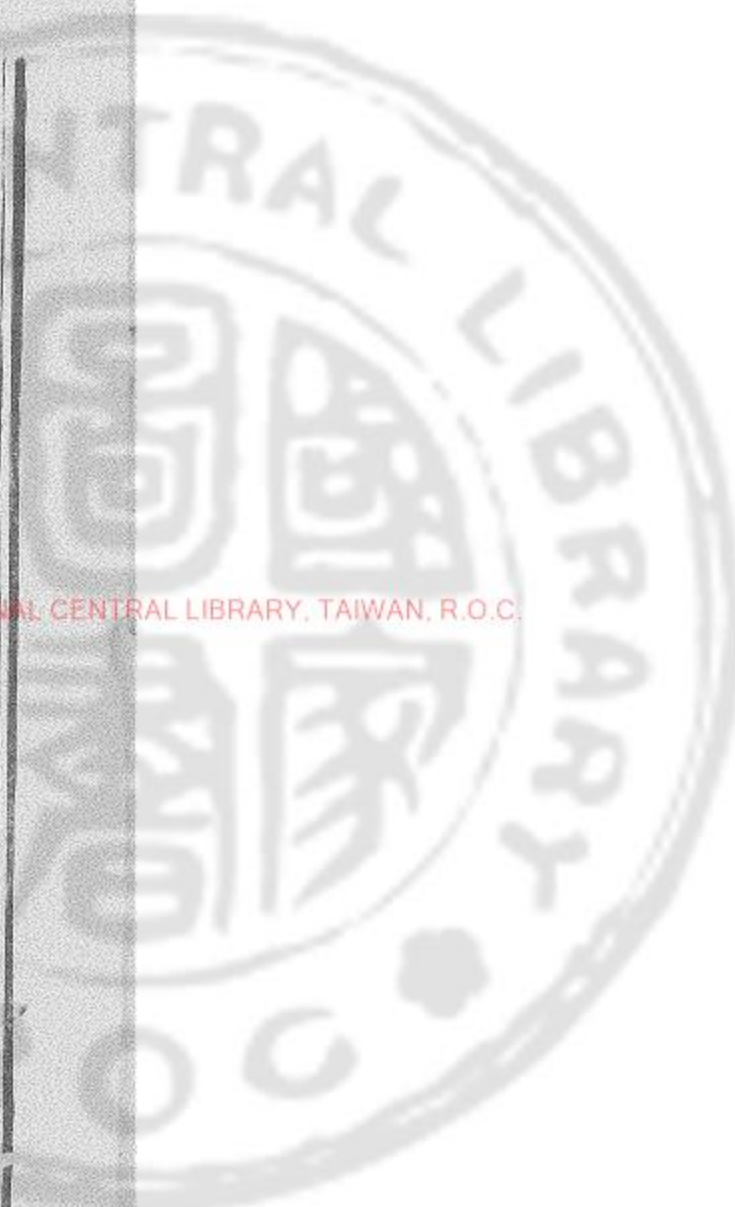
吳門馬驥王寵黃省曾袁袞校



侯應

罷邊備議

邳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深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



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時竟寧元年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
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
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
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
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
隧謂梁
開小道而行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
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
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

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
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
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
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
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燧火而已古
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
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
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
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

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
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
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
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
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
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
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
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
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上垣也

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

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

摧折或亡死枯僵墮落者

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

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

繇戍

師古曰一切謂權時也

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

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

功不可卒復九也

師古曰卒讀皆曰倅

如罷戍卒省候望

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

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

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

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

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以上論邊備

賈捐之

罷珠厓對

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云云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

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云危言論語稱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取昧死

鳴卷卷師古曰卷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

域而不優臣瓚曰禹之功德裁入聖人區域但不能優泰耳故孔子稱

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

之為君也又曰韶盡美矣又曰禹吾無間然矣韶舜樂名間音工莧反以三聖之

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

暨聲教迄于四海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迄也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師古曰與讀

日豫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皆含氣之物各

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師古曰武丁殷之高

宗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羗南不過蠻荆

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

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

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也故曰

越裳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越裳自是國名非以

襲衣裳始為稱號王充論衡作此非兵革之所

越嘗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師古曰謂昭王

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也為楚所溺也齊桓

抹其難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

子之位事在孔子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

左傳僖五年以至乎秦與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

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

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師古曰長城之

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

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

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

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

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

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吉行日五十里師

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師古曰

何所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

適往

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
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
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
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
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師古曰粟久腐也都內之
錢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校謂數計也廼探平城之事師古曰追計其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
富民以攘服之師古曰攘却也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
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師古曰樂音浪音郎北卻匈

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八郡則天下斷獄
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
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
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
母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遙設虛
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
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
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
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

於道路

如淳曰席音藉師古曰席即藉也不勞借音

人情莫親父母

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

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

擠之大海之中

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又子奚反

快心幽冥之

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

荆大邦為讎

師古曰詩小雅采芑之詩也蠢動貌也蠻荆荆州之蠻也言敢與大

邦為讎敵也

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

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

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

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

海之中

師古曰顛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曰圜貌也

霧露氣濕多毒

草蟲虺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

珠厓有珠犀瑇瑁

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瑇音代瑁音妹

棄之不足

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

以往者羗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

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

續之

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

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

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

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
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師古曰為願
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匡衡

論治性正家疏

元帝時衡為光祿大夫時上好儒樹文辭頗改宣帝之政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云云時永光五年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
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
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

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

后而不敢專其名

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是后君也二君文王武王也

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

庭止

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

其朝

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

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

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

師古曰丕大也

丕字或作本言脩其本業而顯揚也

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

之

師古曰

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

師古曰下復音扶目

反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吏民無所信

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

曰釋廢也樂成謂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

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

祖聿脩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聿述也孔子著之

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

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

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師古曰贊明也治性之

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師古曰強勉也音其

兩反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

雍蔽師古曰雍讀曰壅勇猛剛强者戒於大暴仁愛溫

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讀曰

沈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

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

比周而望進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

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

風師古曰關雎美后妃禮本冠婚師古曰禮記

禮之始也婚義曰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

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

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内師古曰梱與

也音苦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師

曰適讀曰嫡禮之於内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

其下並同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

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師古曰阼階

於衆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

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

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讌所親物得其

序師古曰言凡物大得其序則海内自脩百姓

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師古曰則佞巧之

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

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

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師古曰周頌桓之詩也言欲治四傳曰正家而

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

戒妃匹勸經學疏

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

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與娛同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

也師古曰慎終慎孝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也論語稱孔子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故衡

之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言

天性已自然矣又當加意也詩云烝烝在疚師古曰周頌閔

疾也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

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師古曰就成也臣又

聞之師曰妃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

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師古曰遂成也孔子

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師古曰居

尊上之位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

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師古曰侔等也故詩曰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師古曰周南關雎之詩也言能致其

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師古曰

於容儀也師古曰介繫也言不以情欲繫心而著於容儀者宴私之意不形

乎動靜師古曰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

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

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

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

師古曰無德之人雖有技能則斥遠之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

好樂無厭師古曰樂音五教反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

宣揚德音師古曰相助也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

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師古曰悖音扶問反

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

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師古曰變易也及論

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師古曰究盡也臣又

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

物有節文以章人倫師古曰物事也蓋欽翼祗

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

恪臨衆之儀也師古曰嚴讀曰嚴嘉惠和說饗下之顏

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饗宴饗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

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

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

之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則法也象似也大雅云敬慎威儀惟

民之則師古曰抑之詩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

德昭穆穆以視之師古曰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也視讀曰示又觀

以禮樂饗醴歸師古曰觀亦視也故萬國莫

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

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

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師古曰以休美也

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谷永

論神在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

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惟知萬物之

情不可罔以非類師古曰諸皆仁義之正道不

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竒恠鬼神廣崇祭祀之

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

藥逢興輕舉師古曰逢古逆字也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登遐倒景

如淳曰在日月之上覽觀縣圃浮游蓬萊李奇曰崑崙

崑崙九成上有縣圃縣圃之上即閼闔天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穫晉灼曰翼

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與山

石無極師古曰言獲長壽黃冶變化晉灼曰黃冶者鑄黃金

也道家言治丹沙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冰淖溺晉灼曰方士詐以藥石若陷冰

丸接之米上米即消液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師古曰淖濡甚也音女教反化色五

倉之術者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

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

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師古曰洋

洋美盛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師古曰盪

盪空曠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師古

曰謂孔子不語怪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

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

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坐地削

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

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

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

公孫卿藥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

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太尤尊盛至

妻公主爵位重案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

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擊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

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

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

張宗之姦紛紛復起

師古曰韓陽侯江人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

宗學仙免官韓音遠

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

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

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

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

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按永發端

數語可謂知道之格言故列於此以永之學術議論儻能一心帝室而不私黨王氏雖劉向不

美莫贖惜哉

劉歆

移書讓大常博士書

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

書比日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

書讓之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

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

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

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

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

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

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
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
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
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
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
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
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
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
特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天下衆

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
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
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
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
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
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
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
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
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

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
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
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
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按三事謂左氏春秋
古文尚書逸禮也
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脫
簡遺夫之
間編謂舊編爛絕就
更次之前後錯亂也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
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
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
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

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
口說而背傳記是未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
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
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
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
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臣瓚曰當
時學者謂
尚書唯有二十八篇
不知本有百篇也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
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
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

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

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

得廢遺師古曰比合也經藝有廢遺者冀得興立之也今則不然深閉

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師古曰猥苟也苟不誦習之而

欲絕去此學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

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

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

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

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

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

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

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

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

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

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

門妬道真師古曰黨同師之學如道義之真也違明詔失聖意以

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

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
斷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

功以爲伯首及漢與冒頓始疆破東胡禽月氏

師古曰氏讀曰支

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

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

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

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

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

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

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

奴所殺郡守郡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

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

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

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

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

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

掖以鬲婁羗

婁而遮反

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

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

既定廼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

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
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
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
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
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
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
也爲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
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
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

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師古曰流謂流風餘福

春秋

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
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
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
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曰高
宗周公爲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
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

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

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楊雄

趙充國頌

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

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明靈有宣戎有先零漢書曰諸羌先零先零猖

狂侵漢西疆漢書宣紀曰元漢命虎臣惟後將

軍毛詩曰進厥虎臣如馮虎漢書曰昭帝時擢充國為後將軍整我六師是

討是震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

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

有守矜功謂之弗克應劭曰酒

請奮其旅于

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

章漢書曰充國封營平侯真奏封料敵制勝威

謀靡元制勝已見張遂克西戎還師于京漢書

國奏言凡斬首士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鬼方

賓服固有不庭昔周之宜有方有虎詩人歌功

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

厥後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于城尚

解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

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

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

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
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綱人紀不生則已生
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
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
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
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劭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
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
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
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說四十餘萬言以

喻文也說文曰扶踈四布也

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

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

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

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

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網解結群鹿爭逸

服虔曰鹿喻在

爵位者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

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

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坏以遁是故鄒衍

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而為萬乘師今

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
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鑕鉄散以禮樂風以
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
魚鱗雜襲咸管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
自以為臯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倚於阿衡五
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孫卿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言五伯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為卿
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
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方言曰飛鳥曰雙四

鴈曰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
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
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
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
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
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
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
或釋榻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而漁服虔曰漁
也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

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

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

之漸則可抵而取之室竹粟反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

群卿不揖客將相不悅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

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而投跡嚮

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

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

罷又安得青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且吾

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

天收其聲地藏其執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

神害盈而福謙擢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

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

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

殊披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能勝之今子乃以鴟

梟而笑鳳凰執蝮蛇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

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

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論語曰君子去

仁惡乎成名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

亡命也折脅捐髀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
豪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當也蔡
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顛折頸涕垂流沫西揖強
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
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
金革之事無避也禮與婁敬委輅晚輓掉三寸
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
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抱鼓之
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

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
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陞矣有作叔孫通儀於
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

則繆矣

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成周

有談范蔡之說於金

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書策陳
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坻隕雖其人之膽智哉
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
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
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

驃騎發跡於邾連司馬長卿竊貨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班彪

王命論

善曰主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擁眾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

乎今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

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

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

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

應乎人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

世者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

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

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

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

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

而得倨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

不達其故

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家語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終以帝

也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

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

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

善曰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

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

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

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

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

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

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

况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闡干天位者也是故驚

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

用棠棣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

王之重

音義曰筭竹筭也受一斗善曰論語子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易曰鼎

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

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

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

利不成禍有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善曰史記文

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

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

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

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

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善曰史記文夫以匹婦

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善曰白虎通曰庶人

稱匹夫何言其夫妻為偶也全宗祀於無窮垂

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

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

王之分決矣盖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

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為

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徵應善曰徵應謂四

曰寬明而仁恕善曰漢書曰高祖寬五曰知人

善任使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加之以信誠好

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

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

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

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善曰略祖也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池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

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

韋昭

曰厭合也善曰一艷切

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

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異無為二母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善曰尚書曰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

班固

異姓諸侯王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高稷脩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師古曰殺讀曰殺它皆類此也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墜城銷刃籍

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為萬世

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疆於五

伯師古曰適讀曰謫謫戍謂陳勝吳廣也間閭偏於戎狄嚮應瘠

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

傑而速自斃也師古曰鄉讀曰嚮謂曩時也秦禁謂墜城銷刃籍語燒書之屬

是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

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

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

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受命譜

十八王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師古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及周公也立

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

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

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太師惟垣大邦惟屏大

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

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

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

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其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

夷師古曰陵夷言如山陵之漸平夷謂頽替也至虜陀區河洛之間

分為二周師古曰謂東西二周也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

言然天下謂之共王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

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

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

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

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務其所習自任私

知姍笑三代湯滅古法

師古曰姍竊自號為皇古訕字也

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

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

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

內新定同姓寡小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

裂疆土二等之爵

項羽曰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

功臣侯者

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

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漸于

海為齊趙

師古曰太行山名也左轉亦謂自越太行而東也漸入也一日浸也

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

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巨九

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

師古曰比

謂相接次也三垂謂北東南也比音頻寐反

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

川南陽

師古曰三河河東河南南河內也

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

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

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

師古曰夸音跨

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橋枉過其正

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

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師古曰晏如安然也亡狂狡之

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

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

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

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

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

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

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師古

曰謂淮南衡山廬江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

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

抑損諸侯減出其官師古曰謂改丞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

博士損大夫謂者諸官長丞員等也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

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

事師古曰與讀曰豫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

踈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

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哀平皆早崩又無繼嗣

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

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福

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鞍音弗璽惟恐在後師古曰鞍之組也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

諸葛亮

出師表

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

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翰曰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

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

傳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

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律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郎郭攸之費禕時攸之與禕俱

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

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

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

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善本無以字蜀

志為督愚善本有以字蜀志無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

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良曰向寵蜀將

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

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魏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

史參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屬之願陛下親之

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

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

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

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後植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

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善本作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

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補

楊雄

太僕箴

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也書序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車上鈴也詩和鸞鏘鏘左傳錫

鸞和駕彼時龍易時乘六龍以御天王駕太

鈴在上帝巡狩四宅謂時巡至于王用三驅前禽

是射易王用三驅失前禽禮不合圍也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

車孔夏四駟孔昕

大明詩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駟彭彭涼彼武王肆伐大

商疏檀木之兵車駟駟馬赤色黑鬃也檀弓僕亦言戎事乘駟因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

夫執儵

音條儵也詩儵革冲冲

載駢載駟我輿云安我馬

惟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愆

以上言車馬皆有法度如此昔有

一作淫弄馳騁忘歸

弄好馳騁田獵即虞景公箴所謂胃子原獸也

千駟而淫於齊

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

詩好牡馬

牧於駟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

魯須駟駟牡馬在坰之野

又日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城此詩贊美魯僖公雖名為頌實猶興也

廐焚問人

仲尼厚醜

醜類也問人而不問馬所以重其類也

孟子蓋惡夫廐

多肥馬而野有餓殍

方九反斃也孟子作莩

僕臣司駕敢

告執阜

阜隸也左傳臺臣阜

秦漢文卷之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臺灣卷一

三